

後集  
五女七貞

---

---

---

---

---





康德五年四月十九日印刷  
康德五年五月十八日發行

版權所  
翻印必究

俠義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定價二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城內灰市街門牌三十號

印 刷 人

孟 康 輿

奉天城內灰市街門牌三十號

印 刷 所

振興排印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俠義  
小說

# 五女七貞

卷一

第七十五回 蘇州府起解杜雲龍 江都縣頭拿一枝桃

詞曰 喝酒不醉甚爲高 遇色不迷是英豪 見財分明真君子 忍氣吞聲禍自消

酒色財氣似堵牆 許多高人裏面藏 爲人看破其中事 便是神仙不老方

後

書接前集話說這個老和尚 素常身子虛 又由關王廟隨着轎子跑到府衙 已累得喘不上氣兒 一身的汗 又在大堂上受了點兒風 現在一受此重刑 老和尚這條小命兒 就趕赴陰曹去了 衆皂班往上回話 說道回大人 老和尚已受刑不過絕氣身亡 大人說道 好 我這個知府也不作了 你們就把這個和尚拉下去埋了吧 皂班們答應一聲 就把老和尚的尸身拉出去了 這一回可把韓張氏吓壞了 施大人遂說道 韓張氏你可看見了 你快把勾串陶通 害死本夫 實實的說來吧 要不實說 本府也活活把你打死 韓張氏放聲就哭了 說大人在上 小婦人自從出了閣 我丈夫就有病 他在外間屋搭舖睡覺 那一天正趕上外面下雨 忽然聽得一聲雷響 閃光一照 進來一個白衣秀士 我就問你是什麼人 他也不答 我就覺着遍體生涼 四肢不能動轉 後來每逢到下午天此人必來 我也不能告訴公婆 以後我和我丈夫在一處 又趕上下雨 那個東西又來了 一雨看我和我的丈夫 他就怒了 祇用手一擊我 我就迷糊了 祇覺着幌々悠悠的 趕到睜眼再看的時候 已竟到了那個地窖子了 施大人說道 你這是滿口亂道 要不用刑 你那裏肯招 遂吩咐掌刑的 把這婦人掌咀四十 是一邊兒二十下 打的這個婦人 滿咀裏噴血 誰知道這個婦人是咬定牙關 祇是不招 大人大怒 吩咐看大刑 兩邊兒答應 就把掇子拿過 把婦人的兩手套好 堂刑的拉着繩兒 說請大人驗刑 大人伸了三個指頭 堂刑的喊了一聲 使力往兩下裏一拉 疼的婦人就叫喚起來 說道 青天大人哪 願你老一輩爲官 輩輩爲官 饒了小婦人這

1

貞



條命吧。他可是光央告。不招承。大人這才用手一拍驚堂木。說道：你和陶通多怎定的計。弄一條長虫假充蛇仙。小和尚已完全招了。你就快快實說了吧。韓張氏說道：大人哪。小婦人所說是實。你還要我說什麼。你老要一定說我謀害本夫。那我就算是謀害本夫好了。你老就替我畫了招吧。我干心給丈夫抵償。大人怒不可遏，喝道：好個刁惡的婦人。給我收刑。說着又伸了四個指頭。這一下疼的婦人連喊也喊不出來了。但是他還是不招。施大人看韓張氏腦門子直往下流汗。大人就知這個刑法的力量。就算足了。這個婦人他心狠能擔刑。再說大人也害怕。剛才杖死一個和尚。假如說再把婦人用刑考死。於自己的良心。有些過不去。在聲名上也有些不好聽。大人自從上任以來還沒着過這樣急。今天急的大人虎目圓翻。他那臉上的氣色。就很不好看了。趙壁在旁邊看大人着急。遂慢慢的溜過去。來在大人的身後。附在大人的耳旁。低低的說了幾句話。大人點了點頭。遂叫皂班把這婦人的刑具撤下。又派官媒婆兒把韓張氏帶下去。暫收女監。然後又判這四個小和尚。把那兩個奸詐的下在獄中。把那兩個忠厚的小和尚送回關王廟聽候傳訊。大人就擺毛退堂。大人到了後面。叫刑名師爺孫承業。把衙門裏所有的文書都要摺疊成卷。本府聽候旨意。不日就要進京。所有本衙的公事。暫叫二府同知趙清德代理。孫承業都答應了。然後問道：上次你老派我找鑲嵌匠。鑲那燈上的寶珠。現在已竟鑲嵌完了。請大人驗看。大人遂把燈匣兒打開。看了看又叫施安把北京來的那個寶燈樣子拿了出來。懸在壁間。大人細細的按着圖樣一對。看這寶燈上的奇珠異寶。是一顆也不短。跟着就叫孫承業把杜雲龍的口供。連找燈出力的人員全開一清單。委派孫承業到巡撫衙細細的報告。好教巡撫大人轉摺上奏。孫承業奉命。開好了清單。拿了公事就奔巡撫衙去了。這裏大人命施安把寶燈好好的收起。大人這一天的工夫。把所有公事辦好。自己才安歇。一宿無書。到了第二天一清早。趙壁就由外面進來。大人問他來此作甚。趙壁說道：下役昨天在堂上說這個韓張氏。非用秘法不能審出口供。現在下役要實行那個法

子請大人賞給我一根簪 大人一樂 遂叫施安把簪拿過一支來 交給趙璧 吩咐道 你可以便宜行事 可是不許你攪擾地面 趙璧說道 下役不敢 大人道 那末你就快辦去罷 趙璧遂退了出來 他也不到班房裏去 先到女監 告訴官媒張二奶 韓張氏的吃喝 不要難爲他 可是你就想法子 別叫他睡覺 三天以後 大人還要提審 你就按熬鷹似的熬着他 要熬好了 大人必有重賞 官媒也不知是什麼事 只可糊裏糊塗的答應他 趙璧在蠟鋪定了一對大蠟 說明日午時三刻取來 蠟鋪掌櫃的認識他是官面兒 遂答應了 趙璧離了臘鋪 來到戲館子 到了後台 見了老板 說明自己是蘇州府的官人 遂借出一包新行頭出來 拿着這個包袱 就奔府衙旁邊兒的那個萬全米麪莊 見了郭掌櫃的 郭掌櫃的很恭敬趙璧 因爲府衙所吃的米麪就是這個萬全米麪鋪的 掌櫃的知道趙璧是知府大人眼前的紅人兒 所以很恭敬 趙璧向掌櫃的說 要借扇車子一用 掌櫃的滿口應承 遂叫學生意的 搭着馬送進衙門去 趙璧在前頭帶着路 偏偏這個時候 天霸請衆人都吃飯去了 所以都沒有看見 遂引着來到花園 叫學生意的把扇車子放在花廳的後頭 趙璧還說了幾句客氣話兒 學生意走了 他轉身出了花園 到了班房 就見有外班的班頭王仁報告 說縣裡把韓張氏的公婆父母都送來了 趙璧道 你往裏回 我管不着這段 說着便又出了衙門 奔了顏料莊 買了點兒顏色 又奔羊肉舖買了點兒羊肺頭 人家給他包好 他就拿着回了衙門了 進了班房 就看見韓張兩個老頭兒出班 趙璧說道 二位老頭兒那裏去 韓老頭兒說 蒙大人的恩典 叫我們暫且回家 三天之內聽候傳訊 這位大人真是清似水明如鏡 要是押我三天也得算着 趙璧道這就是我們大人一份公德 你們二位不再坐會兒了 兩個老頭兒說道 不坐着了 改日再會吧 說着便出衙去了 趙璧見他們老夫妻四個走後 進了班房 打開了箱子 這個箱子可就是給巡撫大人圓光時賺的 裏面的東西 就是寶劍黃毛邊紙等類 把應用的東西包了一個小包兒 遂拿着奔了後花園 來到花廳 這個地方 平時惟有大人和施安施孝 往這兒來

別人沒有大人的器兒都不敢到這裏來。趙璧把東西都擺設好了，外面一個人也不知道，都預備完全了。才來到內班房。天霸一見趙璧就說道：「剛才我請客，就沒找着你。這個時候，又有許多公事等你辦，你出去一蹓進去一蹓的你忙了什麼？」老趙說道：「我有我的公。」天霸也不理他了。

他照舊的還是忙，直忙了三天到個晚半天。施安由裡面出來，見了天霸說道：「老哥哥，大人今天要升花廳審問韓張氏，你趕緊派皂班給站班，你們內班再去四個人。」天霸趕緊叫張祥出去告訴外班的王仁王傑，叫他們趕緊去站堂。又回頭問咱們誰去。這時早不見了趙璧黑士傑，可是素常趙璧

不大得人，有他也不多沒有他也不少，也就不找他了。天霸跟着問：「大人升花廳，咱們誰去站堂？」旁邊兒有祝清寧李俊錢亮過來說道：「老哥，就咱們四位吧。」天霸道：「就這麼辦了。」一會兒的工夫，施安又出來給送信兒，說大人官衣都換好了，請你們到花廳兒去伺候吧。四個人趕緊帶上官

帽，南省雖不冷，這個時候已到了十月底，也都穿了夾衣裳了。大家夥剛一到花廳兒，此花廳原是北房三間帶後廈，到了這個時候還掛着斑竹簾兒哩。因為南省蚊虫太多，所以還掛着斑竹簾兒。天霸他撩簾進去，一看花廳當中放着一張公案桌兒，桌兒上最顯眼的就是兩個大蠟，天霸

兒上還插着一對大蠟，這一對蠟足有一斤一支，可是綠色的。蠟上寫着銀字，上首那支上寫的是陽世善惡皆由你，下一支寫的是陰曹裁判放過誰。蠟，天霸道：「怎麼大人今天還坐一回夜堂？」天霸道：「你看

有一口七星小寶劍，天霸疑惑這是施安安排的。剛要問，就聽外面有腳步聲音。天霸一回頭，就見王仁王傑帶着皂班差役進來。王仁遂問天霸道：「怎麼大人今天還坐一回夜堂？」天霸道：「你看

不出來這個意思嗎？今天是夜審韓張氏，趕巧了，就許出神入怪。」王仁點了點頭說道：「黃頭兒說的，很是。」這句話未能說完外面有人咳嗽一聲，就看施安施孝同着知府大人，全都到了花廳。李俊趕

緊把竹簾撩起，祇見施大人，是四品頂戴，腰繫絲帶，全身的活計，再叫袍褂一襯，那份威風就

不用提了。大人來到公案桌兒後一張圈椅上坐下，往下看了看，見差役人等俱皆齊畢，遂提起筆

不用提了。大人來到公案桌兒後一張圈椅上坐下，往下看了看，見差役人等俱皆齊畢，遂提起筆

來寫了提票 叫大班頭王仁到女監去提韓張氏 來花廳聽審 王仁拿着提票 到女監告訴官媒張二奶妨要提韓張氏 趕這個時候韓張氏可受上了 自從趙壁給他托附之後 韓張氏倒是得着好吃喝 頭一頓就是餅兒加葱鹽 是又脆又香 韓張氏吃了個足飽 那知吃完了就瀉啦 向張二奶討碗水喝 官媒說道 有這麼個地方我還去哪 你將就着渴着點吧 韓張氏無奈 祇得忍到天黑到了晚飯是片湯 韓張氏一見 心說這可有解渴的了 我是淨喝湯不吃片兒 想着就喝了一口 誰知這個湯是又鹹又酸 不喝吧是真渴 喝了吧更渴了 臨完還是不給水喝 渴的嗓子眼兒直冒煙兒 心裏發急燥 那裏睡的着覺 後來實在困了 將一合眼 心中一迷 官媒就用涼水噴他 就像熬大鷹似的那麼熬着 祇要韓張氏一打盹兒 官媒就想法兒把他弄醒了 一連就是三天的工夫 渴的韓張氏簡直是要瘋 央求張二奶 叫聲親媽 你老給我一點水喝吧 但是官媒那裏肯答應他 就在這個工夫王仁來提他過堂 張二奶奶把韓張氏的腿帶兒和鞋子都給了他 告訴他 提你去過堂 趕情那個年頭兒 身犯重案的犯人都把他的腿帶兒和鞋剝了去 去他的腿帶子 是怕他用腿帶子把自己勒死 脫去鞋子 是恐怕他跑了 今天把這兩件東西交給韓張氏 韓張氏先繫腿帶 然後再穿鞋 迷々糊々的覺着這雙鞋倒是自己的 可是底兒似乎高了許多 再低頭細看的時候 那官媒一拉鐵練子 說快去吧 韓張氏只得站起 覺着腳如踏棉 幌幌悠悠的跟着穿過二堂 直進花廳 到了花廳前 王仁高聲喊道 韓張氏帶到 裏頭有別的差人 把藤籠一擦 王仁就把他拉了進來 這時兩邊兒差役喊喝堂威 韓張氏台頭一看 見上面坐的是知府大人 韓張氏雖然有些見識 究竟沒見過這樣的威風 心中也是害怕 遂雙膝跪倒 口呼冤枉 大人一拍桌案喝道 胆大的韓張氏 謀死本夫 還故意不招 昨天三更有你丈夫告到本府的面前 說你先用紅藥面害過他 韓張氏就是一抖索 大人心中就明白一二 跟着用手一拍桌案說道 韓張氏你實招了吧 本府依律減輕辦你 如要讓本府用刑拷出來 本府便要重重的辦你 韓張氏說道



## 第

## 一

## 集

小婦人沒有死本夫 你說有靈魂在你的台前告狀 如要果有此事 請你老把我丈夫的靈魂傳來 我們要當堂對詞 大人用手一指 說道好個刁婦 你以為本府是哄你 豈不知實有其事 你既要和他當堂對詞 本府便把他傳來 才知本府言之非妄 說完 大人遂舖了紙 提起紅筆來 在上面劃着 看那個意思是非符即咒 大人拿起小寶劍來把符插上 問差人道 你們誰去傳來 天霸平生最不信這個 今天一看大人也弄玄 心中却暗暗好笑 一聽大人問誰去傳 遂答道下役願往大人道 你把這符在臘上點着 扔到花廳外邊兒就行了 天霸答應 接過小寶劍來 仔細一看 符的上面寫着五個字都是雨字頭 天霸也不認得是什麼 再看底下還有幾個字 寫的是當方土地不來等待何時 天霸看完遂在臘上點着 跑到門前 擦簾籠用力把符拋出去 祇見一道火光隨風而滅 天霸又往外看了看 並無動作 遂轉身來到大人面前 說道 符已燒了 大人道好了 你站在一旁 又等了一盞熱茶的工夫 仍是不見動靜 大人大怒 用手一拍桌 說道 當方的土地太可恨了 頂到這個時候還不見來 遂又寫了一道催符 說道 這次要還不到 本府便要革掉你的職務 說完仍叫天霸 點着甩了出去 天霸剛把符往外一甩 就聽空中有人答話 說我神來也 天霸抬頭一看 祇見一片火光 倒把天霸吓了一跳 借着火的光亮一看 眼前站着一人 平頂身高五尺開外 面皮蒼老 白鬍子 白眉毛 白頭髮 杏黃色的鴨尾巾罩住 穿一件杏黃色的箭袖袍 鷲黃色的絲帶繫腰 黃穗兒飄洒在襟下 紅中衣 大紅硃履 左手中住着竹杖 右手拿着拂塵 天霸認得 心說 這可是土地爺來了 遂轉身退到大人背後 就見土地爺 一掀廉籠 就進來了 祇見他袍袖一揮 廉子板一點兒響聲 皆無 衆人都是一怔 心中說這可真是神仙了 再看那土地爺 來到大人的面前 恭恭敬敬點了點頭 大人怒氣未息 遂問道 尊神何故來遲 衆人就見土地爺說了幾句話 因為聲音太小 也聽不出說的什麼來 就聽大人說道 原來如此 既是尊神有公幹 就難怪了 請尊神略等一會兒吧 說着提起筆來又寫了一道符 書回寫的字兒

很多。遂對土地說道：尊神可急帶此公文，到城隍廟見了城隍，請他把韓豹的靈魂送來。和韓張氏當堂對詞。土地點了點頭，把寫好的那符接過來，摺了四摺，往臘上一伸，這個符就着了。土地拿着就往外走。天霸本是半信半疑，忙跟在土地的背後，要看個究竟。那土地一轉花廳的房角兒，一回手，就見有一道火光奔天霸的臉上打來。天霸忙一矮身，躲過這團火，回頭看這團火落在地上，就滅了。天霸趕回頭再找那土地，已然蹤跡不見。天霸心中還是疑惑，遂回了花廳一看，只見大人坐着翻眼，淨看那兩支蠟。看到惡字那兒啦，就是陽世善惡皆由你的那個惡字的小橫兒上啦。大人就一拍桌案說道：這土地真是年老誤事，說着又寫了一個小條兒，叫天霸，再把這個條兒燒了。這時天霸本有些心怯了，一聽大人吩咐，他又不肯不應，只得硬着頭皮，把條兒接過，照樣兒點着甩出去。就聽旁邊兒嘩啦啦有鋼叉的聲音。天霸抬頭一看，就見一片黑烟，黑烟散過，現出一個鬼來。頭大身短，腦袋有雞籠一樣大，在腦袋頂兒上，生出一隻腳來。底下也沒有肚子，光有兩條大腿，在腮幫子上，長出兩隻手來。形狀非常可怕，手裏拉着一條鎖練兒，鎖着一個人，是瘦小枯乾，底下穿着毛藍褲子，藍布洒鞋，月白色的腿帶兒，上身赤着背，開着膛，兩扇肚皮翻翻着，露出裏面的護腸油。外面還搭着半截兒腸子，滴滴達達，還直流血。後面跟定一大怪，身量高大，圍着虎皮裙，面如瓜皮，手中持一條鋼叉，緊緊的跟隨。在大鬼的背後，就是那個土地，趕來到花廳前，土地緊行幾步，把簾籠高高挑起，衆鬼就都進來了。剛一進門，就聽那響吧的一爆，火光起有一尺多長，紅光過處，再看時，這對臘冒一尺多長的綠苗兒。這時也不知道由那裏來的風，呼呼的有聲。這時花廳的衆人，胆兒大的是毛髮悚然，胆兒小的是渾身立抖。惟有施安跟施孝，都爬在大人的桌兒底下。這麼大胆的小靈狐李俊，汗毛都一根兒一根兒立起來了。錢亮去當每自號爲錢大胆兒，就是不信鬼神。今天一見活怪現形，他的腿兒一軟，就坐在地上了。可是一伸手，就抓出一把毒藥藥來，心中說怪要不往我這兒來，還罷了，要往我這邊兒一湊。

合 我就拿毒痰打你。花廳兒後，這涼風刮的真厲害。再看大人，臉也變了綠色的了。外班這些個人吓的都坐叫地下。那裏還敢動。回頭一看，那才叫寒風透骨冷氣森人。韓張氏看大人的臉色，心中害怕。又聽身後鋼叉一響，吓的他真魂皆出。看那開牌的怪正是自己的男人韓豹兒。死的時，候就是這種情形。那個一見韓張氏，他就要往這邊兒撲。多虧那個大頭怪，用力把他拉住。他是吱吱的直叫。大人用手一拍桌案說道：土地你趕緊攔他。此乃陽世不同陰曹，不許厲怪報仇。土地用竹杖把那個開牌怪攔住。這時韓張氏那張粉臉已成了白棉紙了。大人說道：韓張氏你看見你丈夫了嗎？本來你這刁惡的婦人，不信有神，豈不知有人就有怪，有神就有仙。正是陰陽世界，今天你丈夫來到本府的面前和你對詞，你還不實招了嗎？韓張氏咬定牙關說道：小婦人實沒有謀害本夫。那個開牌的怪，一聽韓張氏，還是不認。支兒一聲，就又要過來。大人一拍桌案說道：怨怪不要如此，快把你的冤屈實實的說來。土地也用竹杖一點他，咀裏動了動。那個開牌的，就點頭。一伸手把肚皮剝開，取出一個蘋菓，大小的心來。在心的底下拿出一個包兒來遞給土地。土地接過來，呈上大人。大人打開包兒一看，原來裏面是個紅藥面兒。又衝着大人指了指婦人，指了指心。大人點頭說道：你不要說了。本府已竟明白。遂對韓張氏道：你爲甚麼先用這個紅藥面兒害他。他說你們倆本是恩愛的夫妻，也不知你受了誰的蠱惑，才害了他。憑你一個婦人，那裏有害人的心。你受了誰的蠱惑從實說來。本府一定減輕辦你。韓張氏本就糊糊塗塗，今天一見這種情形，自料決無生理。又聽大人如此一說，他的鼻子一酸，兩眼就就落下淚來。口稱大人在上，提起這件事來，令人心悲。也是小婦人的情屈命不屈。你老要問這包藥，實是關王廟的僧人小粉蝶陶通給的。我在家裏作閨女的時候，有一天，門口兒有出殯的，隨着母親看熱鬧。此殯本是大戶人家出的，有好幾棚經，在和尙經中可就有這個小粉蝶陶通。他一眼就看見我了。他便記在心裏。我看完了殯就回了自已屋中。趕到了夜裏，鋪好了被褥，剛躺下就聞見一陣異香。我可就糊

塗過去了趕容着明白過來 一個陀頭僧人 他笑道 姑娘你可明白了 小僧看見你這副尊容 所以今夜前來 你可不要喊叫 你看見了沒有 我這裏可有戒刀 我那年已十九歲 今天雖然知道 和尚不是好人 但是畏其威 後來便時常的來 來則必給我帶點兒金銀首飾 衣料之類 後來 才知他就是本處關王廟的和尙叫小粉蝶陶通 有半年的工夫 我母給我說妥婆家 到了快迎娶的日子 我才跟陶通說知 婆家便娶我過門 我婆家就是開豆腐房韓老頭兒 陶通說道 如此說來你的女婿就是韓豹了他一拍大腿說道 咳 這可是一朵鮮花插在臭狗屎上了 我常到他們豆腐房喝漿子 那個韓豹是個大粗小子 你要給了他 豈不是進了火坑了嗎 我說道 那可有什麼法子呢 陶通道 要不然 我趁着你沒過門 我去把韓豹殺了 你看好不好 我說殺了人是要抵償的 而且韓家待我們不錯 韓豹又是單傳 我們豈忍心斷了他們的後嗣 陶通說道 依你說咱們就算分開啦 我道 分開也不過是暫時 說完 陶通就走了 趕到了吉期韓家使用轎把我娶過了門 我一見韓豹兒雖是個粗人 對我是真情 再說公婆又很疼愛我 把和尚陶通所說的話 早就忘了 趕到轉過月兒來 我去住娘家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正在睡覺忽然覺得有人推我我睜眼一看原來是那小粉蝶陶通 遂問道 你又幹什麼來了 陶通說道 今天你既來了 我焉能不來 我說道 你本是出家人 就應該謹守清規 恭誦佛經 沒事兒淨往我們這兒來幹什麼 陶通一聽就明白了遂說道 你跟我纏了掛了 說着就瞪起眼來 回手就要拉刀 我一看不好 連忙說道 你不要着急 我跟你鬧着玩 陶通道 你要怎麼說 我跟你也是鬧着玩 我配了一包藥 名叫閉血散 這包藥拿回去給韓豹或茶或飯裏撒上 他多則兩個月 少則四十天 那韓豹必死 咱們既可為長久的 而你還不落謀害親夫之名 我再想法子把你接進廟堂 准能不叫你的父母知道 我不敢答應他 遂點了點頭 陶通又把那害人方法 細細的都告訴了我 才心身躍牆而去 我在家中住了十五天 我父就把我送回婆家 趕到吃晚飯的時候 我拿了藥 那裏忍得下 但是又怕陶



通 一時糊塗 遂把藥撒在飯碗一半 還留了一半 用箸子攪了攪 就給送過來了 韓豹一看遂問道 這個飯怎麼全紅了 我一樂說道 是我嘗了嘗大概是 我嘴唇上的胭脂沾上了 要嫌賊就把他倒了吧 韓豹笑道 不賊不賊 說着 就先把那紅的吃了 然後慢慢的就把一碗飯吃完 又吃了兩三碗飯就算飽了 這一天勞累 韓豹吃空就困了 到了次日 韓豹清晨早起 挑了點豆腐 這種藥的藥性很慢 三兩天並沒見什麼形蹟 趕過了六七天 韓豹就日見瘦弱 待了一個多月 就不能幹活兒 韓老兒一看兒子的情形可就錯了 以為年輕人 不知身體為重 看那個情形 倒很令人憂心 遂和老伴商量 叫兒媳住娘家 好躲兩天 韓婆也說這樣辦很好 就叫我收拾收拾東西 韓老兒親自把我送到娘家去說明自己的兒子病的很厲害 韓老兒實指望兒子的病可以好 誰知病是一天比一天的重 韓老兒夫婦很是着急 可是一點兒辦法也無 我自回到娘家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那小粉蝶兒就來了 遂問道 你又幹麼來了 陶通道 我要不來 你就担了謀害親夫的名了 說話之間 就把他手中的一個小包袱打開 裏頭有個小木匣兒 打開木匣兒把我吓了一跳 原來裡頭是一條長虫 我說你弄一條長虫幹嗎 陶通說 這個匣兒 等你回婆家的時候帶回去 我再給你畫一道符 符上有字 你就拿回你們婆家 趕到做飯的時候 先把火點着了 然後再放長虫 他就不敢進灶堂了 你聽我把這個條念念 你一聽就明白了 跟着就念道 我乃東南一蛇仙 祇因逃難隱灶間 無故舉火把我害 報仇就在三更天 我道 你不用說了 我都明白啦 陶通道 你可千萬別叫這個長虫跑了 我不容易得來的 這匣裏還有東西喂他 兩個人計議妥當 安歇睡覺 到了五更天 陶通就去了 我在娘家一連住了五六天 這天韓老兒來接 說韓豹兒的病很重 叫我即刻回去 我心裏也是店詞韓豹兒 遂急急的把東西收拾收拾 就和自己的父親出了大門 雇了兩頭驢 奔豆腐房而來 趕到了豆腐房下了驢 給了腳錢 兩親家先到了櫃房內 說閑話兒 我就一直奔了後面 這時外面偏又趕上下雨 我公公韓老留我父親吃飯 叫我炒

## 後

## 集

## 五

## 女

## 七

## 貞

## 11

個菜 我遂按陶通所說的法子辦了 果然把韓豹害死 兩親家都被瞞過 這就是已作實情 請大人念小婦無知筆下超生吧 你道韓張氏要不是出來找陶通 這個案還破不了 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今天韓張氏在大人面前 把前後的事 細細說了一遍 大人當時就把韓張氏的口供都抄了下來 跟着就說拿下去叫他畫押 土地爺就把供詞和筆都拿下來叫韓張氏畫了供 韓張氏畫了土地就把供詞仍舊呈與大人 大人接了供詞 遂說怨怪聽着 這是韓張氏的供詞 那個開腔的就跪下聽着 大人把供詞念了一遍 然後說道 當時就判斷韓張氏的罪名 叫你好冥目於九泉下 那開腔的就連連的磕頭 大人說道 韓張氏謀害親夫 罪應騎木驢遊行四門 凌遲處死 韓張氏一聽 心說我謀害本夫 理應該死 刮地可以 這個騎木驢是什麼滋味 他跟着向上磕頭 請大人判決 小婦人甘心領罪就是了 可有一樣兒 請你老把小粉蝶兒陶通拿在 我們兩個人到陰間還有一場官司哩 大人說道 這個陶通 在前些日子 在雙隆店被陶通貴打死了 韓張氏聽了遂念了一聲佛說道 他也遭了報了 這個時候 涼風也停住了 黑氣也沒有了 大人一拍桌案說道 尊神與衆陰卒臨着 現在案已判明 你們可以去了 就見那死的韓豹站起身形 衝着韓張氏一咧嘴 韓張氏他一哆嗦 韓豹又往前一撲身 土地爺就給了他一拐杖 這一拐杖就打在他肚皮之上 韓張氏一響 兩扇肚皮就掉將下來 露出心肝 韓張氏怪口操京東的口音說道 老師你老這是作啥呀 土地爺一着急說道 別忘了咱這假扮 你怎麼說出本來的口音來了 看他一搖腦袋 鬍子也掉下來了 他一堵氣把帽子也摘下來 天霸定睛再看 心裏這個氣呀 趕情這個土地是趙璧粧扮的 粧扮韓豹的就是長臂童子黑士傑 就見那個大頭鬼也把形頭脫下來了 衆人一看着是大漢孫琪 一個托叉的也把假面具摘了下來 露出本來的面目 衆人一看 却是飛天爺又穆五成 韓張氏直着兩眼 看明這件事全是假的 想不到自己上了這麼一個當 當時就哭了 大人吩咐官奴仍把他押入大監 這個時候 張二奶奶 現在一看是假扮的 他才定了定神 一聽大人

叫他仍把韓張氏押入女監 遂答應了 就把韓張氏率將下去 暫爲不提 單說李俊一把手拉住趙壁說道 姓趙的 不怕你假扮這個 你『應該跟我們說說 你肯把我們吓着啦 你認打認罰吧 要是認』我們大家夥兒就打你一頓 要是認罰 你得告訴我們這些衣裳都是那裏來的 趙壁說道 當着大人你不可欺侮我 我告訴你我是有功之臣 你既問這個東西都是那裏來的 你別鬧 我告訴你們就是了 所有這些衣裳 都是由戲館子借來的 那個假肚皮是人家唱八仙過海 漢鍾離的大肚皮 那假面具 是人家唱五鬼鬧判兒的鬼臉兒 他的肝花五臟是我在的羊肉鋪買羊雜碎 流的血是熬的松木水 攔點兒銀珠就跟人血一般無二 李俊說道 我再問你一件事 這條又是那裏來的 趙壁道 提起這條叉來 你可別惱 有這條叉的時候 你還沒進蘇州府當差呢 這是當初五龍二鳥用蘇州在孔侍郎坎地得金龍解珍那條叉 直留到今天 想不到用上了 這個小寶劍黃毛邊紙等物 不是我在巡撫衙門 圓着賺的嗎 祝清寧說 這個涼風和黑氣是怎麼弄的呢 趙壁一笑說道 你到後面看看去 是我不在米麵舖拿來的扇車子 這個黑氣 是鍋烟子 摻着揚起石 用扇車子一扇 就成了黑風了 錢亮說道 這個蠟怎麼還能變色呢 趙壁道 你看這不又變過來了嗎 這對蠟是我在蠟舖定做的 蠟上七個字 在那惡字那裏頭有藥材 一着到那兒 火兒就變綠的了 這也是戲館子打聽來的 人家唱胡迪罵閻 常用這樣的蠟 大人說道 你們也聽明白了 不必細說啦 等閒着時候再說吧 說着遂叫施安 把供詞給師爺孫承業送去 叫他繕寫文書 呈上巡撫衙 說完便一擺手 就和施孝書房去了 大人剛走 就由花廳後轉過一人 向趙壁說道 趙頭兒你得賠我一身兒衣裳 你看我『全成了煤廠掌櫃的了 衆人一看 原來是門頭李二 見他一身黑烟子 連臉都黑了 要不細看 還是真認不出來 不由大家全笑了 趙壁道 你把扇車子 給人家揩干净了 明天給人送去 回頭我同大人去必定賞你幾兩銀子 李二答應去了 這裏趙壁叫黑士傑把所借來的東西 都歸在一處 明天好給人家送去 說完 便一擁而散

## 第

## 一

## 集

各回班房去睡覺。大人這一夜的勞乏，一覺睡着直睡到次日晌午才醒。還是被人叫醒的。原來是韓張二老。前來擊鼓鳴冤。一個是爲給自己的兒子報仇雪恨。一個是想救自己的女兒脫牢獄之災。兩個人來在大堂上。一定要請大人升堂。李二知道大人尙未起來。攔着他們。不叫他們鬧。韓張兩個老頭兒。也是一時的情急才擊鼓。可就將大人驚醒。忙問外面是什麼事。施安答道：外面是韓張二老喊冤。大人道：告訴他們略等片刻。本府這就升堂。施安出去。到了班房。對天霸說道：老哥告訴二老。叫他們不要着急。大人這就升堂。天霸點頭。遂叫張祥到外班告訴他們預備升堂。又叫楊秀去安慰二老。施安回書房。給大人預備官衣。大人換了官衣。又喝了兩盃茶。遂吩咐點鼓升堂。大堂上就鼓點齊鳴。差役人等喊喝堂威。大人山屏風後轉過來。秉正坐了。這時韓張二老。早在堂上跪着了。一見大人升堂。就各把呈狀呈上。大人看了。一個是請大人替子申冤。一個是說女兒誤被淫僧所害。請大人嚴拿淫僧。從輕辦理女兒。老大人把呈狀看明白了。往桌案上一放。遂寫了提票。叫皂班兒拿着階奸牌到女監提韓張氏聽審。皂班去了工夫不大。就把韓張氏提了來。這時韓張氏的臉上連一點血色兒全無。因爲昨夜審。並連日不得水喝。不得睡覺熬的。他自夜審完了。回到女監。官媒婆兒給了他點水喝。他就像得了瓊漿玉露般的喝了。喝完就睡了。到了次日醒來。一看自己的鞋底子上釘着很厚的毡子。他才明白昨天腳底下發軟的原因。就在這個時候。就見官媒婆來說大人提你過堂。韓張氏一聽就吓了一跳。心裏戰戰兢兢。就跟着來。來在堂上。見大人在上面坐着。堂上還跪着兩個人。一看一個是自己的親爹。一個是自己的公公。遂低着頭。來在公案前跪倒。大人叫他把昨日所招的口供。再供上來。韓張氏到了這個時候。已竟豁出去了。遂又把謀死本夫的話。說了一遍。張老兒一聽。氣的是渾身立抖。往上磕頭。口說大人。我可不要這樣無恥的丫頭了。請大人依法治罪。小人情願具結。大人說好。那麼你就具結。淨等女兒出紅差的日子。你就在崑山縣看他一死。也就是了。張老兒答應。遂具了



結 韓老兒響頭碰地 說道 多謝青天大人 這案虧得你老問明了 才給小兒鳴冤 真稱得起民  
 之父母 說完又面頭 望着韓張氏咬牙說道 好狠的婦人 你害得我兒好苦 大人說道 你也就  
 不必說了 好在他受刑的日子不遠 你等他出紅差那天 看看解解心頭之恨也就了 韓老兒給  
 大人磕了個頭 大人先派人把韓張氏 照樣兒還押起來 然後韓張二老也就下堂 各自回來 大  
 人退堂 歸後面書房歇息 却說這套五女七貞淨過夏天 不過冬 未免不合情理 其實冬天無事  
 著者又不能把冬天瑣碎的事寫出 也不過就是一表而過 韓張氏這一案 過了幾天上邊兒公事  
 就下來了 韓張氏是解回崑山縣滯遲處死 崑山縣知縣胡禮賓 降三級留任 崑山縣的仵作 發  
 往軍台效力 是十年大軍 蘇州府的仵作細心驗尸 實實有功加餉兩個月 僧人陶通與老和尚既  
 死 無須深究 兩個小和尚 准其還俗 永不許再爲和尚 關王廟的廟產招善僧主持 須隨時調  
 查 不可再誤招兇僧 大人看了回文 才叫刑名師爺孫承業 辦了文書 就派王仁王傑把韓張氏  
 一案 送回崑山縣辦罪 此案便算了結 這時蘇州府可無有賊寇了 真可說是一體肅清 天霸等

## 一

衆人天天無事 不是你請我吃飯 就是我請你聽戲 真是閒居易過 光陰似箭 轉眼殘冬已過  
 大地春回 大人算是在這裏過了一個年 到 轉過年來 到了二月十七 大人這天正在書房 和  
 師爺商議公事 就聽外面一陣喧嘩 門頭李二跑進來說道 快請大人換官衣 北京聖上的旨意下  
 來了 大人聞聽連忙換官衣 康熙旨惹下 施大人奉旨進京 這個奏章是頭年冬天走的 怎麼直  
 到轉年二月旨意才下呢 因爲在康熙年間 所有的文書 都是報差騎着馬背着文 一站一站的往  
 下送 七十里爲一站 由蘇州府到北京足有八十四站半到北京 連耽誤工夫就是兩個月 所來的  
 文書都交給部裏 由部裏再遞到軍機處 軍機大臣再給轉奏與天子 就這麼一繞 就是十幾  
 天的工夫 容到皇上知道 硃筆批准 調施世綸保燈押賊奉旨進京 這套旨意交給軍機大臣 軍  
 機大臣再批聖旨交給部裏 由部裏再派員捧旨到蘇州府 到了巡撫衙 先呈巡撫大人 再由巡撫

## 集

機大臣再批聖旨交給部裏 由部裏再派員捧旨到蘇州府 到了巡撫衙 先呈巡撫大人 再由巡撫

衙捧旨到蘇州府 諸君想情 就這一耽誤 所以到了二月十七 這套旨意才到 門頭李二看巡撫大人捧旨到來 連忙報進去 施知府換了官服 帶着天霸 把巡撫大人和捧旨委員迎將進去 先把聖旨供在大堂之上 委員宣讀聖旨 施大人聽明是調自己押賊進京 遂望旨謝恩 然後請巡撫大人與奉旨的委員到書房 施安給獻上茶來 一邊兒喝着茶 巡撫大人就說道 貴府 你先計算這府衙的公事 得幾天才能辦理清楚 貴府要辦清楚了 就把所有的公事交二府同知署理 暫不派員接任 但不知何日起程 施知府遂說道 據卑職計算非三月初一不能走 在二月二十八交代公事 請大人再由本省給調二百馬隊 保護珍珠燈 卑職再打造兩輛木籠囚車 好裝杜雲龍梁大成 一同進京巡撫大人點點頭說道 既如此本院同這位奉旨委員暫回巡撫衙了 貴府趕緊辦理 萬不可過了三月初一 知府答應是 部裏的委員也站起來告辭 施大人要留二位吃飯 巡撫大人說道 這就不便了 貴府進京事在緊急 本院替你招待招待委員老爺吧 說着同了委員往外便走 施知府在後相送 送出府衙 拱手而別 這位委員由巡撫衙回京交旨不提 話說施大人送客回來 就把旨意請到書房 設了香案 把聖旨供好 然後叫施安把天霸他們喚進來 施安答應 黃天霸跟着帶了蘇州府所有的官人 進來先給大人道喜 大人說道 本府把你叫進來 就為進京時 咱們怎樣的走法 據本府想這沿路之上 賊人決少不了 倘若再把寶燈失掉這事便不好辦了 衆人一聽大人如此說 遂你看我 我瞧你 面面相覷 旁邊兒閃過趙璧 給大人請安說道 下役斗膽多言 大人說道 有話自管說來 趙璧說道 上次張家寨捉拿杜雲龍 別的賊匪都四散紛逃 在蘇州府 大人共剿了大山五處 蝨賊草寇 死在蘇州府的不計其數 據下役想賊人心狠 大人盡知燈剗了去 刼去寶燈事小 他們必定砸木籠囚車 救杜雲龍和梁大成 考大人說道 依你便怎樣 趙璧說道 我們沒有主意 請您賞限 我們到下邊兒商議商議 因為常在您的面前 有許多不

敢說的話 大人點點頭說道 你說得有理 你們就下去商量吧 要在三個時辰之內 有無主意 都要回本府知道 衆人答應 都退了出來 到了書店 衆人按序歸坐 惟有趙壁在一個牆犄角的一個小櫃子上坐 是一語不發 這回可把黃天霸惹火兒了 說趙大哥 剛才在大人面前 是你討的限 怎麼下來 却一語不發呢 趙壁說道 剛才我在大人面前討限的時候 我就說沒有主意 你想咱們老前輩就是四位 除去老前輩之外 比我大的亦有十好幾位 那就輪到我出主意呢 咱們大衆每位出個主意 回頭大家再商議 可行則行 不可行則止 孫玉堂說道 趙壁說的話很是 四位叔父可有什麼主意嗎 叢爺一瞧奏立功 說秦二弟 要依着我 這個珍珠燈萬不能和大人一同走 須得兩三位智勇雙全的人 結伴兒護着寶燈 在大人起身的前三天 就先進北京 天霸道 這個主意不錯 朱光祖接着說道 不止這寶燈不能和大人一處走 就連兩個盜燈之賊也不能和大人一同走 這個木籠囚車上頭 可以裝兩個別的賊 把杜雲龍和梁大成 也設法遮住外人的眼目 暗暗的押解進京 萬一要有劫木籠囚車的人 也就劫個假的去 天霸道 這個主意 也很在情理之內 玉堂道 趙壁 這早晚可該你說話了 我們全出了主意了 趙壁樂着說道 行了 該我說了 我的主意與叢爺的大同小異 愚意先把這珍珠燈 擱在檀香果筐底 浮頭兒上再放些檀香果 找個大商號 叫他們派兩個妥實舖友 叫這兩個背背香果的果筐 再派三位武藝高強之人 一正兩副 保護這兩個進京 到了北京 把寶燈交給到施侯府 先請老侯爺收藏 然後護燈的三位 再往回走 迎接大人 這個寶燈的事就算交代了 打兩輛木籠囚車 把玉泉山的徐萬戴周萬魁 裝在囚車裏 因為他們兩個人的相貌 有些像杜雲龍梁大成 再把杜雲龍和梁大成 網好了 裝在行李車上 叫萬大爺和朱光祖看着 要沒有劫木籠囚車的更好 要是有人劫差事 就先 把杜雲龍梁大成的兩眼砍折 衆人一聽都咧了咧嘴說道 好損的主意 趙壁又道 叫紫彩作紫一個花亭 花亭上放個箱子 把箱子嚴嚴的封好 上面寫裏面有珍珠寶燈的字樣 然後把這兩輛木籠

囚車跟在燈亭的後面 咱們大家夥兒保護着大人在緊後頭跟隨 撥來那二百官兵 呀五十名馬隊 保護木籠囚車 五十名馬隊保護燈亭 其餘一百名護着大人 要有賊人一看這個排場 他們決不疑惑 寶燈跟賊都是假的 他們一覷 必然先響呼哨 咱們一聽呼哨響 就叫那一百名馬隊後退 三歸一都來保護大人 我們大眾便向前和賊人戰鬥 別說他們劫不去 就是劫去 也都是假的 你們大家看怎麼樣辦吧 天霸道好呀 那末咱就回大人去吧 於是大眾站起來出了班房 來到大人書房 天霸咳嗽了一聲 施安就把簾子撩起來了說道 大人正在等候了 天霸等眾人遂進了書房 先給大人請了安 天霸就着趙璧叫他說話 趙璧就把在班房所商議的主意說了一遍 大人聽完了話 遂說主意倒都很好 但叫那三位護燈呢 趙璧道 這三個人還得武藝高強威名遠鎮 大人說道 要按你說就得三俠 趙璧說道 三俠那能容易說來說來 再說咱們衙門裏還有比三俠高的哩 大人說道 你不要往下說了 本府明白你的用意 你打算荐那三位呢 趙璧說道 我能荐兩位副差 這個正差可得你自己派 大人道 你說吧 都荐誰 趙璧道 頭一位就是三手將祝清寧 因為他胆大心細 而且跟天霸他們又是親戚必能出力 第二位就是飛天玉虎張景龍 他是足智多謀 掌中一條拈骨亮銀鞭 專和賊人作對 蘇州府的賊人給他起了個別號叫賊魔 大人點頭 這兩個入荐的正合本府之意 這個正差呢 趙璧說道 我剛才就說了 正差得你自己派 大人點了點頭說道 那位壯士愿意當此重任 可以自荐 要把寶燈保護進京 本府必有重賞 大人說完了話 並沒有一個人答言 趙璧在旁邊兒 嘿嘿一樂 嘴裏便念叨道 素常淨說些個朗言大話 不是南山打過虎 就是北海捉過龍 趕到事臨在頭上 就一些能耐也沒有了 他一邊說 一邊用他那兩隻小眼瞧着錢亮 本來他們倆個人素常就不對勁兒 今天一聽趙璧說道這一種話 可是兩眼看着自己 心裏這個氣呀 他也是一個猛勁兒遂向大人說道 下役錢亮 愿意護燈進京 大人說道



很好 要是你去就不便說什麼一正二副了 你們三個人同心合力把燈護送到北京施侯府 本府必保舉你們作一官半職的 大人跟着就問 趙璧你說把珍珠燈擱在檀香果的筐兒裏 這件事是你辦哪 還是本府分派人去辦 趙璧說道 你給我十兩銀子 連買檀香果再買紙 這十兩銀子全夠了 大人點了點頭 立刻叫施安給平過十兩銀子來 交給趙璧 大人說道 你拿這個銀子趕緊去辦 明天午時就要辦齊 交上這個筐兒 後天一早就讓錢亮他們起身進北京 趙璧答應退將出去 大人跟着叫施安把工房的先生叫來 一會兒的功夫 工房的鄭先生就來了 先給大人請安說道 你呼喚學生有何差遣 大人說道 本府不日就要護燈進京 你按這個樣打造一髮箱子 好裝珍珠燈 你再到紫彩作 叫他們幫個彩亭 最好是叫他們用油綢子紮 趕巧走在午路兒上下雨 鄭先生答應 就拿了圖樣下去照辦去了 大人跟着又叫刑房先生趕緊製造兩輛木籠囚車 務必堅固 防備路上有人劫搶 刑房的先生 也答應辦埋去了 大人又叫施安把內班的班頭們 共有多少位 開個清單 有一位算一位 每位給他們五十兩銀子 是爲這一路進京 恐怕他們鞍馬不齊 給他們這五十兩銀子 好製辦衣服靴帽之用 施安答應 便到了內班房 把人數算了算開好了一個清單 然後拿着來到書房 按着人數 每人給平了五十兩銀子 平完了 就給搬到了內班房 交給天霸 說明是大人所賞 天霸等衆人都謝了惟有朱光祖萬君兆 和蘇州府的四老 上來跟大人告假 四老因爲年紀高邁 並因有許多家務事 實不能跟大人進京 萬君兆和朱光祖 原是因自己的師傅鳳凰張七有病來的 來到這裏就是爲給天霸保親 後來親也沒保好 直就擱到如今 現在見大人要護燈進京 覺得也沒什麼事了 便來大人面前告辭回山東武定府落亭縣 去瞧看師傅師母 大人說道 四老家務事太忙 本府深知 本府決不能強求他們四位跟我進京 你們二位 暫時可不要走 可以隨着本府一同走 咱們的途程 本是路過山東 你們二位就可以順便去瞧看張

## 集

## 一

## 第

老義士去了。朱萬二人也知這是大人的好意，在一路上走，可以省些路費。遂都答應了。錢秦叟李四位老者說道：「我們說跟你告辭暫時我們也不去，等您回京登程的時候，我們送您出了蘇州府。我們才各自回家哩。」大人一笑說道：「很好就這樣辦吧。」說着，四老和朱萬二人就退了出來。到了內班房，一看天霸那兒正分銀子呢。天霸分完了，便把自己這幾年的積蓄，拿出三百銀子來，托飛天夜又穆五爺到祝家莊把自己未過門之妻尹鳳英，連祝鳳仙的靈柩，一同送回紹興府原籍，把祝鳳仙埋在黃氏墳塋裏。就叫鳳英在家裡養傷。穆五爺都答應了，便替天霸去搬靈並保護着尹鳳英回浙江紹興府去了不提。再表天霸又拿出一百銀子，連大人賞的那五十兩，都給了尹虎，叫他搬他哥哥尹龍的靈柩回江都縣小尹家嶺，叫尹虎把他哥哥的靈柩埋之後，就可以在穆家店等候穆五爺。你們哥兒兩個再一同到北京找我。尹虎也答應了。當日便到了城隍廟，起了哥哥的靈柩，便扶靈回江都縣。小尹家嶺去了。這時天霸一看兩件要緊事都又完了，遂辦自己檢點東西，看短什麼不短，一看，也不用製辦什麼，遂又忙別的事去了。且說趙璧，他拿着十兩銀子，到了鮮果舖，買了兩個檀香果的筐，又向人家尋了些個乾檀香果，便拿着到了紙張舖，買了些棉紙，回了衙門到自己的房內，叫黑士傑打了漿糊，他便糊起來。一會兒的工夫，就糊好了。還是糊的挺好，遂掛在房角上。這一宿的工夫，就晒乾了。老趙也沒等午時，一早晨就拿上去。大人看了，糊的很不錯，很誇獎他幾句，立刻叫施安到內班房，把天霸他們都叫進來。天霸等來到，大人遂叫錢亮祝清甯張景龍說你們三位多受累，就把寶燈保護進京吧。隨把路程單交給他們，又吩咐施安把寶燈取出來，施安答應，遂拿了鑰匙把箱子打開，把珍珠燈拿出來，往桌上一放。大人就叫趙璧你把寶燈裝好了吧。趙璧答應就過來了，別看趙璧好玩笑，到了辦公事的時候，還是真細心。他把珍珠燈的匣子打開，用手捉住紫金鈎，往外一提，就把珍珠燈拿出來了。說道：「諸位看

這個寶燈 九個蓮花瓣朝上 九個蓮花瓣朝下 十八顆大珠子是一顆不短 十八掛珍珠排子 十八條鶯黃清水線穗子 赤金挽着邊 鑲百寶 你們三位可瞧明白了嗎 祝錢張三人點頭說道 瞧明白了 趙璧道這是燈的小樣和賊人的口供 也都放在匣裏 說着把珍珠燈仍舊放在匣裏 把蓋兒蓋上 密密的封好 輕輕的拿起來 往檀香果筐裏一放 用棉紙 都塞好了 上面再墊許多毛頭紙 紙的浮頭兒上 就擺好了檀香果 檀香果上又蓋了幾張草紙 然後才把筐蓋兒蓋上 用小繩兒勒好 雙手捧着往三人面前一遞 說道 由今天起這個寶燈就算交給你們三位了 三人答應 錢亮一伸手就把寶燈捧過 大人說道 趙璧 你說找兩個人措著果筐 這兩個人你可找着了嗎 趙璧說道 找着了 就是門頭李二的兩個叔伯兄弟 李七和李九 請大人多少 給他們點兒安家銀 回來按日子計算 每日給他每人一兩銀子 大人說道 你的這個辦法很好 就叫施安拿出五十兩銀子交給趙璧 叫他去找李七李九 把銀交給他們 趙璧拿了銀子出去一會兒就進來兩個人 都是青紫的面皮 面帶純厚 就是有一樣兒 他們兩個人印堂發暗 大人一反映 心說一個賣苦力氣的 當然沒有好顏色 想到這裏 也就沒留意 去細相看二人面貌 遂說道 你二人要把寶燈措進京去 回來有許多的好處 兩個人答應 大人並叫李七背上成成樣 趙璧就過來給他措好 大人一看還不錯 果然像個賣檀香果的客人 遂說道 你們把路行單 施侯府的住址 都領去 明天一早也不必來辭行就趕奔北京去吧 三個人答應 給大人請了安 拿了寶燈 和兩個夥計 退將下來 到了班房 天靄給他騰出一個櫃來 把果筐往裏一放 保存這一宿 跟着告訴廚房預備一桌酒席給他們哥兒三個送行 吃喝已畢 錢大爺知道自己兒子年輕 不知事的輕重 自討這份差事來這個差事責任極重 有罪就不小 由這經河南奔山東遍地是賊 錢老頭兒向趙璧說道 趙大哥 你和我兒是多年的交情 你們素常 雖然有了言語不合 全是你們兩個人好玩

## 後

## 集

## 五

## 女

## 七

## 貞

## 21

笑 才誤了正事 今天你衝着老朽的面子 你兄弟沒出過門 你把綠林道 所有害人的法子 你跟你兄弟說說 趙璧一聽錢大爺向他這麼討教 美的他搖頭擺腦的說道 大叔你既問到這兒我決不藏私 別看張大爺 祝清寧 在江湖上奔走這麼些年 也不過是在南省 到了北省 那兒的賊比南省狠的多 就說你們哥兒三個一起身 由常州府一過江 就屬江北管了 到了江北 淨說賊店 就是五種 頭一種叫財神店 祝大爺趕緊向他問道 什麼叫財神店 趙璧說道 假比說咱們住了店了 看他們供着財神爺 咱們一定要問 你們一個客店 怎麼供奉這麼好的財神像 本店的夥計 就回答說 上回住在這屋裏的客人好佛 他住在這屋裏就供這位財神 還是非常之靈自供財神之日起 不光那個客人事由兒順心 就連我們買賣也非常興旺 後來那個客人回家了 我們便接着給財神燒香 他既這麼說 當然是意中事 也就不疑惑了 趕到晚上關門的時候 他便進來說一天忙的忘了燒香了 便在財神前燒三爐香 這三爐香中有一支是薰香 點着了就把人薰過去 這個就叫作財神店 第二種叫貓道 是屋子都有貓道 你要一問他 他們就說是鬧耗子其實他們店裏養活着靈猴 等着住店的客人睡着了 猴兒便拿着刺喉針把屋子裏所有的客人都給扎死 然後他們再想法進來 往外運死尸 這個就叫作貓道店 第三種叫古畫店 是屋子裏都掛着古畫或是判兒 或 美人 你一定不理會 其實畫的後頭是夾壁牆 趕容到客人都睡覺了 他們就由夾壁牆裏出來 一萬一個盡皆殺死 金銀財寶都歸他所有 這個名叫古畫店 第四種叫鍋腔子店 是屋裏有鍋腔子 你要是一問他 他說是冬天怕客人冷 給燒燒熱炕 這個話決不能叫人致疑吧 其實這鍋腔子底下是地道 等夜深人全睡着了 他就由地道內 把鍋往上一支 就像打傘似的把鍋支起 他們就由底下上來 把客人殺死 得人家的財物 這個就是鍋腔子店 第五種 就不要緊了 就是美人店 也就是有些年輕的婦女 用法子 騙詐人的錢財 人要一入了他們的

## 第

## 一

## 集

圈套兒 是准得傷財 倒是致不致於沒命 這一路沿途走道兒 在道兒上 還有些個高賣謔詐跪騙  
 小綰等等的賊人 真是得到處留神 稍一失神 便有性命之憂了 錢亮一聽趙璧說完 他一吐  
 舌頭兒 心裏說 這麼一看不易走 連天竈衆人 沒有不點頭的 都說趙璧 要論出這門兒 誰  
 也不如他了 老趙說道 你們先別誇我 我本有個法子 明天叫他們兩了人揹着果筐兒 在前頭  
 走 張大爺先在後面跟着 跟個一里來地 再換祝大兄弟 在後跟着 再走一里來地 就換錢大  
 兄弟 這樣一來 賊人就不介意了 萬一有店的時候 可是住在一個店裏 千萬別叫人家看出  
 是一路的人 知此一來 賊人們就不留心了 錢亮聽完 過來深深的給趙璧作了一揖 說我謝謝  
 趙大哥 錢亮由今天起用上心了 天竈道天也不早了 你們哥兒三個快睡覺去吧 明天還要趕路  
 呢 他們哥兒三個睡覺之後 衆人也就一半兒上夜一半兒安歇了 一宿無書 到了次日 天光一  
 亮 張祝錢哥兒三個就起來了 洗了洗臉 便收拾好了行囊 這時李氏弟兄來了 張爺就把筐兒  
 給李七先背上 李七背好和李九就出衙門去了 果然等李家哥兒兩個走出一箭多遠的工夫 張  
 爺就跟下來了 祝清寧在張景德後面一箭多遠 錢亮也就向衆人告辭 說道 列位弟兄 也不必  
 相送 咱們京裏目吧 說着便也走出衙門 雖祝清寧一箭多遠 這就叫魚貫而行 就奔北京這條  
 大道走下去了 按下不提 且說大人 到了二月三十日 所有一切彩亭囚車等物件 俱皆齊備  
 大人便把這府裏大小公事 都交給二府同知趙清德署理 趙老爺接了印 大人就把衙門給騰出來  
 暫借城隍廟作公館 天竈等衆人 也搬到城隍廟 這時可忙了趙璧了 所有各鍾瑣碎事項都是  
 他經辦 忙了這個 又忙那個 直忙到定更 方把進京應用的東西 辦理齊全 才略略的睡了些  
 覺 天尚未亮 趙璧就又起來了 忙來西跨院 僧人下房 推開門 進去一看 祇見大漢孫琪  
 和張祥楊秀 都在磁睡 趙璧一看巧嘴八歌徐萬載 和虎皮鸚鵡周萬魁 也正在睡着 張璧想

了想 也沒言語 就又退了出來 忽見在對過的僧房裏 出來一人 趙璧一看像是萬君兆 遂叫了一聲萬大兄弟 萬君兆抬頭一看 見是趙璧遂問道 趙大哥 有什麼事 趙璧道 杜雲龍梁大成 在這屋裏嗎 萬君兆一指屋裏說道在屋裏了 趙璧道 趁着天未亮 把他們裝上車去吧 萬君兆點頭說道 也好 那末你隨我來 說着話仍進了屋子 趙璧也跟了進來 一看杜雲龍梁大成都臥在舖上 在那兒盹睡 朱光祖提着刀 在他下蹲着 一見趙璧來了 遂站起身來說道 老集 趙 你真的把這個好差事給我們 你却找靜便地方睡覺去 趙璧道得了得了 昨天沒把我累死 巡撫衙調兵 獄裏提人 左跑一蹶僱車 西去一趙找人 那一件事沒有我行啊 我昨天直忙到定更後 才睡了多點兒覺 就又起來了 你不過看看差事罷了 就這樣訴冤 也別說你沒吃國家俸祿 可是有一樣兒 人家大人千義士萬義士的 你憑什麼稱義 呢 朱光祖笑道 不過說了一句話 你看拘出他這些的話來 萬大爺笑道 得了本來趙大哥是受累不小 我說趙大哥你也不要生氣 還是辦正事要緊 趙璧也笑道 我怎麼那麼愛生氣 我告訴你吧萬大兄弟 我一輩子 真不懂得什麼叫生氣 萬大爺哈哈大笑起來 用手指了指他却大言語 這時杜雲龍 梁大成已睡醒了 趙璧便笑說道 二位好睡 咱們要登門了 二位受些屈吧杜雲龍見是趙璧遂又閉了眼睛不理他 趙璧道 別閉眼咱們現在就要走啦 杜雲龍睜開了眼 啊了一聲 趙璧遂說道 嘿偷雞的賊 幫個忙兒 朱光祖笑着過來趙璧架着杜雲龍的左臂 教朱光祖架他的右臂二人一使力 却未架起來 杜雲龍艾約了一聲 朱光祖看了 遂笑了起來 趙璧一看 原來杜雲龍脖子那條鎖練兒還在床脚上鎖着呢 萬君兆也笑着過來 掏鑰匙 把鎖子掙開 趙朱二人把他架了起來 出了屋門 奔後面而來 夾到大船後 從一個小角門裏出來 就到了外面 一看早有兩輛車停在那裡



趙璧遂叫了一聲士傑，就見長臂童子黑士傑由車裏跳將出來，說道：「老師才來呀，說着便迎上來。」

趙璧和朱光祖把杜雲龍往車上一摻，墨士傑便又上了車，把杜雲龍拉到了車後頭，用繩子

網好。趙璧上來看了看，回頭對朱光祖說道：「你去和萬大兄弟，把那個也架出來吧。」朱光祖點了

點頭就去了。等工夫不見甚大，就見朱光祖和萬大爺就把梁大兄弟二位請上來吧。這時黑士傑

已跳將下去，朱萬二人便上了車。趙璧道：「你坐這兒，看着杜雲龍的兩條腿，萬大兄弟你坐在這

兒，看着梁大成的兩條腿，要有劫差事的，到不了你們的跟前，別說話，要是搶到你們的車前，你

們就來個手起，落，把他們四個脚鴨兒剝下來，別說他們劫不去，就是劫去，也就成了廢人了。

這便算你們二位的進京差事，餘就是有天大事，你們也不用管了。」朱光祖道：「這件事，就算交給

我們吧。」趙璧便跳下車來，把前邊那輛馬的行囊，拿過幾件來放在這個車上，又把車簾兒落下來，

在外面看着，就好像是行李車似的。趙璧就叫車把式把車趕前邊兒去，把式答應便跳上車轅，黑

士傑在後面跟着，就夠奔前邊兒去了。再說趙璧，仍由小門進去，跑到了前面，這時天色大亮，

趙璧一看，轎馬都已預備齊畢，天霸等衆人，早就穿戴齊整在那兒伺候，就在這個時候，大人就

出來了。後面有二府同知趙清德相送，大人來到外面，將上了轎，就見對面來了一騎白馬，上

面坐定一人，頭戴青呢得勝盔，雙插鷓尾，全身的袍褂，脇下佩刀，大人瞧正是副將趙得勝，要

論理人家趙副將來了，大人得下轎給人家道謝，可這這次却不然了，因為大人是奉旨進京，就如

欽差一樣，趙得勝就按伺候欽差的規矩，他來到大人轎前，下了馬，祇向大人轎子請了一個安

，便仍就翻身上馬，喝一聲號，就見隊，一排一排，由大人眼前過去，分一百名馬隊，去

前邊兒保護寶燈的亭子，這時兩輛囚車，已由公館裏出來，趙副將就又分五十名馬隊護衛囚車，

下餘五十名，就圍護着大人的轎子起身，這時天霸等也都上了馬，天霸的馬緊隨在大人的轎後，就

下餘五十名，就圍護着大人的轎子起身，這時天霸等也都上了馬，天霸的馬緊隨在大人的轎後，就

## 集

## 一

## 第

聽後面是萬君兆的聲音。問趙璧道：趙大哥，昨天悶我一天了，你倒是叫我寫那個幹什麼？又聽趙璧笑道：天機不可洩露，等到用上的時候，自會叫你好笑。天霸遂回頭問道：趙大哥什麼事？趙璧連忙答道：沒有什麼事。老兄弟你看，什麼是親戚？那又是朋友？真是落了戶的財主，卸任的官，勢在人情在。你看連咱本衙門的王仁王傑，和各房的先生，連師爺孫承業都算上看咱走了，連送全不送。天霸開聽抬頭往四外看了看，也長嘆了一聲，說道：看起來這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這兩句是一些也不錯的。趙璧道：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朱光祖接着說道：你說的還不切，依我說是窮在鬧市要鋼鈎，鈎不住遠近親友，富在深山舞流星，打不盡無義賓朋。天霸一笑道：五哥您別損了，正說着就聽海螺響，原來那個年頭兒軍隊上沒有鼓號，就吹頭一號的大海螺，也是分五個字咩咩的響，這回吹的是起隊號。此號一響，前面兩桿門旗就走下去，燈亭在前，囚車緊隨在後，大人的轎也跟在後面。天霸跟孫玉堂，這才催馬，來到大人轎前，他們算頭一對引馬。張祥楊秀，也催馬來到大人的轎前，作為第二對引馬。施安騎馬在轎頭裏，因為他手裏拿大人的名帖，如果前途有人送行，好給人家回帖。這時趙璧上了墩蛋青，黑士傑上了葱白大馬，他們兩個人走在後，還要跑在前頭，因為大人派他二人作前站，給大人打公館之用。孫琪和施孝押着行李車，在轎後緊隨。趙副將一看，都已起行了，遂一擺手中的指揮刀，就聽兩邊兒一陣行軍鼓響。趙大人，就帶五十名馬隊，圍護大人而行。轉眼之間，就來到蘇州府的北門。這時寶燈亭子和囚車，已出了北門。黃天霸和孫玉堂，他們兩騎馬，將來到北門，就見門洞兒裏有刑名師爺孫承業，帶着六房的先生，托着一個銅茶盤兒，裏面放着一雙新的粉底官靴。天霸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遂往旁一閃。孫玉堂也一閃馬，就給讓出一條道來。孫承業就和六位先生，來到大人轎前，深深的請安。孫承業說道：大人這次進京學生等，祝你一路平安，連升三級。請

大人脫靴留記吧 大人含笑點了點頭 遂往轎外一伸腿 過來兩位先生 就把大人這雙靴子脫下來 把這雙新靴給大人穿上 有當差的把大人那雙靴子接過來 在甕洞兒裏頭釘着兩個如意釘兒 就把大人的靴子卦在上面 左邊兒寫着連陞三級 右邊兒是步步高陞 黃天霸到了這個時候 才明白大人作清官 不是光担虛名 趕情他們七位先生都在這裏 留靴記清名 這時七位先生衝轎行禮 大人在轎裏抱拳說道 你們列位花錢費心 給本府留一紀念非常感激 但望你們諸位等下任知府來 照樣秉公當差 雖說你們祿微職小 也要留些芳名才好 諸位先生答應一聲是 遂閃在一旁 大人的轎子 就出了北門 這幾位先生就回衙去了不提 單表大人 一出北門 街東頭一個大茶棚 就是太湖內山寨的金鈞大王李廣通所管 這個茶棚形像跟路祭棚一樣 上頭就是不繫獸頭 是用五色綢紮成欄干 是非常的好看 在棚裏設了桌上等燕菜席 棚外頭 有萬名旗萬名傘的牌子 上面插一把萬名傘兩杆萬名旗 兩邊兒有竹杆兒搭架子 上面搭着一萬頭的南鞭 金鈞大王李廣通 帶着自己的兒子 小靈狐李俊 出洞蛟李玉 背後還站着太湖寨 十二家寨王 可是現在已改成太湖莊了 便改稱十二家莊主 瞧見知府的轎子一到 李三爺就迎上來了 深深的衝着大人請了一個安 說道 請大人下轎 喝一盃水酒 聊表小民一番恭敬之心 大人在轎子裏 連忙抱拳 還禮 含笑說道 三壯士如此一說 本府領情 壯士你回頭看 那大小的茶棚不下二十餘座 本府要每到一個茶棚就下轎 今天就不能出蘇州府了 李三爺會意 遂回過頭去一點手 早有茶房托過一個金漆的果盒 裏面放着八格蜜果品 裏面放着果籤李俊忙轉身到茶棚裏把酒盃拿出來 斟了一盃 遞給李三爺 李三爺兩手捧着來到大人面前 一躬身說道 請大人滿終三盃 祝大人一路平安 大人含笑點頭 說了聲謝謝遂把盃子接過來 連飲三盃 拿起果籤 檢了一個果子吃了 李三爺說道 小人還有一事相求 小兒李俊情愿跟你當差 請你把他

## 後集女七真

帶了去吧 大人點頭說道 本來青年人 又學會了一身本領 理應效力 前者他向我告假 本府就有心留他 後來想到三壯士祇此一子 也就沒有留他 既是你願意叫他跟我去當差 就叫和天霸他們一處去吧 可是他的行囊馬匹都預備齊了嗎 李修連忙答道 都已預備好了 大人道 那末你就跟着一起起身吧 李三爺聞聽 遂謝了謝 然後往旁邊兒一閃 大人的轎 就第二個茶棚 這時李三爺留神一看 心中就是一怔 想自己的姑爺怎麼見了自己 並沒有下馬 趕情天霸他自己有他的心思 看李三爺茶棚很闊 人也多 所送的萬名衣萬名傘 尺寸也很大 再看第三座茶棚是飛山虎賀天保 見那座茶棚 塔的又矮 所送的東西 又不記眼 心中便盤算道 李三爺可是新親 賀大哥可是舊友 千萬不可為新親得罪了舊友 想到這裏他檔下一按勁 這匹馬便奔第二座茶棚而來 到了茶棚前 他是翻身下馬 賀大爺哈哈大笑道 我就知道老兄弟在對面的茶棚不下馬 因為你是外場人 恐怕得罪了我 豈不知 愚兄豈是那樣人 再說咱也不是那樣的交情 你如此一來 人家李三爺要惱了 咱們對不起至親 天霸搖頭說道 不在這個上 我本是有事相求 別看李三爺他手下有這麼些人 咱可不能求人家 因為是新親 不便勞動人家 大哥你看 保護大人進北京 就祇有我們十幾人 不管大哥你家務事多忙 小弟我也請你出來幫助小弟 把大人保護進了北京 那你就算成全小弟了 賀大爺點頭說道 好吧 暫時我可不能跟你走 因為小嫂子不知道 我得告訴他一個話兒 再者我還有些官尾的事 得我親自去辦 賢弟你先起身 我回去把事辦了 就隨後追你們 天霸聞聽 連忙給賀大爺道謝 誰知他倆哥兒兩個這麼一客氣 不要緊 旁邊兒站着小神童賀仁傑 一聽 老叔邀請自己的父親進北京 心中想我何不也上踰北山遊玩 又一想要跟我父親一說明了 他老人家必不叫我去 莫若趁着他們不留神 我先走下去吧 想到這裏 便慢慢溜出茶棚 一伏腰 就奔了北京這條大道跑下去了

## 第

## 一

## 集

真是年輕人 作事不知深淺 他腰裏共總才有一兩多銀子 還是他爹叫他由蘇州府揹些東西回去 給他的這一兩多銀子 今天他就拿一兩多銀子作路費 便奔北京走去 就這一走 可就同道兒走錯了 他就知道 上北京須奔西北走 豈不知這西北不是一條道 要上北京 得多偏北走 賀仁傑可是一直的往西北走 這個道兒便走下去了 直到下文書六傑大鬧陸家堡 頭盜五毒槍 他才和他父親相會 暫爲不提 單表賀天保 跟天霸正說話 這時大人的轎已來到了 天霸往轎邊一閃 就上馬奔第三個茶棚去了 賀大爺迎上大人的轎子 也是請大人下轎 大人還是婉言辭却 賀天保也是請大人滿飲了三杯酒 奉上萬名衣萬名傘 施安收了 便給留下謝帖 以外還有二兩銀子 是賞給茶房兒的 大人的轎子便奔了第三個一棚而去 這個茶棚 可就是尚家台三老帶着本蘇州府的舉監生員 來給大人送行的 這種舉動 又比李三爺的威風又大了 因爲他們這一個萬名旗萬名傘上 所有的名子 都是有功名的 頂小也是個秀才 旗大人還是剛才那套話 石大爺聽了 也不多言 遂斟了三杯酒 奉上大人 尙二爺手捧着果盒 請大人用果子 大人滿飲了三杯 又吃了些果子 跟着就道 斟石大爺一點手 就見由旁邊兒轉過一人 大人一看 此人也就在二十多歲 高鼻樑兒大眼睛 一臉的碎白麻子 穿着一身銀灰色的衣裳 此人來到轎前 就給大人跪下了 石大爺代他 說道 大人 此人姓彭 雙名紀珍 他在崑山縣當班頭 因爲他師傅段太和 被杜雲龍用鏢打死 他要給師傅報仇 在對松拍山網坡幫着拿過杜雲龍 今天聽得大人奉旨 親自押解盜燈之賊杜雲龍進京 他打算到北京 等杜雲龍受刑的時候 他好在掌心寫上他師父的姓諱作爲給他師父報仇 可得大人施恩 你把他帶到北京城 成全他這一份孝心 大人很喜歡說道 這位少壯士真孝義之人 本府一定成全可不知你的鞍馬齊不齊 彭紀珍說道俱已齊備 就求大人施恩 大人說道 既如此你就跟在這後隨本府進京 彭紀珍趕緊給大人磕頭 三老

在彭紀珍的背後 也作揖相謝 這時早有官人 把萬名旗 萬名傘都收了 施安給了

謝帖 大人的轎子 便奔第四個茶棚去了 早有尙廷把行囊馬匹 交給彭紀珍 彭紀珍和衆

人告辭跨上雕鞍 便緊隨在夫人轎後 走下去了 三老便和衆舉監生員告別帶着小四義 回到尙

家台 將一到家 就聽後宅尙二奶奶那兒正放聲痛哭 尙二爺不知何事 趕緊進來問 你爲何啼

哭 尙二奶奶說道 我祇有一個閨女 許配了彭紀珍 你們哥兒幾個出主意 把他送到北京 他

原是北京城的人 要是一去不回 豈不把女兒的終身就誤了嗎 尙二爺 大怒說道 世界上除你

之外 就沒有這樣胡塗的婦人 依你說 人家一定親就不許出門兒了 老公母倆說話就要打起來

集 秦三爺跟石大爺進來就勸 秦三爺說道 二嫂子你不必着急 你所說的話 我們也聽見了 我

們哥兒三個在家裏也沒有什麼事 到不如帶他們小哥兒四個也到北京去詢 把姑老爺追回來也就

五 是了 二奶奶也就無話說了 到了次日 三老果然帶了小四義 來追下大人 多虧他們追下來

女 要不然在陸家堡羣賊就把大人殺了 差事也就劫了 後文書有一段亂彈打羣賊 三老就搭救施公

七 這是後文書暫爲不提 再說大人轎到了第四個茶棚 這座茶棚可就是鎮東俠老道吉干 吉道爺

費了幾天的純功 做了一把萬道傘 帶着兩個徒弟 還有銀鈎大王杜彬 這時已出了家 改名叫

杜德瑞 給忠良爺預備一桌素菜給大人前來送行 大人忙用靴尖點轎底 大轎立刻停住 吉道爺

貞 和杜道爺 兩個人打着稀手 吉道爺說道 今今天知道大大大人要回北京 貧貧貧道特來送行

大人抱拳說道 本府有何德能 竟勞動仙長的鶴駕 吉道爺說道 大人不必客氣 貧道祝祝

祝你步步高陞 你看貧道做的這是萬道傘 別有的的作官見的決沒有 我也知知道大人不下

轎 這有一包兒素點心 老老人在道上兒點心也也就是了 大人道了謝 有當差的把高道

傘收了 大人便和吉道爺告別 將要起轎 忽見由道旁 過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 手裏拿着



一封字簡 來到大人面前 先把簡帖呈上 然後說道 老奴張忠 是奉我家主人張玉所差 前來稟告大人 我家主人身染重病 不能前來相送 請你原諒 並說病好了 必追出去 你要到了北京 我家主人使追到了施侯府 大人聞聽 遂問道 你家主人 身得何病 張忠說 得的是夾腋癱 大人點頭說道 回家寄語你家主人 請他好好的養病 病好之後 務請他到北京去 本府必在施侯府恭候 張忠答應了 大人便命施安送了謝帖 並賞了張忠幾兩銀子 叫他趕緊回去伺候主人去吧 說完便起轎奔第五個棚 張忠轉身剛要走 吉道爺一把手便就拉住說道 他得夾腋癱 你怎麼不告訴我 我治外科一絕 難道說你不知道嗎 張忠一聽 可不是嗎 連忙給吉道爺磕頭說道 老奴真是忘了 請你快快跟我給我去醫治吧 吉道爺把茶樓的事都交給杜彬辦理 善後 自己遂拉着張忠到張莊 給南蠻俠治病 本來吉道爺的醫道很深 真敢說是手到病除 南蠻俠好了之後 便搯刀追到陸家堡 寶刀嚇羣賊 後文不提 再表大人轎子奔第五個茶樓 只見青竹塘草善莊的安良義士亞李靖夏大雄 帶着王金雄王玉雄 在上首站定 下首站着是百花嶺的張星垣 帶着兩個兄弟 石世奎張星霸 大人一見便知是他兩家合夥搭設一座茶樓 再看可是擺設兩份酒席 夏天雄這邊兒擺着一個萬名旗 旗上的名字 可盡是守節的婦人的姓氏 是夏天雄的姑母給攢的 下首張星垣這邊兒擺着百貞傘上面所有的名 都是張星卿的閨閣密友 攢就的這麼一柄百貞傘 都是女工細繡 精巧之極 這時這哥兒六個 已迎上大人 都作揖為禮 請大人下轎 大人也是婉言辭却 夏大爺也不強請 便命金雄斟酒 玉雄端過來 自己才把這杯酒遞到大人面前 大人也就連飲了三杯 又吃了些果子 將要道謝 忽見夏天雄雙膝跪倒 說大人 小民還有一事相求 大人忙命施安把夏壯士摻起來 跟着問道 夏壯士有何事儘管說 何必行此大禮 天雄稟道 就因為我四個姨弟孔氏四虎 自從薊果山把他四人拿獲 現今押在獄中 誰知我姨母天天

啼哭 叫小民來請求大人 請你賞我一張名片 好求二府同知趙大人放出他四人 叫他們母子相見 務請大人施恩 說着便作下揖去 大人說道 此乃小事一件 隨命施安 給夏壯士一張名片 施安答應 便拿了張交給夏天雄 夏天雄連忙給大人磕頭道謝 然後起來把名片接過往腰裏一掖 可就沒有細看 趕憐他們作官的片子分兩種 一種能拿着辦大事 單有一種 除去拜客之外簡直連一點用處也沒有 因為在片子的後面 有一個小戮兒 上頭是八個字 是專誠拜謁不作別用 今天夏大爺接過這個名片 也沒留神 就掖在腰裏 趕到了用的時候 夏大爺拿着名片 請求趙老爺放孔氏四虎 趙大人看了名片 可就說了 義士你可別多心 要沒有這張名片 我倒能放他 有這張名片 我倒不能放了 你來看說着便把片子一揚 夏大爺一看 這才看見那個小戮兒 遂說道 小人明白了 這是一時粗心所致 如此我只得再去追大人 苦苦哀求去罷 說着便回家帶了兵器追下大人來了 這是後話暫為不提 當下張星垣照樣兒也敬了大人三盃酒 張星垣便說道 小人也有一事相求 大人說有話盡管說 星垣道舍妹不久就要出嫁 我想親家是商人 必得叫舍妹梳兩把兒頭 蘇州府的僕婦都不會梳 必須到京裏僱一個梳頭的來 至於衣服粧奩 也是在北京置辦 我等情願隨大人一同進京 辦理此事 大人應允了 遂謝了他們相送之意 便起轎奔第六個茶棚 就是無髮俠高廷高小鐘 帶着一羣禿子瞎子 內中就有算命的賈有禮 上次幫着拿過假山東兒 今天聽說大人奉旨進京 他就傳齊了他們的同行 淨瞎子 足有四百多位 上這兒給大人送行 也作了一柄萬名傘 到了這兒 就遇見了高爺 高爺一看 倒覺得很有趣的 遂叫賈先生到自己所搭的茶棚下 作一處給大人送行 賈先生當然很樂意 剛把人都排好了 大人的轎子就來到近前 高爺就帶着賈有禮 他們二人迎上轎來給大人行禮道喜 大人一看 心中甚是暗暗好笑 因為他們這夥送行的除了禿子就是瞎子 如外還有些個人 像是娛樂場中的人物 這時賈爺

## 第

## 一

## 集

自己把酒捧到大人面前 大人也是滿飲了三盃 收了旗傘道了謝 施安留下謝帖 大人的轎子便又走下去了 再往下走可就沒有茶棚 這個轎才快 遂開了腿奔下站而來 出了蘇州府十二三里地 也就算落了鄉 遍地是榆柳桑槐大樹林子 忽然聽得柳林之中一陣炸炮響 這一下子 可把黃天靈吓着了 他疑惑是綠林道在這裏聚會 要劫殺大人了 連忙催開坐下馬 單人獨騎 闖到前邊兒一看 這才放了心 原來是槐陰山的金大力 同着鎮八方 尋江小太尉張景雄 飛天大聖劉耀雄 哥兒三個由槐蔭山 帶領婁囉兵 也來給大人送行 可就是沒敢做萬名旗 萬名傘 給忠良爺預備了一件萬名衣 和許多點心茶葉及南省的食物等類 金四爺回旗當差心盛 所爲央求大人給走套文書 好回旗當差 伺候自己的老娘 張景雄是聽說自己的哥哥 出差到北京 自己有些不放心 特來和天霸打聽打聽 耀雄倒沒有什麼事 不過不得不隨他們來一踏 他們預備的也猛一點兒 預備的是一萬頭大炸 炸裏還夾着雙響 看見大人的轎到 他們就放上了 才把天霸大眾嚇了一逃 連忙催馬來看 見是他們三人 這才放了心 祇見他們雖然沒有搭茶棚 可是桌子板橙擺的十分齊整 旁邊兒還設着小灶兒 有一個廚子在那兒正忙着炒菜呢 金大力遂到大人轎子前請了一個安 他可不叫大人 口稱寬而達在上 饒黃旗金頓給寬而達請安 大人一聽就知是金大力了 因爲曾聽天霸說過 此時金大力把自己履歷遞上 大人一看 便知他要求要回旗當差 外還有一張禮單 大人也不細看 遂對金大力說道 你要回旗當差 這件事很容易 別看你是罪犯 因爲去年聖主皇爺 生了皇子 願旨大赦 所有在押的罪犯 都赦免無罪 本府又和你們那旗的都統相善 本府回到北京 先跟他說說 我們互相關照 給你遞摺子 你便可以回旗當差 金四爺聽罷 遂給大人請了個雙腿安 然後說道 旗下給你備了一桌家常便飯 是咱北京的燒白煮 請你賞臉 多少用點兒 大人覺着有些餓了 就點了點頭 說道 既如此 本府

## 後集

就擾壯士這一餐 說着 靴尖兒一點轎底 轎就落了平 大人下了轎 看樹蔭之下 設擺着桌椅

一條橙 別看是個野意見 可是所有碗盞傢具 都極精美的 又當這艷陽春光 萬物向榮 一排

一排的密柳垂枝 一般的嫩芽 遙望着四外的地上 像是薄薄的鋪了一層綠氈 許多的鳥兒在空

中或棲或飛的叫噪着 鄉景却幽雅非常 大人倒覺得十分的暢快 遂到首席落下 再看那邊兒

是方桌排成的大桌面兒 大人便知給天霸他們預備的 趕情這回金大力請客 上至大人 下至轎

夫 都各有各吃喝 當下眾人都入了坐 金大力親自伺候大人酒飯 張景雄來到天霸的面前問道

老哥 聽說我哥哥出一次外差 可不知是什麼差事 黃天霸見問 往四外看了看 然後附在景

雄的耳邊說道 張大哥和祝清察還有錢亮 他們是護送寶燈進京了 景雄聞聽 面色一變 一蹶

腳說道 啊呀 這可壞了 天霸一見他這種情形 忙問怎麼了 景雄底頭不答 天霸一推他說道

倒是怎麼呢 景雄祇是搖頭 却不答言 書中代表 趕情張二爺 聽得綠林道傳言 說羣賊在

淮安府羣賊大聚會 無論如何也要劫回寶燈 今天一聽自己的哥哥担了這麼大的責任 遂自己盤

算 這頓飯吃完了 回歸槐蔭山 金四哥可不能約人家 就約上我二哥劉耀雄 一同去追我哥哥

去 萬一追上更好 要追不上 那也就聽天由命了 他這樣一盤算不要緊 到了下文書二俠四

義五霸十雄十三傑炸破螺絲島 這位張二爺才露面兒 這是後話不提 淨說金大力伺候大人吃完

了飯 大人才跟他說 你把這些個嘍囉兵帶回山去 多多的給他們些個錢兩 叫他們各歸田里

不要作這種綠林的生涯了 四爺點頭答應 便命人把萬名衣奉上 大人叫施安收了 又留下謝帖

天霸說道 這許多的萬名旗傘要都打起來走 很覺得費事 請大人示下 能不能都摺疊起來

擱在後面車上 大人點頭道 這樣很好 你就吩咐他們辦去吧 天霸答應一聲 吩咐下去 一會

兒的工夫就都裝載在車上了 四爺伺候大人起了身 然後回到槐蔭遣散嘍囉兵 別的嘍囉兵都遣

## 第

## 一

## 集

散了 惟有那二百小金大力 說什麼也不走 都說你給我們都改了姓 現在我們都姓金了 說可什麼話吧 簡直我們都是你的兒子 你要了飯 我們也得討飯孝敬你 你要是作了官 我們當也得跟着享享福 金四爺說道 就算是作了官 你們這二百人 我可往那兒交待呢 內中有一個人說道 老金大力你也不要着急 我有個主意 你老把我們帶到北京去 有地方安置更好要是沒有地方安置 在北京有的是我們鄉親 我們都找他們挑個水呀幹個麼的 賣點力氣也就吃了飯了 要是沒有氣力呢 我們還會賣硬面饅饅呢 決不累你老人家 我們要是掙了錢 還能孝敬你老 金大力素知這二百山東兒都是義氣人 聽了他們的話 點了點頭說道好吧 那末把他們散夥之後 你們就跟我上北京各謀生路 是教的嘍囉兵 每人給二十兩銀子 十吊錢 又用言語勸他們改邪歸正 千萬不要再幹這綠林的生涯了 因為那裏都像咱們槐蔭山的人 都是賊中的義士 你們倘要由這兒出去投了別人 必跟那些下三濫的寨主 為非 歹 倘被官兵拿住 就是身首異處 所以我勸你們 可以不必再幹這殺人放火的勾當了 自這十吊銅錢 足可當路費 回到家去 再用那二十兩銀子 作個小本經營 也落個豐衣足食 安閒一世 衆嘍囉齊聲應是 都一恩萬謝的 下山去了 他們走後 只剩了二百小金大力 金四爺一回頭就是一怔 忙問小金大力 劉寨主和張寨主那裏去了 嘍囉們說道 由咱們一回山 他們二位就沒有回來 金大力聞聽心中十分的詫異 翻眼想了想 忽然想起 遂說道 我明白了 我一向在這山上 獨掌大權 人家二位是多了心了 正是要散夥了 也不管他那些個 遂命小金大力們收拾行李 是每人一個狗皮褥子 一床被 一個吃食盒 還有一個水葫蘆 每人一條齊眉棍 剩下的東西可就不要了 說誰要不願意跟着走 就把這山上所有的東西給誰 衆人都願意跟着走 金四爺遂吩咐放火燒槐蔭山 這叫剪草除根 省得再留為後患 就這樣一說 也非是 日之事 金四爺

## 後集五女七貞

整忙了七天 四爺才帶了隻囉們一站一站的往下追趕施大人 暫爲不提 且表知府大人 跟金四爺分手之後 趕路而行 到了崑山驛 有崑山驛的驛承韓秉忠 迎接忠良爺入公館 倒是一夜無事 到了次日 離了崑山驛 就奔常州府的大路走下來了 這種書 向來沒有路途段 一路之上 不過是穿府過州 越縣經村 書要簡便 這一天到了常州驛 就到長江的大擺渡口兒 過了江可就不屬江南管了 就屬江北揚州府管 在長江露水驛歇了一宿 第二天就奔了江都縣的地面 這個道兒就熟了 因爲忠良爺作過一任江都縣 轎馬正往前行走 這時天已平夕 就看頭裏接官廳 有炷炮響 趕情是江都縣的縣令黃秀率領江都縣的紳商富戶 因爲施大人 作這江都縣令的時候 很落了清正之名 所以衆紳商富戶 都同了黃縣令 來迎接知府大人進城 以表民人愛敬之心 施大人的轎子剛到 黃縣令 便迎上去遞上手本 大人很是歡喜 因爲這位黃老爺 是太人的交代官 施公陸任蘇州府的時候 就是這位黃老爺接任江都縣令 大人和他實有三年的交情 遂下了轎 知縣趕緊請大人入了接官廳 大人問他 貴縣現在你在此 已將三年了 自從本府走後 這裏可出了什麼新奇事件沒有 黃老爺回道 自從大人高陞之後 本縣地面這二年來 並沒有出過什麼事 非是卑職之能 實是大人 留下的法則太好 真是晝不拾遺 夜不閉戶 卑職算作了二年多太平知縣 大人道 貴縣太謙 但不知本府的公館 打在那裏黃老爺說道 因爲本地的住民 都要想和你多盤桓幾日 所以卑職把你公館打在城隍廟 大人跟着說道很好 當初本府在任的時候 城隍顯聖 曾默示得獲九黃七珠 就是貴縣不把公館打在那裏本府也要前去拈香 說話之間 大人就派知縣領前帶路 打道公館 知縣答應 大人下了接官廳 上了大轎 知縣騎馬在頭前引路 大人的轎子 在後跟隨 進了江都縣城來到城隍廟前 先把木籠囚車 在廟外找了一個空閑的地方 向當中一放 這一百名官兵 把囚車一圍紮了個小行營 看守這個囚車



真罪犯 萬君兆朱光祖早找個嚴密的所在 把二小藏起來了 珍珠燈的亭子 抬到廟的跨院 也自有官兵護守 本廟住持 徐玉元迎接大人進了城隍廟 東配殿 作了大人的書房 西配殿 便是黃天霸等衆差役所居 四外的羣房 就是頭目人和轎輪夫 休息的所在 這個東配殿 原是老道平日打坐的鶴軒 拾掇的非常潔淨大人在正面坐下 知縣在旁邊兒相陪 談些個縣治之事 話未說完 就聽外面有人高聲喝喊 說冤枉冤枉了 大人遂問知縣道 是作什麼的這聲喧譁 知縣站起身來答道 許是有人喊冤 大人說道 快把喊冤之人帶進來 一會兒的工夫 本縣裏的差人就把喊冤之人帶進來了 大人一看 却是一個六十餘歲的老頭兒雖是鄉間人打扮 可是衣帽非常的整齊 來到大人面前雙膝跪倒 說道 小民徐佩原是本江都縣城外徐家井的人 因為昨天白晝之間 是小老兒的生日 小老兒無兒 祇生一女 名叫玉環 我家姑爺 頭兩天就把小女送來 給小民作壽 當日伺候諸親貴友吃喝之後 因為地方狹窄 親友們就都走了 就剩下我們三口兒 我們住的本是獨門獨院 親友們走後 我們收拾收拾就睡了 小女兒 就在西裏間兒睡了 我們老夫妻 便在東裏間兒安歇 因這一天的勞乏 躺下就睡了 直睡到今天太陽老高的了 小老兒才起來 到外面一看 跟大人回可了不的了 小女睡覺的那間屋裏 上扇的窗戶是支起來了 下扇的窗戶 放在地下 由窗戶 往裏一看 就看小女躺在床上 滿床淨是血 小老兒一着急 就由窗台兒進去了 看小女脖下有一刀之傷 氣息已斷 雙耳被賊人削去 兩足也被賊人剝去 在西面牆上 寫了四句詩 小民已抄寫下來 請大人過目 說着便由懷中掏出一張字柬 往上一遞施安接過來 呈給施大人 大人打開一看 是七言詩一首 寫的是 刀鏢猛勇逞英雄 江都小縣等施公 因姦殺死多嬌女 會會天霸小羅成 老大人看完 把這字柬就揣在袖中 徐說道 徐佩 你暫且回家 本府立刻就叫你們縣太爺前去驗尸 不出三天 本府必把兇手拿獲

繪你女兒報仇 徐佩磕頭 自己回家中 預備驗尸去了 知縣過來給大人請安 說道 卑職失察 實該萬死 大人不待他說完 連連擺手說道 不關你事 此賊乃爲本府而來 貴縣可趕緊去驗尸 有什麼話明天再說 知縣是諾諾而退 出了公館 回了衙門 帶了件作去驗尸 暫爲不提 單表天霸見知縣去後 遂走向前來 給大人請安說道 大人請你把那首詩賞給下役看看吧 大人搖了搖頭說道 不行 你看了又生氣 天霸道 現在下役練出來了 遇事就忍了施大人開聽 遂把字柬遞給他 天霸接過來一看 他的那雙眉就立起來了 看罷把字柬往桌上一放說道 跟大人回 這個賊一定跟下役有仇 我誓必會會此賊 說時那雙目瞪圓 大 用手一指說道 你又來了 這種氣脾往後還得改 賊人作事 跟誰不對就害誰 俗語說得好 賊咬一口 入骨三分 這案不用你們辦 本府自有辦法 天霸尙未答言 施安就上來回說 請大人用飯 施大人說道 你去告訴廚房 叫他給我預備一桌素席 那卓輩席你們吃吧 再到沐浴房 預備香湯皂 本府還要淨身 施安答應去了 趙璧在旁邊兒一聽 大人又是吃素 又是沐浴 便知道 大人不是燒香 就是扶乩一會兒的工夫 施安來請大人先去洗澡 大人點頭便去沐浴房沐浴 沐浴已畢 回到了鶴軒 一看素席已竟擺上了 大人吃喝完畢換好了官衣 就在屋子裏 椅子上坐 也不說話 也不看書 就在那裏養神 天剛一黑 就掌上燈了 大人就吩咐施安 告訴老道 本府要在城隍駕前拈香 施安出去給老道一送信 老道遂帶了兩個徒弟 在城隍殿裏伺候 大人出了鶴軒 奔大殿而來 後面天霸趙璧跟着 來到殿內 城隍像前 老道就把香給點上 遞給大人 大人把香拈好插在爐內 因爲大人是知府 當着一班差官前 不便給他磕頭 作了四個揖 行完禮恭恭敬敬 敬站在那裏 略定了定神說道 尊神爲一縣之主 地面竟有淫賊殺死烈婦 尊神何不顯聖 拿獲淫賊 由今天起請尊神三天內 助我拿獲淫賊 本府必遞摺本保奏於你 如無半點靈感 拿不到

淫賊 本府給禮部神司去公事 尊神便可聽參 大人說話的神情 不像跟偶像說話 就和真人說話一樣 天霸在旁邊聽着 頭髮根兒直發扎 大人說這幾句話 轉身便出了大殿 衆人隨了大人 歸了東配殿 大人吩咐叫他們歇息去 天霸他們就歸了白 的屋中 大人見他們走後 便在外間屋 張椅子上坐下 施安給大 倒過一碗茶來 施孝給裝了一袋烟 大人素常本就是體恤下情的人 遂說你們二人也歇息去吧 施安原是個義僕 遂說道 你是上了年歲的人 還不關我們是年紀人 更不覺得累了 大人也明白他二人的意思 不忍在主人頭裏先睡 大人也就不理他們了 就在那裏靜坐 將要發困 就聽廳子板兒 叭噠一響 趙璧由外邊兒進來 說道大人你還沒睡覺呢 大人道 還沒有呢 趙璧看大人的那個意思 就知道是另有別事 大人說道你不在下面歇息 上來作甚 趙璧說道 天霸他們商議的是分二班兒上夜 叫我來到這裏 保護大人的虎駕 大人點頭說道 好 那末你就坐在那兒吧 趙璧請了一個安道 謝謝大人賞座兒 說着坐在靠門兒的一張椅子上 他跟着、說道 大人你關不關 大人搖了搖頭 說道不關 趙璧說道我給你說個小笑話兒解解悶好嗎 這時大人正覺得煩悶 一聽他要說笑話兒 遂點點頭說道你就說一個小笑話吧 施安施孝 二人也很樂意 瞪着眼睛望着趙璧 趙璧問大人道 你聽軍的聽素的 大人一聽 把臉住下一沉說道 不用說了 趙璧一聽也自知失言 就不敢言語了 施安施孝也知道大人惱了 二人 轉身到裏頭行李上略歇一歇 老年人覺着困倦 遂以腕爲枕 爬在桌上睡了 趙璧一看 這可好 我不來 人家就坐着的坐着站着站着 我一來倒走的走了睡了睡了 想到這裏 覺得身體有些涼 一回頭 知是簾子縫兒進來的風 遂站起身來 輕輕的把隔扇關上 又把椅子搬到門前一放 自己往上一坐 把左腿搭到右腿上 其名叫鴨脖腿兒 坐了會兒 自己也要睏了 烟壺掏出來 打開蓋兒磕了點兒鼻烟兒 磕在左手的手心裏 把烟壺兒用

三指一攏 再用大食兩指捻點鼻烟兒 聞到鼻孔上覺得很爽快 一連就開了幾鼻子 可是終振作不起精神來 也是他連日的勞乏 這時覺得心中一迷 依然睡着了 他這個睡覺與衆不同 素常就能坐着睡覺 這就是綠林道的傳授 在樹枝兒上還能睡覺哩 這個時候有三更天 天霸他們外頭可就換班了 外頭歸了包堆才十個人 前半夜就是孫玉堂帶着張祥楊秀孫琪黑士傑 分頭值班 上夜 後半夜是天霸帶着李俊彭紀珍萬君兆朱光祖他們 個人值班 天到了三更 天霸便帶了四人 出來換班 可是在大人的房門外見面 孫玉堂和天霸他們見了面 必要說兩句客氣話兒 就在這個時候 忽然聽得大人在屋中喝喊 說好賊 你真敢刺殺本府 跟着就聽吧吧 啞啞我的媽呀 爲何屋裡這麼亂 是趙璧手重攢着烟壺兒 坐在椅子上睡了個挺酣 大人是由夢中驚醒 忽的往起一站 說好賊 真敢刺殺本府 趙璧在朦朧中聽大人一喊 他一害怕 手兒一鬆 就把烟壺掉在地下了 吧吧一聲摔了個粉粉碎 他遂啞了一聲 連忙站起身來 定睛觀看大人 祇見大人站在那裏 兩手扶着桌案 滿頭是汗 眼望着自己說趙璧你可曾看見刺客 他遂往那裏去了 大人說着話兒 眼就往隔扇外看 趙璧也一回頭 就在這個時候 聽克叭一聲響 這兩扇隔扇猛的一開 彭的一聲 正碰趙璧的鼻子上 疼的他啞啞了一聲 一摸鼻子 血可就流下來了 大人也是一驚 就見隔扇一開 孫琪常先走進 背後就是天霸玉堂等 衆人是一擁而入 原來他們衆人聽大人一喊 孫琪一着急 一抬腿就把隔扇踹開 邁步直入 天霸緊隨在後 進來一看大人站在那裏精神似乎發怔 見他們進來 才坐在椅子上 長長的喘了一口氣 天霸再回頭看趙璧 見他捂着鼻子直轉磨兒 嘴裏是啞啞啞啞的嚷個不住 黑士傑遞給他一卷兒紙 趙璧才止住了聲 自己那兒揩血 堵鼻子 慢慢兒的一拾完了 遂來到天霸的身旁一站 正跟朱光祖萬君兆他們哥倆對臉兒 天霸才過來問大人 您是什麼樣子了 大人說道 剛才本府爬在桌上睡着了 忽然覺得由

外面刮進一陣風來 風過之後進來兩個人 頭一位 是個白髮蒼蒼的老人 手拄竹杖 在他身後

那位 而如冠玉 眉分八彩 目如朗星 準頭端正 額下五綵鬚 頭戴烏紗身穿大紅 腰束着

玉帶 手裏拿着牙笏 本府就問 你二人是何 來此作甚 就聽 戴烏紗帽的說斜土坡邊一字

成 白頭王子耳未空 他說了這兩句便不言語了 跟着就見那白鬚子老頭把竹杖一舉說道 十一

輪迴功行滿 土也成金魚化龍 本府就問他們 說本府沒有和你們吟詩 我是問你們 本處的徐

氏女 被何人所殺 那個白鬚子老頭兒 點點頭 遂用竹杖往外一指 就見進來一個女子 是蓬

髮垢面見了本府 他就要哭 似乎是向本府求救意思 就在這個時候 由外面又進來一個年約三

十餘歲的男子 是短衣襟小打扮 絹帕勒頭 臉上有七顆珠砂紅痣 他進來一刀就把那個女子攔

翻跟着又把女子的雙足剝去 本府在旁邊兒喝喊 說你這惡人真敢在本府面前行兇 那個賊聽我

一喊 他一正面 本府正細看他的像貌不想那賊人抖手一鏢 正打在本府的左肩頭 本府一驚吓

嘎啾的一聲 方才驚醒 原來却是南柯一夢 你們想想這一夢 主何吉凶 衆人一聽 大人說的

跟真事一樣 都不由的毛骨悚然 孫玉堂說道 這四句詩很容易明白 那個紗帽紅袍說的那兩句

是斜土坡邊一字成 把土字和成和到一塊兒 恰正是個城字 二句 白頭王子耳未空 王字上

攔一白字旁加耳不呈隍字嗎 以這兩句話看來 那個戴烏紗帽穿大紅袍的人 一定是城隍了 那

個老頭說的那兩句更容易明白 十一輪迴功行滿 十一 往一塊兒一湊合 可不是一個土字 二

句土也成金魚化龍 把土也併在一起豈不就是個地字嗎 大人跟着說道 如此說來本府明白了

這一定是城隍土地顯聖 來指點本府 那個女子一定是徐氏女 那個面有七顆痣者 便是行兇作

惡之人 是城隍攝了他的靈魂 來叫本府在夢中看明白了他的像貌 你們衆人可有認識此人的麼

萬君兆 聽了大人的話 他万要往前一邁步 朱光祖伸手一揪他的辮子 就又把萬君兆揪回去

趙壁一看 跟着就過來給大人請安 說道 那個面有七痣之人 下役知道 大人道 你知道你就說吧 他是誰 趙壁道 知道可是知道 致於是誰你得問朱光祖 朱光祖連忙向前說道 趙壁這事關係重大 可不要胡說 趙壁冷笑一聲說道 朱光祖你那套還使的出我的手裏 方才人家萬爺剛往前要說 你一揪辮子 就又把牠揪回去了 誰要揪回他去 這時我們早就知道這個人是誰了 朱光祖一指他說道 你這小子太壞了 大人說道 五壯士不可埋怨趙壁 要知道此人是誰 不妨直說 要與五壯士是親友 本府必從輕辦理 要是隱而不說 可對不起咱們這幾年相處的感情 朱光祖說道 我師弟要說的 是我們本門兒 有個姓謝的 單名叫虎因為他臉上有七顆紅痣 像桃花似的 因此得了一個外號叫一枝桃 他原籍是西湖燕子峪 謝家的人 後來他移居在鄭州 他作買賣 便住座鄭州廟 可又常在山東歷城縣霸王莊惡狗村 和黃龍基搭夥作買賣 剛才我師弟要說的 就是這個人 我想他不能到江都縣來作案 趙壁在旁湯兒答言 說五哥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就拿我說 我是直隸人 黃天霸是紹興府人 老大人是北京人 怎麼都跑到這兒來了呢 不是每人都有兩隻腳 愛往那兒跑 就往那兒跑 再說咱們當官人的 得設法拿賊 老大人問案是究情問理 你想那謝虎是杜雲龍的師兄 他上這兒來 必是為杜雲龍而來 據我想一定謝虎 就請大人下公事拿謝虎 萬無一失 大人想了半天才說道 不錯 我也不是本地的官員 也不用出什麼錢票 由明天起就給你們三天限 要嚴拿這個謝虎要拿着更好 要拿不着 別看這件事兒小 本府可就暫不能回京了 你們趕快去 預備明天捉拿賊人 天霸答應 帶衆人退將出來到了西配殿 天霸說咱們商量商量 趙壁說道 先不必商量 咱是養精神要緊 咱們睡吧 衆人也實在睏倦 各自安歇 到了次日天明 衆人起來齋飯已畢 天霸說道 咱們不必在公館裏吃飯了 咱們每人帶些零錢去訪拿謝虎 那兒餓了 就在那兒吃 衆人都說好



朱光祖說道：「你們去訪，我們哥兒兩個可不能去。」趙壁道：「這又是什麼主意？」萬君兆接言說道：「趙大哥你不要多心，我們是因爲跟謝虎很熟，我們還沒看見他了，反倒被他看見我們了，豈不是耽誤事嗎？」再說都出去，公館裏一個人不留，也不像話，不如我二人跟大人作伴兒倒好。」天霸點頭說道：「這樣也好，咱們這回出去，最好是兩個人一撥兒。」趙壁接言道：「兩個人一撥兒很好，咱們都是誰跟誰？」張祥說：「我還是跟楊秀。」我們兩人一撥兒。」李俊道：「這回我可要搭個新伴兒。」我和彭頭兒我們兩個人一同走。」趙壁說道：「這一回老兄弟，咱們哥兒兩個一塊兒走。」天霸道：「很好。」趙壁一拍巴掌說：「今天這個謝虎，一定拿的着。」天霸道：「怎麼見得一定拿的着？」趙壁說我邀着老兄弟一同兒走，你沒有這麼痛快過。」今天這麼痛快，所以說斷定那謝虎一定跑不了。」天霸想了想也樂了。」這時黑士傑說道：「咱得找個對色兒的。」孫大和咱哥兒兩個一塊兒去拿謝虎好不好？」孫琪說道：「好。」小子，大叔一定跟你去，誰知道孫琪今天可有點好意，是他知道，近來黑士傑存倆錢兒，便打算要吃他，要不叫吃就打，豈不知趙壁這回一定要跟着黃天霸走，他也有他的心思，他是因爲常聽天霸說江都縣北門外會蘭莊，有座翠雲樓，有一種鍋燒鮎魚，人人都說保定府的鮎魚最好，可是要比上這裏賣的可差多了，因爲人家賣的一條鮎魚有三個味兒，是鮎魚本是一身黏，渾身上要吃鹹，腦筋要進五香味，單吃阻唇兒那點甜，趙壁說這個鍋燒鮎魚，不是一天兒了，今天他才跟天霸一同兒走，想要吃這個鍋燒鮎魚，天霸忽然想起一件事兒來，問趙壁道：「今天咱們上那方去？」趙壁說道：「向北。」天霸道：「要上北，我還有點兒事情。」趙壁問什麼事，天霸道：「當初我在這裏當班頭的時候，常上北門外翠雲樓去吃飯，記得還短人家三十兩銀子，老大人陞任的時候，我忙亂的也沒得去，這回既經過這兒，可得給人家送去。」趙壁道：「應該給人家送去。」天霸看了他一眼，湊帶四十兩銀子，以外還帶些銅錢，這時李俊他們都已走了，天霸向孫玉堂說道：「孫大哥

今天你也不用出去了。你和五哥他們哥兒兩個保護大人吧。玉堂道：公館裏的事就都交給我。

你就放心去吧。天霸答應，便同了趙璧出得公館，奔北門而來。在道兒上，天霸問趙璧道：我問

你上那方，你說往北，我問你往北準拿的着賊人嗎？趙璧見問，四顧行人都離着很遠，遂低聲向

天霸說道：這你還不明白，我聽得說，施大人初任江都縣的時候，你不是跟着大人私訪，在會蘭

莊翠雲樓，拿過一枝蘭嗎？這回咱們再上那兒等一枝桃，這就叫翠雲樓起，翠雲樓落，黃天霸聞

聽，覺得他說的有些道理，就點了點頭，二人說着出了北門，走了不遠，就是會蘭莊，老遠的就

看見翠雲樓了。這時趙璧的腳底下便加上勁兒，天霸跟着，眨眼的工夫，就來到翠雲樓。趙璧是

昂然直入，在櫃臺前一站，先生抬頭看了看他，將要前去寫賬，一眼就看見天霸進來了，忙放下

筆，站將起來，笑臉相迎，哈着腰兒說道：黃大老爺少見哪，你哪往樓上請吧。這時夥計們也都

迎上來，這個說黃老爺少見，那個說黃大老爺你好，趙璧用手一拍櫃檯，喊道：媽的這是什麼年

頭兒，真是綢子眼圈兒，緞子眼邊兒，狗眼看人低，看他穿着綢緞，便是黃大老爺長，黃老

大爺短的叫個不歇，其實我是他的哥哥，就是因為穿的是破些兒，就沒有人理我。先生聞聽，忙

陪笑說道：這是夥計跟大爺你不熟，所以才怠慢一點兒，望黃大老爺千萬別怪。趙璧一翻眼睛說道：

好說孫二爺，你別胡給我改姓，先生一怔說道：你不是說是黃老爺的哥哥嗎？趙璧哼了一聲，

道：哥哥怎麼着還假呀，我是他盟兄誰不知道。先生道：那末你貴姓？趙璧道：我姓趙，先生

道：原來是趙大爺，快請上樓吧。夥計也說道：請趙大爺上樓吧。趙璧道：可不是上樓，天霸一

推他道：快上樓吧，趙璧便不再言語，大搖大擺的上得樓來，天霸跟着到樓上一看，這麼大的一

個酒樓，才有一個位座兒，就着這個位座兒，也就在五十多歲面皮發黃，那個樣子是病剛好，兩

撇燕尾鬚，小辮打的倒是很俐落，可是短頭髮，足有三寸多長，穿一身粗藍布的褲褂兒，舊可

是舊洗的挺干淨。上頭有許多的補綻。惟有這條紫花布的套褲。上頭補着灰色布的補綻。脚底下是一隻夫子履。一隻雙臉兒鞋。一隻毛藍襪子。一隻鞋上補着一個桃兒。一隻上補着個石榴。這不問可知是人家的夫人是個巧手。雖然這樣貧寒。不讓他丈夫破衣露肉。再往桌子上看。擺着兩碟兒涼菜兒。一盞燒酒。一個酒盅兒。旁邊撮着一撮兒銅錢。趙璧進門兒。就對着這位。找了張桌兒。坐下。天霸一邊兒看這個人。一面用手擦自己大褂後襟兒。就坐在橙兒上。這本是天霸性情。一生就好潔淨。穿衣裳最愛乾淨。每逢坐的是候。必要把大褂擦一下子。他是恐怕把大褂兒壓摺子了。誰知那個老頭兒。一看他擦大褂兒。他把咀一撇。就把臉兒扭到那邊兒去了。就在這個時候跑堂兒的過來。給擺杯箸。跟着就問大爺要什麼菜。趙璧道。都說你們這兒的鍋燒占魚好吃。今天我也來嘗嘗。你給我們來四盤兒鍋燒占魚。要兩盞遠年的花雕。堂役答應下去。工夫不大。先把酒給拿上來。然後就把四盤占魚。端上來。趙璧夾一箸子放在天霸面前。菜碟裏說道。老兄弟。你常說魚頭好吃。這個魚頭給你。我吃這個身兒。說完了。他低下頭就吃起來了。他光顧了吃。可就沒看天霸。那知這時黃天霸是另有所思。他看那個老頭兒。是越看越面熟。那個老頭兒。還叫躲他。那個老頭兒越是躲。黃天霸倒要細看看他。後來把他看急了。那個老頭兒。遂一點手。把堂役叫過來。說道。你給我算算。堂役笑道。不用算。兩碟兒涼菜兒還沒吃。你就給一盞酒錢吧。那個老頭兒。搖頭說道。我雖然沒吃。也照樣兒給錢。說話之間。他把錢一份兒一份兒數好了。就放在桌上。然後對堂役說道。我今有件事求你。回頭要有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來找我。你就告訴他。我在北門外街東柳蘭居。等他。堂役說道。你貴姓。那人長嘆了一口氣。天霸心想。你祇要說出姓麼來。我就能想起你是誰來想到這裏。便望着那個老者直出神兒。就見那老者嘆了一口氣說道。你不便問我姓甚麼。回頭他來了你就跟他說你看見這雙鞋兒了嗎。你一告

訴他穿的是差樣兒鞋。他就知道了。堂官問聽點點頭說道：「好吧。你交給我吧。」那個老者又道：「了一聲勞駕，才下樓去了。」天霸用眼直把那個老者送下樓去，才長嘆了一口氣說道：「唉，又像又不像。」趙璧聽他忽然說這兩句，抬起頭來問道：「老兄弟，你倒是吃不吃？」天霸瞎了一些說道：「趙大哥，你真沒心。我這正看方才走的那個人，甚是眼熟。」趙璧道：「那你爲什麼不叫他？」聲呢。天霸搖了搖頭說道：「這個人要果然是他，我不叫佈還好，要一叫他，走的還快些。我要打算請他，除非跪下。」

就叩頭。趙璧一驚說道：「你欠人家多大的情？」天霸道：「要說欠的情，就很難形容。要把良心一變，不但半點兒情也不欠他的。」他這欠我們的情呢？趙璧道：「你看他倒是像誰？」你跟我說一說。天霸

眼圈兒一紅，說道：「你一定要知道。」我看他，好像當初跟我父在一塊兒的。那個神眼計全。我計

大哥，趙璧道：「你看着既是像計大爺，你爲什麼不攔住他？」天霸道：「這裏的細情，你不知道。我父親臨終的時候，把家法交給我計大哥，又在床前時，我給我計大哥叩頭，說我年輕，萬一將來在外

邊交了狐朋狗友，作些不法之事，就叫我計大哥，用家法管教我，保持住了我父親一世的英名。萬沒想到，自我父親死後，我就沒遇見一個好人，沒有一年的工夫，我就把我們家花去有一

半兒，氣的我計大哥，就用家法打我。那時我還不明白事理，就問他：「你吃着我們喝着我們，還要打我，你真是奴欺主。」我計大哥一聽，把家法往地下一扔，他就哭了。他說：「總算我計全錯了，可

這是三爺臨終的遺言，叫我管教你。現在你也不服管教，我他就是一走兄弟，你要再跟那些狐朋狗友連串，你可就有敗家亡身之虞。我的性子本是很暴，那時又在糊塗陣裏，就說我父親是給我

留下的產業，碍不着你姓計的相干。你要走還是趁早走。我計大哥也真對得起我，立時帶了我的計大嫂，還有他那個孩子計千，人家是喚腳就走。我看你倒很過意不去，還拿了一百兩銀子，給我計大哥，誰知我計大哥堅辭不要。我想給侄兒計千兒，他比他父親更慳吝，嘩喇就把銀子扔在

地下說考叔 我雖是小孩子 現在可不能花你的錢 等我長大成人 作了官兒 你花我的吧 我聽了他說的話 當時臊的我臉通紅 眼看着人家三口 就走了 自從我計大哥走後 我就和那些孤朋好友 在一塊兒 幾年的工夫 就把我父親一輩子所賺的家業 就被我花出去了 無奈何 才到惡虎村落草 到現在我仔細想來我計大哥才是真正的好人 你想想今天我見着人家豈可不給我計大哥叩頭 可是叩完了頭 要不是我計大哥呢 豈不叫人恥笑嗎 趙壁嘿嘿一笑說道 趕情你爲的是這個話未說完 就聽樓梯登登一響 由下面上來一人儀表不俗 怎見得有讚爲證

看此人 在年輕 眉清目秀嘴唇紅 准頭端正元寶耳 髮辮盤成一條龍 面如桃花新過雨 七顆珠痣血點紅 官紗大掛荷花色 薄底快靴足下登

二百銀子懷中抱 兩封書信手中擎 若問來者那一個 姓謝名虎字儿成

天霸和趙壁正在說話之時見上來這人 手裏抱着一大包銀子 還有兩封書信 東瞧西看 看了半天 他一垛脚 說道 堂官 剛才來了一個穿兩樣兒鞋 襪子上還有補綻 年有五十來歲的人 你看見了沒有 堂官說道 不但見了 他還留下話兒了 說是在北門外柳藤居等着你 那人開

聽哼一聲 一轉身 就下樓去了 在他一轉身時候 天霸向他臉上一看 祇見那腮上有七顆紅痣 天霸一怔說道 趙大哥你看這個人是誰 趙壁淨顧低頭吃魚呢 聽天霸一說 他忙抬頭一看 誰知那個人已算下樓去了 遂問天霸道 老兄弟 你看見甚麼了 天霸說道 我看剛才上來那

人 腮上數顆紅痣 像是大人在夢中所見的那人 趙壁一拍桌子說道 那就是一枚桃謝虎 老兄弟快追 天霸連忙站起來往下面就跑 趙壁也跟隨在後 趙壁出了翠雲樓 再找那人時 踪跡不見

兩人又找了個高埠 上去往四外看了看 那裡還有影趙 回到酒樓歸坐之後 天霸叫過堂官來

問他道 剛才來的那個三十來歲的人 和剛才那個穿破爛兒的你認識不 堂官搖頭說道

這兩個都是生飯座 我不認識他們 天霸不語 趙道說道 你們剛說什麼柳簾居 這個柳簾居

在那裏 堂官說道 柳簾居就在北門外頭是個小酒舖兒 天霸道 你快算帳吧 我

也不吃了 趙壁道 老兄弟你多少吃一點兒好不好 天霸道 我一點兒也吃不下去 我心

裏有事 趙大哥你要跟我好 你設個法兒 叫那個人把自己的真名姓說出來 趙壁道 兄弟你給

我五百錢 我就叫那人自道名姓 若果然是計大爺 他必然說 姓計名全 要不計大爺 人家

一定道他自己的名姓 可是這五百錢 你就算白花了 天霸點頭稱是 說着就由腰中拿出有七八

百錢遞給趙壁說道 這件事就全仗趙大哥成全我了 趙壁點頭 把錢接過來往腰中一掖 這時堂

官已竟把飯帳算完 天霸給了錢 哥兒兩個出了翠雲樓 直奔江都縣北門而來 趕到了北門附近

遠遠的就看見有一帶的綠竹子花柵兒 柵門兒開着 門口兒挑着一個牌子是柳簾居 趙壁往裏

女面一看 遂笑對天霸說道 老兄弟你別着急了 那個人還真沒走 天霸道 那麼你就快去吧

趙壁道 可是這麼着 你可在柵欄外頭聽着 他一道姓名 我說計全計大太爺你可趕快進去

七救我 要晚去一會兒 計大爺就許把我打死 天霸道 也沒有這麼厲害的計大爺 你就去吧 我

一聽他自己道出名姓 我就進去給他叩頭 趙壁說道行了行了 你可聽着呀 天霸點頭 遂來

貞在竹柵前 找個清淨的所在 站定 趙壁便大搖大擺的進了柳簾居 一看那個人靠在靠西一張桌上

坐着 趙壁便在那人的對面抓個座兒坐下 堂官趕緊的過來 笑道你老是吃飯是喝酒 趙壁

道 茶我是在家喝裏足了 你給來一盤子雞子 再拿一盤兒麻花 來一壺酒 論說這兩樣東西

應該用兩個盤兒盛着 夥計覺得可以省點兒事遂把麻花和雞子兒 擱在一個盤兒裏 拿了一

壺酒一個盃兒 就放在趙壁的面前 趙壁一看就火兒了 遂說道 你這個東西太可惡 這兩樣兒

東西 你怎麼放在一個盤子裡 你看 兩雞子一邊兒一個 當中擱着麻花 你看這多麼惹蟲 夥計趕緊陪笑道 客人你別着急 這是我錯了 說着立刻又拿過一個盤子來 把兩雞子分盛在兩個盤裏 趙璧嘿嘿一笑說道 夥計你別着急 我是愛說愛笑的人 兩雞子東西別看放在一塊兒不好 看 要是吃在嘴裡 還是照樣兒香 我是好打哈哈呀 夥計 大概你不認識我了 夥計道 我實在眼拙 忘記客官了 趙璧道 你忘了今年正月十六 我還是在這裏喝的酒呢 酒保兒點點頭問道 你府上在那兒住 趙璧一啣阻兒說道 就是西北那個大村莊 夥計說道 啊你是謝家屯的人 趙璧點頭說道 可是在後街住 我告訴你 十六在這兒喝完了酒家去我的女人得了一個暴病就死了 我忙合他的喪事 整整的忙了一個多月 大前天天下小雨 你可還記得 夥計道 我倒沒理會 趙璧說這許是你睡着了 下雨時候已是定更天了 我是光棍一個人 住着獨門獨院 剛死了媳婦 趕上這下雨的天 外頭一廳小風兒 我就聽柴火垛 刷刷刷的直響 我怕是有賊 趕緊的下床 端燈出來一看 就見有一個人 在柴火垛那兒蹲着 細看這個人 年有五十多歲 是八字燕尾鬚 面黃肌瘦短頭髮有三寸多長 小辮打的倒是很利落 我趕緊就問他 你光着身子 蹲在這裏幹甚麼 他就哭了 他說 遇見歹人 把他的衣服剝了去了 自己住的那院兒裏又有四個大閨女 簡直不能回去 打算在這兒忍一宿 等明天遇見熟人 煩他給拿衣服 就可以回家了 我聽他說的可憐 當時就動了惻忍之心 遂說天這麼涼 你一點衣服沒有那裏行呀 再說這個雨要下常了 柴火垛一濕 你就沒有地方去了 你和我上屋裏去吧 我也是光棍兒一個人 是剛死的媳婦 我這兒睡一宿 等明天天亮 我給你找幾件衣服 你就可以回去了 他就和我點點頭 我遂把他帶到屋中 我看他太冷 就把我一件大皮褂 拿出來給他披上 又看他那個情形是沒有吃飯 那天我吃的是烙餅 片兒湯 還有一大盤炒雞子兒 把片湯熱了熱



後

集

五

女

七

真

就給他端了來。他是真餓急了。看我端過吃的。他就毫不客氣的大吃起來。一剎時就把東西都吃完了。這時候我看他的臉上。才變過色兒來。安排叫他睡覺。我們那個炕的當中放着一個小炕桌兒。他躺的是我睡覺的地方。我可就在我女人沒死時所躺的地方躺下了。我說你呀就快睡覺吧。暖床熱被。這個炕燒的還是真熱。他點了點頭。把皮襖一脫就躺下了。我看了他半天。見他像是睡着了。才起來慢慢的。把衣裳脫了去睡。可就睡着了。趕到天亮一看呀。真是這個年頭兒不喜好人。咱這樣對待他。總算不錯吧。誰知他倒偷了我一水。我一吞點東西。是丟了一身褲掛兒。丟了一雙套褲。一雙襪子。兩隻鞋。夥計你聽着一定奇怪。鞋怎麼不說是一雙。說兩隻呢說來也好笑。我有兩雙鞋。一樣兒是夫子履。一樣兒是雙臉兒鞋。他一樣偷了一隻走。酒保兒說那也值不了多少錢。你也不必着急了。趙壁假粧着一蹶腳說道。要論這個東西本不值什麼。因為那雙襪子上有兩個補綻。一個補着一個桃兒。一個上補着個石榴。是我女人活着時候補的。這就是物在人亡。我就把這雙襪子。作為紀念。沒想到被這個下三濫的人給偷了走了。我上這來就托你一件事。多怎你要看見有穿這雙襪子的。不論花多少錢你給買過來。我必然重重的謝你。夥計聽他說完。有意無意的答應了一句。也就走開了。在對面坐的那個老者。抬起腿來看看自己的鞋襪。又看了看自己所穿的衣裳。心裏這個惱呀。心說就憑我這個名姓去做這種事。這個氣往上一撞。遂站起身來說道。朋友我穿的這個差樣兒鞋。是你的不是。趙壁低頭看了看。說道。不錯不錯。這是我的東西。那人一聽可真急了。趕步向前。一立自說。是我不是呢。趙壁向他臉上一看。說道。大概是。那人氣往上撞。上手一幌。底下一抬腿。就把趙壁踢倒。跟着往前一上步。就把趙壁踏住。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說道。小輩。你可認識某家。趙壁說道。我認識你。你沒名沒姓。半夜三更的老頭兒。那人用力綵了趙壁一下說道。爺爺是江湖上著了名的英雄。趙壁說道。

沒聽說過 那人道：「我告訴你，我乃揚州神眼計全，誰人不曉，就憑我會偷你的東西，你真活活把我氣死。我今天要打死你，你也不知我計神眼的厲害。」說着，他是揚拳就打。趙璧就喊道：「救命要打死人嘍。」就在這個時候，天霸早由外面跑進來了，喊道：「計大哥，小弟來了。」計全一回頭，見是黃天霸，遂咳了一聲，說道：「老兄弟你來的好，先幫着我打這個東西。」他說：「咱們哥們偷他東西，天霸來到近前攔住計大哥，叫他坐下，然後自己雙膝跪倒，二目落淚，悲聲說道：「計大哥，你這記恨小弟嗎？」計全一擺手，說道：「你先別磕頭，先幫着我打這個東西。」打完了他，咱再叙家務。」天霸道：「大哥息怒，他也不是外人，他是鳳鳴左銅鍾張三叔的徒弟。」計全一蹶腳，說道：「他就是趙璧，這時趙璧已站起來，說道：「可不是我是誰呀，剛才戲耍大哥，實該萬死。」望你原諒。」計全這才明白，遂說道：「你們兩個人太可恨了，說着邁步就往外走。」天霸一把拉住，悽聲說道：「大哥，難道你還記恨那十年前的事嗎？前十年我是錯了，我那時年輕，我還渾着了，現在我明白呢，你那時說的全是金石良言，你全不念，就念在我父親臨死的遺言，饒了小弟吧。」說着，他那雙虎目，撲簌簌的流下淚來，計全聽到這裏，他可忍不住了，亦就放聲大哭，說：「老兄弟，祇願你說那個話，你叫我心裏夠多麼難過，真是刀孔肺腑一樣。」趙璧說道：「老兄弟，今年才二十多歲，前十年他是個小孩子，就是有點兒小過錯，你也該饒恕他，因為你是走南創北的豪傑，量寬如海，再說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只想黃三爺待你的情分，也該饒恕他一回。」計大爺聽了趙璧的話，點點頭，說道：「我豈能昧了良心，祇要我兄弟明白過來，我焉有不原諒的道理。」說着，伸手把天霸攙起來，他的淚可就又流下來了，說：「老兄弟，我且問你，你可是二爺的親兒子，我是他老人家侄子，自從你離了紹興府，你上過幾回坟，天霸紅着臉兒，搖了搖頭，計大爺長嘆一聲，說道：「我不怪你，我去怪誰，你怎麼不給老爺子燒紙去，你看我窮到這個地步，我是年年必回去，在

三爺的坟前祭掃 每到了七月十五 就是刮黃風下綠雨 我也要去的 天霸聽到這裏 嘆通又跪倒在地 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 然後說道 謝謝計大哥教訓 從此小弟 每年必定回塋祭掃 計大爺點頭說道 好兄弟 本該如此 說着就把天霸拉了起來 趙璧道 你們哥兒兩個的事 都是陳穀子 爛芝麻 也應該說幾句現在的話 計大哥我問問您 你在這兒倒是等誰 計大爺一個猛勁兒 說道 君等謝虎 天霸問道 你等他幹什麼 計全開聽 又嘆了一聲 說呀 提起來這是一言難盡 書中代表 自從計全離了黃宅 帶了妻子孩兒 飄流在外 因為臨出來的時候 是赤手空空 並無投奔 後來想到一個朋友 就是賽魚鷹子何路通 那時何路通尚在家中 計大爺便想要投奔他去 遂把計大奶奶鐺子合了銀錢 僱了一輛車 言明是上揚州府城裏雙竹竿巷 僱好車腳之後 他一家三口 遂奔揚州府而來 到了雙竹竿巷何宅門首 遂給了車腳錢 然後叫門 就聽裏面有人答應一聲 跟着門兒一開 出來一人 計大爺看時 正是魚鷹子何路通 這段書原是倒插筆 那時何大爺還沒上太湖哩 自己正和妻子說話 忽然聽得外面有人叫門 趕出來一看 原來是多年的老友計全 趕緊作揖說道 大哥你這是由那兒來 計大爺長嘆了一聲說道 一言難盡 回頭咱們裏邊兒說去吧 你嫂子亦來了 何大爺遂向前接見了嫂嫂 又一看還有一個小孩兒 祇見他天庭飽滿地闊方圓 真是丰采可愛 自己將要問話 那個小孩兒就過來了 說道 大叔在上 小姪兒計千給你老人家磕頭 說着便跪下了 喜的何大爺一哈腰就把他抱起來了 對計大爺說道 大哥這是你一世忠誠之報 這個孩子夠多麼好 將來這個孩子 一定比我強 計大爺說道 兄弟你誇獎了 何大爺遂住事相讓 一同來到內宅 何大奶奶和計大奶奶 本就認識 並且姊兒兩個還是很對勁兒 何大奶奶遂向前給嫂子行禮 說了幾句客氣話 就讓到裏邊兒去了 要按小孩的性情 都是願意跟娘 惟有計千却總跟着父親 見他的母親和嬸子上裏邊兒去了

他就來在自己父親的身旁一站，規規矩矩的伺候。這個計千既和尋常小孩兒秉性不同，將來的成就，當然和旁的小孩有別。後來這個計千計遠太，以武技成名得了一個外號叫粉麒麟，保欽差大人于得水，往山西放糧，身爲押糧副將，在武俠忠義圖上，是赫赫有名的英雄。這就計大爺一輩子忠厚，所以生了這樣一個子弟，暫爲不提。單表何大爺，請計大哥坐下，從人給獻上茶來。何路通就問，計大哥不在紹興府幫着老兄弟料理家務，來到揚州找小弟，莫非老兄弟有什麼事嗎？計大爺搖了搖頭，說道：唉，提起這件事來，我想着真對不起黃三爺，說着就落下淚來。何大爺一看計大爺這種情形，忙問却是爲何？計大爺遂把和黃天霸拌嘴的話說了一遍，說老兄弟的說的話，句句扎我的心。我在那兒實在住不下去了，所以才出來投奔你來。何大爺說道：既如此，你暫不必回去了，先在我這兒住着吧。吃喝足用，計全說道：兄弟那樣一來，咱們哥兒兩個的交情就要就誤了。我知道兄弟你在城外有許多房子，兄弟你給我騰出幾間來，我就算住你的房子，致於家用，我自己就可以籌備了。我說這個話，兄弟你可別怪，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愚兄決定這麼辦。何大爺說道：你說這麼辦，就這麼辦。我知道你的脾氣，你現在就可以跟我走。揚州城北門外下關廂，還有三間小房子，是獨門獨院，房外還有幾畝菜園子，也歸你種。我還有一點兒事，告訴哥哥是有人薦我到太湖，如果商量成了，哥兒兩個盤桓幾天，我也就走了。計大爺說道：很好，我也就不打攪了。兄弟你就把我送去吧。何大奶奶在裏屋一聽他們要走，遂出來說道：大爺大嫂，由這麼遠來，一路勞乏，說什麼也得住幾天再走。何大爺說道：也好，那個房子也得收拾收拾。回頭我叫他們拾掇拾掇，明天一定搬家。計大爺一聽也就無話可說，便存何宅住下了。第二天，天光一亮，何大爺就命人把計大爺手使的東西送過去。計大爺一家三口，又在何宅吃了早飯，何大爺才把計大爺送到北門外下關廂街東，院子不大，可是很整齊。一院三間房子打

婦的非常潔淨 院子裏還有一顆小槐樹 計大爺一看 很合心意 就到屋中安置了安置 何大爺又給留了三十兩銀子 墊辦着零花 就在這個時候 外面有家人來找何大爺 說太湖有人來了 請你明天一早就去 何大爺一聽一皺眉 遂對計大爺說道 大哥 這個太湖寨主 你可知道嗎 計大爺道 可是金鈞大王李廣通嗎 何路通點頭說道 正是他老人家 他與先父很有交情 現在他聽人說我在這裏了 就三番五次派人來請我 這次是第三次了 明天我可不能不走了 計大爺說道 兄弟你上吧 你正在壯年應該在外面再創蕩幾年 愚兄也就不送你了 何大爺站起身來說去要 計大爺點頭 何大爺轉身往外便走 計大爺把他送出大門 計大爺說這 兄弟我也不遠送了 就祝你一路平安 到了太湖急速給哥哥來封信 何大爺答應着已去了 何大爺走後 計大爺回到屋中 一看這屋的東西 還不整齊遂又拾掇拾掇 誰知便累了一身汗 計大爺一脫衣裳 就叫風冒着了 到了轉天就起不來了 就害了一場熱病 這場熱病剛好 三十兩銀子也挑費完了 計大爺想銀子雖然沒有了 可是我既好了 就不愁沒銀子 誰知計大奶奶又躺下了 計大爺真是急的無可如何 計大奶奶起來了 計千又躺下了 雖然有幾個朋友 計大爺就都找到了 祇得典當些銀子 給千兒治病 這一天 計千的病剛好 來到外面吸些空氣 誰知被一個老道看見 這老道一看這孩子根基很厚 便來找計大爺要化這個孩子 一來計大爺看那個老道是尋常人 二來這個孩子去了 也可以減一份兒挑費 遂慨然應允 老道說 十年後我必叫這個孩子作事 可并不是我的能耐 可是這孩子像貌帶出來的 計大爺說好好 你就把他帶了走吧 計大奶奶也是無可如何 眼看着老道把自己的兒子帶走了 趕老道把計千領走了 計大爺才想起來還沒問那個老道姓字名誰了 我這是怎麼的 糊塗塗塗的就叫人家把兒子領走了 那個老道要是歹人呢

## 第

## 一

## 集

豈不苦了我的孩子了嗎 計大爺是越想越着急 真急的渾身出汗 出來進去的直轉磨兒 計大奶奶看自己丈夫着急的情形 就知是爲了計十兒 雖然心裏也很着急 却不忍叫丈夫急成這個樣兒 遂向前安慰道 你也不要着急 我看那個道爺 仙風道骨 決不是歹人 孩子此去 正好跟他學些本領 他不見許咱孩子十年後必然作官嗎 到了那時還愁見不着他嗎 再說他害病沉重那幾天 他發帶了好幾次 要是那時死了 我們也是無法呀 你只當他害病死了 不就完了嗎 計大爺一聽也對 反正是兒不死 是財不散 愛怎麼着就怎麼吧 想到這裏心裏就安頓了許多 誰知他這一急 出一身透汗 病到完全好了 覺得肚子裏有些餓 便問大奶奶 咱們家還有米沒有 大奶奶說道 有 我給你熬點兒粥喝 大爺點頭 計大奶奶遂熬了點兒粥 大爺喝了 從此計大爺雖然病體大好 可是苦無一計 天天惟有找綠林老前輩 借些個錢大李家莊的紅旗李煜不斷三十兩五十兩的時常給他 李二爺看計全可憐 倒很願意給他 可是計全來了幾回就沒臉來了 就仗着計大奶奶能省會過 有個三十兩九十兩的 就很過一年半載的日子 就這樣的度日 轉眼就是十年 計大爺到了這天是摘借無門 一早晨就坐在那兒着急 計大奶奶倒是很喜歡計大爺問道 我今天很着急 你怎麼倒這樣喜歡 計大奶奶說 你看你臉上的晦紋 沒有了 大概就要時來運轉 作天我把你的衣裳都拾掇好了 襪子也補上了 今天你換上衣裳 到外面去遛遛 巧巧就許碰上點兒財 計大爺笑了笑 說道 出去遛遛倒可以 這個財我可不要碰上 計大奶奶看了看說道 我給你打打辮子吧 說着便把辮子拿過來 給大爺梳攏好了 雖然短頭髮沒剃 小辮兒可光滑多了 大爺又洗了洗臉才出來 到了大道邊兒上 一看地下的草兒都很青了 天氣很是晴和 心裏覺得非常舒暢 計大爺正在那裏觀景 忽聽有人叫計大哥 計全回頭一看 認識是一枝桃謝虎 計大爺就要回避 因爲君子人貧志不貧 知道謝虎行爲不正 別看他現在如

此闊綽 也不過是作賊走運 誰知謝虎早已跑過來了 口稱計大哥 小弟謝虎給你磕頭 說着便跪倒行禮 計大哥見他這種情形很是驚訝 萬沒想到他今天會有此舉 我穿的這樣襤褸 他穿的那樣華麗 而他還未忘舊交 跪倒就磕頭 真是難得難得 想到這裡 遂伸手相攙 說賢弟免禮 你由那裏來 謝虎說道 你先別問我 我來問你 你怎麼混到這個樣子了 計大哥說道 這就是我的運氣不佳 疾病纏身 以致如此 謝虎開聽聽了點頭說道 任你是多大的英雄 真是沒有不怕病的 說着他一伸手便由腰中掏出十幾兩銀子來 說道 大哥 這一點兒銀子你拿了去 先換季 我實在有事 不能到你府上去 遂說道賢弟你千萬不要和我錢 別看我身上穿的襤褸 我家裏多少還有點兒積蓄 足夠吃幾年的 謝虎搖着頭兒說道 計大哥你老是這樣脾氣 但是我對於交朋友 敢說還有點兒熱心 當初在通州包家店指鏢借銀 我師付命我給送銀子去 走到半道兒上 把銀子馬匹都去了 要不是你給寫那封信 我師付不得活活把我打死 那時你待我有救命之恩 小弟豈能忘恩負義 今天這十幾兩銀子 給你 不過先叫你換換衣裳 明天午時三刻 我在江都縣北門外會蘭莊翠雲樓等你 小弟在廟裏還存有幾百兩銀子 明天先給你拿二百來以後再給你想法子找個生計 計大哥說道 我明天一定去 說着把銀子接過來 謝虎說道 計大哥你可不要多心 我謝虎說話是一言一句 我明天一定在翠雲樓等你 你可一定去啊 計大哥你愚兄的脾氣你還不知道 我既答應你了 我明天一定去 到是賢弟你不在鄭州 來此江都縣 有何公幹 謝虎說道 唉這一層先不能跟你說 因為你聽了也是跟着傷心 我實在事情很忙 現在要趕着去辦 你可千萬別忘明日之約 說完 他又向大爺拱了拱手 便邁開大步 走下去了 計大爺拿着十兩銀子 到了家裏 把銀子往坑上一扔 計大奶奶一看 就是一怔 遂說道 你莫非又喝了舊鍋粥嗎 計大爺搖頭說道 我計某至死也不作那綠林的勾當了 計大奶奶道 那麼錢是



那裏來的呢 計大爺嘆了一聲說道 這十兩銀子雖不是 可也是不義之財 大奶奶說道

倒是怎麼回事 我越聽越不明白 計大爺遂把自己 郊外賞膏 巧遇謝虎 給我這十兩銀子 並

叫我明天到翠雲樓找他 他還要多給我銀子 把這前後話一說計大奶奶就是一抖索 遂說道 你先

等等 這個謝虎是鄭州廟的那個謝虎嗎 計大爺點了點頭 大奶奶說道 啊呀他是探花淫賊 萬

不可與他往來 計大爺笑說道 你不用過慮 我自有王見 我先拿這個錢買點兒米麵 你先做飯

吃完飯 你把當票找出來 明天好上翠雲樓赴約 計大爺出去工夫不見甚大 就把東西都買來

了 計大奶奶去做飯 計大爺把當票揀着張兒一看 可就瞪了眼兒了 所有的當票 全都當死了

一張活號也沒有 計大爺堵着氣把當票十都燒了 這個時候 大奶奶把飯已竟做得 夫妻用飯

吃完了飯 便就安歇 一宿無話 到了第二天早晨 大爺洗了洗臉 看看自己的衣裳 實在太

襤褸了 有心買兩件 又怕再遇不見謝虎 豈不把銀子浪費了嗎 祇得還是原樣兒 來到翠雲樓

一看是一個人也沒有 因為早點已過 午飯的時候 還沒到 所以沒有飯座兒 計大爺找了倒

座兒坐下 要了兩碟涼菜一壺酒 吃不吃的 擺着 淨等謝虎到來 等了半天 謝虎也沒來 到

把天霸他們兩個人等來了 天霸一上樓 計全便認得是天霸 因為他的外號叫神眼 一見天霸來

了 便想要走 又一想 我一走他倒疑心 並且天霸也未必認識自己 遂仍就坐在這裏 後來見

天霸一個勁總看他 心說要壞 他要認出來 不如快走 免得弟兄相見 再惹出一番不快 想到

這裏便告訴酒保 自己要上北門外柳簾居 那個人來了 就請我在那兒等 自己想 我不說名姓

他們一定不認識我 說完 便奔柳簾居而來 到了柳 居 找了座兒坐下 要了一壺酒 又要

了一碟爛花豆兒 自己方飲了一盃酒 趙壁就來了 又戲耍一陣子 計大爺實在氣急了 才

道出真名實姓 這個時候 天霸闖入 弟兄們相見 才各述離別之情 趙壁道 謝虎那小

子還真夠朋友。說着便衝着天霸一努咀兒。天霸會意，遂由腰中掏出那要還翠雲樓飯賬，一時忘了給的那四十兩銀子，捧到計大爺面前。說道：「大哥，我出來慌疎，沒有帶錢。這有四十兩銀子，你先拿回去，買身衣裳穿。回頭你再跟我去見大人。」就在他老人家手下當差，與小弟朝夕在一處。兄弟好時，教言：「計全接過銀子，然後同道這幾年，你在江湖上作什麼了？」跟大人跟的是那位大人。天霸道：「跟的是蘇州府知府施大人。現在是奉旨遊京，來到這江都縣歇息，不想有徐老賊冤，因為他姑娘被淫賊所殺，現在我們已調查明白了。那個淫賊就是你等的那個謝虎。計全臉一紅，說道：「老兄弟，我要向你告辭。咱們再遇吧。」趙璧說道：「嘿，嘿說的好現成話兒。我們拿謝虎不着，你這兒等他。你就是不幫我們拿他，也可以把他的住址告訴我們。方顯得夠朋友。計全雙眉一皺，說道：「我要知道謝虎在那兒住，我就不是人。我和老兄弟的是老世交，你既這樣兒說，你們先請，我仍然在這兒等他。他要來了，我好歹能把他的住址打聽出來。回頭再領你們去拿他。」趙璧說道：「可這麼着，一言爲定。常言道得好，是見利忘義，你回頭一看，見他那白花銀子，一變心，就把我們的行徑都告訴他。那一來，你可害苦了我們了。」計全說道：「你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計某非那等人。回頭謝虎要來了，我要把你們的機密洩露，叫我不得善終。天霸忙掩計大爺的口，說道：「大哥，你別聽他。你忘了他的外號，就叫談謂鬼。別說跟你，跟他師傅，他還這樣談，錯了。這時在我心裏，覺得拿謝虎的事小。我祇希望你允許我的要求。好歹你要跟我去見大人。現在大人正在用人之際，你又是足智多謀，文武兼全的人。老大人一定重用你。小弟也就可以朝夕受教訓了。大哥，你快答應小弟這個要求吧。」計全想了想，說道：「這倒是一件正經事。我允許你，就是了。」

趙璧道：「既如此，你就在這兒等他吧。我們回去淨等你的信兒。」天霸道：「我們的公館就在城隍廟，你就上那兒找我就行了。」計全道：「你們就去吧。可是見了大人，千萬先別說遇見我，等我去。」

## 第

## 一

## 集

公館送信兒的時候 再見大 說明不遲 趙璧道 不但不和大人說 所有公館的弟兄 都不告訴他們 明天我上公館去的時候 老兄弟重新給大哥行禮 作爲是久別多年的老友 初次見面似的

計大爺說道 很好很好 天霸和趙璧就告辭了計大爺 向公館等候去了 計大爺一盤算 我在這兒等謝虎 萬一謝虎真給我送銀子來 我拿了人家的銀子 回頭再上衙門報信兒 這豈不是賣友求榮嗎 雖說天霸和我情同手足 究竟於良心上不去 不如我趕快一走 別見謝虎的面 回家去還受我的窮去 想到這裡 送給了酒錢轉身出了小酒舖 奔揚州府北關 順着大路往下走去 走了不到二里地 忽見由道旁邊樹林子裏 跑出一人 說道 大哥你真窮命 計大爺一看 是謝虎由樹林出來 抱膏兩封銀子 拿着兩封信 計大爺道 兄弟你怎麼在這裏 謝虎說道 昨天就跟你說 叫你在翠雲樓等我 今天我的事情又很忙 我是抽了點兒工夫 給你送去 誰知到了翠雲樓 那樓 祇有一醜一俊兩個飯座兒 一看沒有你 我可就急了 一間堂官才知你去柳簾居 等我去了 我替下樓追下你來 走在道兒上 我又忽然想起一件事來 就又回了廟 辦完事 又一想 我是不來找你老 所以才往柳簾居找你去 不想却在這裏遇見了 好極了 這裏倒得說話兒 計大 說道 你由那裏來 怎麼說廟裏 兄弟你要出家呀 謝虎一笑道 我一輩子就愛住廟 在鄭州我住鄭州廟 來到揚州 就住在鐵扇市街 雙馬關王廟 那廟裏有兩個和尚 一個叫福鐸 一個叫福廣 計全道 你跟他们兩個人怎麼認識 謝虎道 完了 我的事你老不心細問 我還不知死活哩 你老先把這二百銀子接過去 我再告訴你老這兩封信的事 計大爺伸手把銀子接過來 謝虎道 這一封信 你老投到海州落馬湖 那兒的大寨主鐵背猿李佩 也和我實有交情 那裡的寨主 叫于亮 你把這封信交給他 那李佩是個有勇無謀的人 他看了我這封信 必然聘請你老 每月可有三百銀子薪金 你老就可以在那兒忍了 你老要不原意往那麼

遠去 你老三拿這封信奔山東歷城縣惡狗村 那兒的大莊主 賽尉渥黃龍基 跟我是知己之交 你老到了那兒 就到門房 把信交給那報事的 他名叫喬三 祇要黃龍基見我的信 必親自迎接 得好好的安置你一個位置 你在那兒等我 我把這裏的首尾事辦理清楚 就回歷城縣 咱們弟兄就可以朝夕在一處盤桓了 計大爺接過這兩封信說道 兄弟我謝謝你 可是我倒要問問你 上這揚州府來有什麼事 謝虎一皺眉說道 這件事 我本不願意告訴你老 因為你聽 也要生氣 既是你老一定要明白我上這來作麼事 我實告訴你也無妨 說道這裏 他又一陣狂笑說道 你老猜我與他們氣的那個人是誰 計大爺搖頭道 愚兄不問江湖事 已經上好幾年了 焉能知道你跟誰 嘔氣 謝虎說道 就是跟哥哥你的老世交 小羅成黃天霸 計全說道 他怎麼得罪你了 謝虎說道 你台是全不知道呀 聽我告訴你 你這個兄弟 他保了施知府了 在施不全的面前 是個紅人 他常常在施不全的面前說 要拿盡了 咱們綠林中的賓朋 我想他頭一個要拿哥哥你 他是不知道 你在那裏就完了 要依我說 你拿着這兩封信 速去歷城 或上海州 早早的出這個是非之地 要不然 那天霸要知道哥哥在那兒住 必把哥哥拿了去 在那施不全的面前請賞 計全說道 叫哥這麼一說 我倒覺着怪害怕的 要不然我也上關王廟一塊兒去吧 謝虎搖頭說道 不可你跟我在一處 恐有危險 計全說如此我就謝你 咱們哥兒倆再遇吧 謝虎說道 祝大哥哥你老一路平安 計大爺說道 托你的福 帶着二人分手 謝虎回廟不提 單表計大爺走在道兒上 心裏非常的着急 心想我拿了人家二百銀子 反要衙門去送信兒 真是天良何在 要是不見面兒呢 我又怎能對的起我老兄弟 再說我還在趙壁的面清賭過誓 心裏越盤算越着急 越着急 越沒主意 猛然聽得前面有婦人的聲音 說官人回來啦 計大爺抬頭一看 原來不知不覺的 已竟來到自家門首 自己的妻子正在眺望 計大爺進得門來 計大奶子一見神色不對 心裏却吃了

一驚 忙把街門關好 轉身來到屋中 就見計大爺嘩喇一聲 抖了這麼一炕銀子 大奶々說道

啊呀 你在那 弄了這麼些個銀子 倒 怎麼回事 計大爺嘆了一口氣說道 你跟我過了這是快

一輩子了 你還不知我的脾氣 這二百銀子 稱得起不義之財 原是謝虎給的 他真不失信 給

我送了這二百兩銀子 可是他偷來的 此外還有兩封信 計大奶々插言道 到了這個時候 反正

咱不偷也就是了 計大爺又說道 在他不給我錢之先 我遇見老兄弟了 計大奶奶說道 那一個

老兄弟 計大爺說道 還有那一個 就是天霸 計大奶奶說道 遇見了他了 他見你有什麼動作

第 他見了我的面兒就給我跪着 說當初錯了 現在改過 一定要求和他一同到旂大人台前當差

計大奶奶大喜 說道 這可是一件喜事 計大爺接着說道 老兄弟他問我坐在酒舖裏等誰 我就

告訴他等謝虎 他就說我們現在正訪拿這個謝虎 原來謝虎最近又作了一案 在徐家什麼 殺了

一 一個少婦 還顯詩說明要闖天霸 天霸一聽我等他 他問我謝虎在那兒住 我說不知道 天霸就

求我打聽謝虎的住處 那個時候 我找他們攪不過 就應了他 約定明日 到公館給老兄弟送信

兒 他們走了 我一想 回頭謝虎來了 好心好意的給我送銀子 我怎能壞了良心 反把他的住址

告到官面兒 便決定說不的了 回家還受咱的窮 不想往回走 在半道兒上遇見了謝虎 他果

集 然給了我二百銀子 我問他在揚州有什麼事 他可始終沒說什麼事 就說是要和咱老兄弟鬪氣

又叫短命兒 短命鬼的罵了老兄弟一頓 我倒是把他的住址打聽出來了 可是我怎能去報

告 不去報告 又對不起老兄弟 這件事不是叫人左右爲難嗎 計大奶奶說道 我說

一句話你可別着急 是刀揀有仇的殺 有禮送與施恩人 老兄弟跟你怎麼不好 是他那

個時候年輕 我們祇看黃三叔待我們是多麼好 就說娶我那場喜事 人家花了多少錢 何

况老兄弟 現在悔過了 謝虎本是探花淫賊 偷錢的事小 他殺死了人家少婦的人命

事大 你要報告了 叫老兄弟把他拿住 給人間除一大害 奸盜邪淫 人人得而誅之 你豈能因小節悞大事 再說這也可以說報黃家的恩 拿一惡人報一恩人 這很可以算是替天行道 依我說你還是趕緊給老兄弟送信去 計大爺說道 你說的雖然很好 但是我總這樣想 人家謝虎 爲什麼花了二百銀子 買個斬立決 計大奶奶說道事難得你還 男子漢作事一點決斷也沒有 昔日王莽待竇榮禮貌如何隆重 及至白莽台 王莽竟死我竇榮之手 乃大義所在 不念私情故也 計大爺低頭想了想猛一抬頭遂說道 是了 我決定去找老兄弟報告一初 這句話未能說完忽聽門外吧的有人叩門 計大奶奶却吃了一驚 計大爺向他擺了一擺手 遂走出來開門一看 祇見原來是個跑報的 拉着一匹馬 措着一個信搭子 一見計大爺開門出來 遂帶笑問道 借光先生 這府上可是姓計嗎 計大爺說道 我就姓計 那跑報的說道 你的官印可是一個全字 計爺一怔說道 不錯 你有什麼事找我 那個跑報的一聽果然是計大爺 他是納叩便拜 口稱太老爺在上 我是從子兒嶺來 我們大人派我給大老爺送來平安家書 如外還帶有五百銀子 說着把信取出來和銀子往上一遞 計大爺一聽 就知道是自己兒子作了官了 心中大喜 遂把銀子 和書信 都接過來 拿到屋中然後由炕上拿起一塊銀子 約有十來兩多 轉身又來到外面 笑對跑報的說道 叫你受累 這有一些小意思 你拿去買雙鞋吧 跑報的一見銀子滿面帶笑的說道 這本是小子分內之事幹什麼你老又賞錢 我這兒謝謝吧 說着深深的請了一個安 然後把銀子接將過來 計大爺說道 你隨我來 有封回信 你給稍回去 跑報的答應 計大爺便把跑報的帶到一個雜貨舖裏 買了信封兒信紙 就借人家雜貨舖的筆墨 寫了一封信 把信交給跑報的 說道 你回去稟告你家大人 就提我還有事 暫不到他任上去 跑報答應 遂上馬回奔子兒嶺去了 計大爺見他走後 遂歡天喜喜的回家 到了屋中一看 計大奶奶正在看着銀子發怔 計大爺進來 一看他

這種情形 却笑回來 計大奶奶看了他一眼 臉上現出很不自在的樣子 望着炕上的銀子說道 今天可把我糊塗死了 這又是誰送來的銀子 使我不得不疑心 計大爺說道 我計某既洗手 至死不再吃綠林的那碗飯 你不要疑心 說着由腰中把信拿出來念了一遍 計大奶奶一聽 眉宇間就現出喜色 遂笑對計大爺說道 千兒作了官兒了 你是老太爺 我便是太夫人了 計大爺開聽 哈哈的大笑起來 計大奶奶說道什麼 難道你笑我不配作太夫人嗎 計大爺說道 千兒是副將 你一定是太夫人怎說不配 可是我暫不到他任上去已回信告訴他了 既不到他的任上去 有誰來稱呼你太夫人呢 計大奶奶道 咱不上子兒嶺去 上那兒去呀 計大爺說道 老兄弟一番誠心 約我和他在施大人台前一處兒當差 我豈肯却了他的美意 再說我每一想到黃三叔的黃言 覺得一時也別離開天霸才好 計大奶奶點了點頭說道 這話很是 老兄弟年輕氣豪 很應該得一個正面像你似的人 守着他 可是這一回無論他說什麼咱們也別相十年前似的賭氣就走 計大爺靦頭說道 他也決沒有十年前那種舉動了 你去安飯置去 我要早早安歇 明天還有好些事呢 計大奶奶歡歡喜喜的去安置晚飯 計大爺把銀子都放小匣兒裡 吃畢晚飯安歇 到了次日 計大爺起來漱了口 計大爺吃了點心 拿了五十兩銀子 擱在腰裏 對計大奶奶道 回頭你不要等我吃飯 我許在老兄弟那兒用飯了 計大奶奶說道 你就這個樣去嗎 計大爺說道 我自然要買身衣服更換了 我或者不回來 就趕上北京去 你不用掛念 計大奶奶說道 很好很好 但願你自己保重 計大爺又告訴計大奶奶 在家中儉省着過日子 單表計大爺來到估衣市 買了一套好衣服 言明了價錢 又向掌櫃的要了個包袱 計大爺把東西都包好了 給了錢 就拿着包袱出了古衣舖 就來到鞋舖 買了一雙青緞子抓地虎鞋 出了鞋舖又進了帽舖 那年頭兒帽舖都賣馬連坡的大草帽 計大爺買了一頂 寶藍緞子裏兒 上面三藍的太極圖 嫩綠色



## 後

## 集

## 五

## 女

## 七

## 貞

的飄帶兒 計大爺把零碎的東西都買齊了 就奔了澡塘子 計大爺到了澡塘子 沐浴了身體 遂把新衣服穿好把破衣服 裹在新包袱裏 計大爺自己低頭看了看自己 心說真是佛在金粧人在衣 看剛才那個樣子 比要飯的差不許多 現在換了這身衣服 誰不說我是闊大爺呢 從今後我可脫了親友怕的衣服了 想着便給了澡錢出了澡塘 來到軍器局買了一把綠沙魚皮鞘的單刀 古銅的什件 黃銅的護手盤兒 這把刀還是行家所打 計大爺花了八兩銀子買了 心裡十分得意心說 人要走了運 也真有意思 這口刀真值二十兩銀子 我才花八兩銀子買過來了 就定打 也未必有這口刀順手 心裏高高興興奔公館而來 轉眼之間 就到了江都縣 縣衙的斜對面 就是城隍廟 廟的門口兒貼着黃鞭兒 上寫施知府的公館 門口兒有官兵守衛 計大爺走到近前 衝着爲首的說道 辛苦 勞你駕給回一聲兒 我姓計 前來拜訪大都頭兒黃天霸 差人上下打量計大爺 遂陪笑說道 你略等片時 我就給你回一聲兒去 說着便進來了 到了差官的下處 一看天霸在床鋪上躺着了 趙璧拿了自己的刀在那磨呢 原來昨天天霸和老趙兩個人回來 真就沒說遇見計大爺的事 衆人們都回來了 問起來都說沒有訪得謝虎的下落 孫玉堂問天霸 可有一點兒消息嗎 天霸搖頭道 一點兒也沒有見 孫玉堂也就不問了 這時天色已黑了 衆人吃晚飯吃完了飯 該班兒兒的 照舊上夜 不該班兒的 躺下就睡 到了明天 大家又吃了早點心 喝了會着茶 孫玉堂說道 今天咱們還賽昨天似的分頭出去訪查 天霸說道 不行 今天我不舒服 我得歇息 趙璧道 我並不能出去 我得磨刀 孫琪說你要那麼說 我還磨斧子哪 孫玉堂一看趙璧和天霸情形 便知道 必有情由 遂捻着燕尾鬚 毫不作聲 李俊等衆人 也是你看我 我看你的全不發言 趙璧就找了塊石頭磨刀 就在這個時候 差人回來 說外面有一位姓計的來找黃頭兒 天霸一怔說道 姓計 我在江都縣沒交過姓計的朋友呀 趙璧說道 許是年頭兒多了給

忘了 咱們出去看看去 天霸下了地 說道也好 我們兩這一唱一和的 別人都沒理會 惟有孫  
 玉堂與黑士傑他們爺兒兩個可就明白了 這是昨天他們預先定好了的 今天跟着出去 看看這個  
 姓計的 到底是何如人也 想到這裏便隨了天霸迎接出來 天霸來到門外一看計全就是一怔 見  
 計大爺今天可不相昨天那個樣兒了 祇見頭戴馬蓮坡兒大草帽 身穿官紗大褂 青紗的大褂 漢  
 瓦的花樣兒 涼帶兒束腰 跨了一口單刀 趙壁在旁邊兒一看 心裏這個氣可就大了 將要發作  
 就見天霸趕步向前 跪倒行禮 說計大哥 這可多年未見了 你老請上 受小弟大禮參拜 趙壁  
 跑過去 一拉天霸說道 你先等等 昨天見了面兒你們不是行了禮嗎 怎麼今天你還是行禮 你  
 們哥兒們禮也太多了 天霸就是一怔 計大爺臉一發紅 黑士傑樂的 捂着肚子直轉磨兒 計大  
 爺說道 趙壁你太不是東西 昨天不是說今天裝沒見過嗎 趙壁 跳說道 你要把我氣死 你剛  
 穿了一套新衣服 就鞋不認的人你真窮人乍富 有了錢就還麼花法兒 昨天你也是這樣兒嗎  
 諸位要看昨天陣的樣子 把他手裡的那個包包開 那雙差樣兒的鞋 就露出來了 姓計的別裝着  
 玩兒 昨天你還吃了我一頓麪湯哩 計全當着衆人沒好還言 孫玉堂過來深深的給計大爺請了一  
 個安說道 計大哥你一向可好 這一說咱們哥兒兩個有二十年沒有見了 計全說道 孫賢弟 你  
 還真能認得個兒孫玉堂說道 認得你老是在這兒 錯非老兄弟提到你老的姓 才想起來 要是在  
 別處 可就不能認識了大哥此處也不是講話之所 請到裏面去吧 大家遂一齊來到配殿 有不認  
 得的都給引見了 然後才落坐 茶 天霸說道 大哥你老在這屋裏略坐片刻 我帶你老回大人去  
 說完轉身出來去見大人 宣明計全來歷 并述明計全知道謝虎的住處 大人立刻叫施安去請計  
 壯士 進內會話 施安出來一請 計大爺把刀和那包裹全都擱下 同着施安進來 施安把  
 籠擡起來 天霸就迎接出來了 說道 大人請大哥到裏面 計全來在裏面 向大人

## 後集

深深的請了一個安。大人一看就是一怔，心說他要沒在王府富過差，這個安他請不了。大人只知

他在綠林作些豪俠之事，那裏知道呢？在楊香武三盜九龍盃的時候，王熙王中堂親自教計大

爺演禮，叫計全假充跟班兒的，倒神力王府去，所以計大爺會請雙腿兒安。今天大人才瞧着詫異

遂說道：計壯士，快快請坐。計大爺略謙遜幾句，便謝了坐。施安獻上茶來，大人又這幾句

客氣話，然後才說道：剛才本府聽天霸回說壯士知道謝虎的踪跡，萬一壯士帮着拿住謝虎，上給

國家除賊，下給民間去害。計大爺趕緊回答：謝虎的住處，民子已用心探詢出來，他就住鐵扇市

街，雙馬關王廟，這座廟原是陸家的廟，民子祇能指出謝虎的住處，可不幫着拿。大人說道：

那是為何呢？計全說道：大人不知，謝虎待小民有些好處，就把遇謝虎，蒙他給銀的話，跟大

人回了一遍。大人聽了連連點了頭，說道：計壯士，真義士也。那末你就丟和天霸商量一萬全之

策可也。計全同聲應是。大人又回頭吩咐施安：你去告訴預備一桌酒席，給計壯士接風洗塵。

女 恕本府不陪了，就叫天霸代本府招待。天霸答應，計大爺謝了，同着天霸下來，來至配殿。趙

璧高高的就把簾子打起來，計大爺進來一看，這個氣可就大了。原趙璧把計大爺的那個包袱打

開了，衣裳一堆兒，鞋襪一堆兒，那兒擺的挺好看。計大爺賭着氣坐床上，一語不發。天霸進來把

這些東西抓到一塊兒往麻袋下一掖，手指趙璧說道：你這人太無理了，玩笑也得有個理節管着。

真 你這不是胡來嗎？趙璧道：兄弟你別着急，這是我錯了。賽時選朱光祖過來說道：計大哥你老也

別着急，老兄弟你也別生氣。計大哥貧是甘守清貧，趙璧雖有幾身衣裳，來的可都有點馬虎。計

大爺一樂說道：兄弟你不必勸，我也沒有着急。所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趙璧一拍手說道：

我這一打開他的包袱不要緊，却惹出酸文來啦。天霸惡狠看了他一眼，這時當差的進來回說：

酒菜齊畢了。天霸吩咐擺上來，差人遂忙着調開了座位，衆人讓計大爺上首坐下，請李俊彭紀珍

## 第

## 一

## 集

孫玉堂朱光祖相陪 趙璧一看並沒讓他 遂自己搬了一個橙兒 坐在橫頭 他伸手就拿 天霸要攔 計大爺一擺手說道 叫他吃吧 他吃完了咱們哥們 就不敢提咱們窮了 說的衆人一陣大笑 吃着飯 朱光祖說道 你們先不要談笑 商議商議怎樣去拿謝虎 我還是那句話 你們無論出什麼主意 我和萬大兄弟可不出頭 計大爺說道 怎麼你們哥兒倆個也不去 朱光祖說道 我的計大哥 難道你老忘了嗎 我們不是帥兄弟嗎 計大爺說道 嘔嘔 我却把這層忘了 孫玉堂說道 我出個主意吧 留下計大爺 朱五爺 萬大兄弟 和李俊彭紀珍他們五位 看守公館 咱們哥兒倆 帶着黑士傑張祥楊秀 連趙璧咱們一共是六個人去拿謝虎 天霸說道 既然麼着咱們快吃吧 早早把謝虎拿着 咱們好保大人進京 衆人吃完 略歇了歇 天就到午夕的時候了 大家便拾掇利落 各帶軍刃 外面把大褂一披 天霸囑咐衆人 看守公館要小心在意 別看我們去拿謝虎 謝虎還許公館行刺呢 計大爺說道 這話很是 你們放心去吧 這公館裡的事 就交給我們衆人吧 孫玉堂天霸才帶了衆人 出了公館 奔江都縣北門 出了北門 偏着一點西北走 一里半地 就是鐵扇市街 一進東街口 不過兩箭多遠 街北裏就是雙馬關王廟 此廟前後是三層大殿 東邊牆通河邊兒 西邊兒一定有跨院 趙璧說道 你們幾位先在這兩棵柳樹下等我 我先去打探打探 看看他在廟裏沒有 別回來打草驚蛇 玉堂說道 那麼你就快去 趙璧轉過廟牆的犄角 往西走到了廟門前 祇見由大道上來了一人 右手提着一個花籃 左手拿着一個大酒葫蘆 看他盤辮子 絹帕勒頭 而皮微白明獻着那七顆紅痣 趙璧心裏一驚 心說爲他還真來了 書中代表 謝虎住在這廟裡 已有十幾天了 他原是被陸家堡所約 去赴羣雄會 陸凱要請他作首領 謝虎也知道 要作首領 得先作些驚天動地之事 大衆才佩服 於此他便在這江都縣關王廟住下 打算趁着施大人沒走的時候 作個十擋八擋人命案 也先叫他害害怕 然後再上陸家堡去要按

綠林道說他就露了臉了 萬沒想到剛作了一案 就犯了案了 今天他是由集上買些酒菜打了點兒酒 因為這廟裏的和尙都吃素 人家廟裏廚房不動葷 他才上集上買酒菜 趙璧一見他一轉臉兒就走了 謝虎因為不認得趙璧 也就沒理會 謝虎進了廟 趙璧來在雙柳樹的頭裏 向衆人一點頭說道 謝虎進去了 玉堂道 怎麼這麼巧 就叫你撞上了呢 趙璧說道 這就是他的惡貫滿盈

天霸說道 咱們想法子 怎麼把他拿住才好 趙璧道 咱們人分三路 你跟孫大爺由後面進走北殿 張祥楊秀走東配殿 我和我徒弟 我們爺兒倆走西配殿 天霸道很好 說着衆人便脫了大衫 往腰裏一圍 把刀插在背後 收拾俐落 便分頭入廟 不提左右兩路 單表天霸和孫玉堂

他們由廟後牆 竄入廟內 進這個廟不用加小心 准一點兒消息也沒有 各殿裏都是黑暗暗的一點兒聲音也沒有 惟有南倒殿 燈光閃閃 細聽還有說話的聲音 他們哥兒兩個 就用慶伏鶴行的工夫 來在東配殿切近 一個在前簷 一個就在後坡 天霸在前簷用耳音一細聽 就聽裏面說 謝九爺我師傅和我師大爺 今天可不出來陪着你說話兒了 因為他們有點兒功課得做完了

你老自己喝點兒酒 隨便就睡覺吧 跟着就有人答言 說你們哥倆也請吧 我也不讓你們了 小和尚說道九爺你老請自用吧 我們已是受過戒了 不敢動酒 謝虎說道 略等一會兒 我還有幾句話問你 白晝之間 可有人請我來了嗎 小和尚說道 呀 你老要不問 我還忘了 我師傅囑咐我好幾次 叫我別忘了 今天有陸家堡的二位少莊主 前來這兒請九爺 趕快到陸家堡 因為你老是首領 必須早到 少莊主說 要不是有要緊的事 就等你老回來了 一塊兒上陸家堡了

謝虎道 他們有什麼要緊的事 小和尚說 少莊主說 要到何家沿去請住海老龍神何潤何得寬 謝虎說我知道了 你們哥兒倆去睡覺去吧 二小僧剛出倒殿 就失了音了 喊說九爺可不的了

東配殿上 有人在那兒爬着了 東配殿上 原是張祥楊秀 他二人是最笨 看見倒殿出來人 他

## 第

## 一

## 集

們想要躲一躲 這一動彈 倒被二小僧看見了 遂喊叫起來 謝虎在殿裏 一聽小和尚喊 撲的一聲 就先把燈吹了 謝虎原是久經大敵 綠林中的能手 既是房上有人 就知是官人前來拿他 吹了燈是爲養自己的眼神 養足了 再往外看就看見了 他遂把鋼刀 抽在手內 左手拿起一個小圓燈兒來 爬在竹簾上往外一看 就看西配殿跳下兩條黑影兒來 可就是趙璧黑士傑 趙璧一看南倒殿裏的燈一滅 就知道賊人 知道了 要論辦案 趙璧可稱得起第一明手 他看燈一滅 遂對黑士傑說 小子你可預備吧 這就要動手了 黑士傑答應 掏出了小飛抓 他們爺兒倆個才由房上跳下來 謝虎隔着簾問 說外面可是合字嗎 趙璧道朋友你出來吧 我們全是鷹爪 謝虎乘其不備 用刀尖兒一挑簾子板 左手的燈子就奔趙璧的胸前打來 趙璧往旁邊兒一閃 謝虎就在這個功夫 一縱身 竄將出來 天霸在房上一看謝虎出來 不等他站穩了 就揭了兩塊瓦 一奔謝虎打來 謝虎正要說話 忽聽腦後有風聲 忙低頭 吧啷一聲這兩塊瓦 就掉在地下 摔了一個粉碎 天霸一看謝虎 低頭躲過了 遂由房上跳將下來 舉刀就刺 謝虎往旁邊兒一閃 用刀一指高聲說道 對面的小輩 且慢動手 報通你的名姓 天霸說道 我乃紹興府 你家黃老太爺 你不是殺死民女 題詩要會會老太爺嗎 今天老太爺特來拿你 謝虎就是一怔 心說人人都說黃天霸善於辦案 今天一見名不虛傳 我題詩要會他 他居然找到關王廟來了 真可以稱爲敏捷 心裏想着 手裏的刀便奔天霸的胸前刺來 天霸往旁一閃 二人抽刀換勢打在一處 謝虎這把刀原是紅旗李煜的親傳 他又意狠心毒 把刀招 加了許多絕招兒 照着天霸致命處下手 正在動手之際 忽聽南倒殿裏有敲銅茶盤子的聲音 趕情那兩個小和尚 一看謝虎跟官面兒動手 恐怕寡不敵衆 遂敲起銅茶盤兒來 爲請他師傅和師大爺出來動手 原來這座雙馬關王廟 是紫面閣羅陸凱的家廟 這廟裏兩個當家的 年輕的時候 也是綠林出身 跟陸凱在一塊兒

是無所不爲 後來當了和尚 陸凱便叫他們兩個人 住持他這座雙馬關王廟 大和尚名叫福鐸 二和尚名叫福廣 一個外號叫噴雲使者 一個外號叫吐霧禪師 這兩個僧人又不是妖怪 爲何叫這種外號 因爲他們倆使的全是戒刀 他們的戒刀把兒比別的刀粗些 別的刀是木頭把兒 他們倆人的刀把是鐵的 當中可是空的 裡面暗藏藥水 這藥水是用五行椒硼砂乾燒酒 放在一處 熬過幾個開兒 晾涼了 再往刀把裏一裝 使的時候先把此藥水含在自己的嘴裏 就往敵人面上噴 噴進敵人的二目 雖不致於瞎 也須得一個時辰才能睜開 今天二僧人正在後面用功 忽聽前面有銅茶盤的聲音 就知道前邊兒有變 遂抱着戒刀 往前跑 出了角門 就見有好幾個人 圍着謝虎動手 僧人口念南無阿彌陀佛 那裡來的孽障 敢來攪擾佛門淨地 這西面正屬趙壁跟黑士傑所管 趙趙就迎上噴雲使者 黑士傑 就迎上吐霧禪師 說道 就你這禿驢也敢在廟裏充和尚 僧人一聽這小子說話 有些不順聽 他的氣兒往上一撞 遂一舉戒刀使了他舉火燒天勢 可爲是把刀把兒含在自己的口裏 祇一吸就把裏面的藥水吸到口裏 黑士傑見他舉起刀來並不砍自己 不知他把刀把兒含到嘴裏幹甚麼 心裏納悶 手中的單刀可奔僧人的小腹扎來 僧人這時兒一噴撲的一聲 噴了黑士傑一臉 惟有眼睛見了這種藥水 是疼痛難忍 忙一手捂着眼竄出圈兒 外 喊道 啊約 我可要玩完 趙壁見徒弟受傷 將要來救 就見張祥楊秀 過來跟和尚動手 孫玉堂過去 問黑士傑怎麼了 趙壁心神全在口邊兒了 一個沒留神 叫福塵跳了一腳 疼的他啊約一聲 他竄出去昇撒腿就跑 福鐸隨後就追 到了後界牆 趙壁一縱身就竄出去了 要論綠林的武術 竄崩跳躍 這是四門工夫 竄是下往上竄 竄到上面必須用胳膊肘兒跨住牆頭 然後換腰再往上翻 崩是平行着崩遠兒 跳是由上往下跳 惟有躍這門工夫 不管牆的高矮 是一躍而出 手也不按牆 就到了那邊兒 可見這種工夫 有點兒危險 假如說 聽那邊兒要有坑陷



非可就掉裏了。可具非利情急，決不用這門工夫。今大趙壁可是真急了，遂一躍面過，幸喜那邊兒是沙土地，腳一沾地，一幌兒，他是邁步就跑，離廟廳不甚遠，就是一馬大道，順着這樣大道往正北跑。這個和尚，是緊緊追趕，跑了不遠，祇見前邊有座大廟，趙壁想我要過了橋，這個禿驢就許不追了。誰知這個僧人想他人骨，過了橋，追的更快，橋那邊兒通河北有一條大道，趙壁由正面向西北跑，後面這個和尚是越追越近，往當心，趙壁要被追趕，必要使詐語。今天他回頭一看，和尚離自己不遠了，他就顯不的說話，拚着命的往下跑，跑出足有三里地，就聽那邊兒有起車的打鞭兒聲音，跟着就聽喊話，趙壁離近了一看，原來是四套車，套着四個牲口，是牛駕轅，驢馬拉套，車尾拴着一個小毛驢兒，車上載着有二十餘袋糧食，在麻袋的上面，坐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髮似三冬雪，髭鬚九秋霜。這個時令應穿夾衣，這個老頭兒，一早起集，有些怕冷，裏頭穿的倒是夾褲夾袄，外面穿着一件棉袍，在嘴，啣着一個鐵背兒鐵鍋兒鐵嘴兒的烟袋，右手托着一對大鐵球，跌成了流星趕月，啞啞啞的亂響，真能聽半里地。趙壁喊道：車上的這位老爺子，你快救我，後面這個和尚，他太不作人事，他饒了我的媳婦，他還要趙壁就由幫套的底下鑽過去，原來趙壁受過名人的指把我打死，說話之間，教會鑽幫套，無論有多少輛車，他一低頭，就由套鑽進去，無論你是乘客劍客，祇要他鑽到車底下，就算追不了，不過今天祇有一輛車，他鑽過，就完了。老頭兒聽趙壁喊完，挺身下車，趙壁留神細看，祇見那老者仍舊蹬着鐵球抽着煙兒，祇一轉身，便就跳下車來，趙壁暗暗喝了一聲彩，心說這個老頭兒能耐，足夠快客，這個時候僧人已趕到了。老頭兒說道：你爲什麼追他，你說明白了，我好給你們了事。和尚累的吁吁直喘，尚未得答言。趙壁說道：和尚咱倆人誰先說，你要願意先說你就先說，你要不願意說，我可先說，可是誰也不許搶誰的話，和尚一賭氣說道：你先說吧，趙壁說道：

## 後

## 集

## 五

## 女

## 七

## 貞

這位大爺你是年高有德的人，你老細講我告訴你。這個和尚，他就在前邊兒鐵扇市街，雙馬關王廟裏出家。我被他由廟裏追出來的，嘿和尚，我說話對不對？和尚氣恨恨說道：趙璧道：老大爺你聽見了，她可承認啦。老鴨兒說道：你就接着往下說吧。道璧道：我是送我媳婦往娘家去了。由他們廟前路過，那兒還有一個和尚，硬把我媳婦揪過去。我媳婦不跟他走，就把我媳婦拉倒了。我媳婦本是懷着胎了，經這一摔就小產了。孩子算完了，大人也暈迷不醒，已死過去。你說我看見這種光景，心裏急不急？我一時情急，拉出我這口刀來，跟他動手。你想我那裏打的過他？我一想，我要再叫牠跑了，可就沒有人報官了。不如跑吧。我就跑。誰知這個和尚，是非要我的命不可。一個勁兒的追趕，把我追到這裏來。老爺子，你怎麼想法子救我一救吧。那位老者本是俠心義胆之人。趙璧說到這裡，他把眉毛一皺，手指和尚，厲聲喝道：胆大兇僧，竟敢行此無理之事。那福鐸說道：你不要聽他一面之詞，我們不是那癡回事。你不要管我們的事情。那老者哼了一聲，說道：管不管的由我，再說我管的不是閑事。我是爲民除害，要剷除這兇僧。說着，左手便拿起一個鐵球，奔福鐸的面門打來。趙璧在這旁邊兒看見這鐵球，出去，連一點勁兒也沒有。心說：這還打的動人。福鐸看球到，心中暗喜，心說：要看一個球連一點勁兒也沒有。這一個老頭兒，一定沒有什麼能耐。見球到，將一輪頭攔頭，誰知老頭兒的左手球，已奔福鐸的小腹打來。福鐸要想躲下，球的上邊兒可就算打上了。若是躲上邊兒，這下邊兒小腹算着了。無論如何，面門總不如。肚子結實，遂一低頭，彭的一聲，這隻球正打在小肚子上。僧人翻身栽倒。趙璧由車擋裏鑽過來，按住和尚就捆。那老者在旁邊兒看着，見他按着和尚，用硫磺蓋點住和尚的腰眼兒，解下他的十字絆，擡二臂搭轆腿，就把和尚捆好。老頭兒一看他捆人，悻悻，問道：朋友，我看你捆人，很具行家。你別是當過差吧。趙璧說道：不瞞老哥哥，你說我是府衙的官人，前來辦案。

拿這個和尚 老頭兒一聽 又是氣又是樂 氣的是剛救完了他 他就改口稱呼老哥哥 樂的是

看他的腦袋太小了 老頭兒說道 你在那個府裏當差 趙璧說道 在蘇州府 老頭兒說道 你在

蘇州當差 來到我們江都縣 什麼來了 趙璧說道 老者你有所不知 我們是保護知府施大人 護

燈淮京 由此路過 那老頭兒說道 嗚 你就跟着施大人啊 我來和你打聽一個人 有一個黃天霸

黃老爺你可認識嗎 趙璧說道那是我的盟弟 那個老頭兒問道 那末你貴姓 趙璧說道 我姓趙

夕璧 老頭兒點點頭 說道 神偷無影回頭不見 就是你嗎 趙璧說道不錯 那個老頭兒哈哈大笑說

道 那末你何不保着大人進京 拿這個和尚幹麼 趙璧說道 因為他廟裏窩藏一個江洋大盜 一

枝桃謝虎 趙璧說着沒理會 那個老者聽到這裏就是一哆嗦 趙璧並沒留神遂接着說道 我們來

拿謝虎 到他廟裏 他帮着謝虎拒捕 故此把我追到這裏來 老頭兒怔怔的說道 那末你趕快把

一 這個和尚抗着走吧 我也要去集去了 趙璧聽這個老頭兒 說話神情大不如前 愁眉苦臉的 心

裏似乎有說不出的話 趙璧很納悶兒 遂問道 老爺子你貴姓 那個老頭兒說道 你也不便問我

快回去獻功去吧 趙璧道不行 你得把姓名告訴我 要不然 我把和尚擱在車上 你走那兒

我跟你那兒去 趕車的多咀 說道 這位就是大李個場的紅旗李煜李七爺 你怎麼還不認識 李

七爺掄圓了臉給把勢一拳 趕車的當心就不敢談話 趙璧這個人夠多麼機靈、趕緊跪倒在地 說

七叔你怨為小姪孫知 我常聽師傅言講你的公德 今天感救了我的命 還給拿着這個賊 我這兒

來謝你哪 說着就大磕其頭 李七爺說 剛才你不替我招呼哥哥嗎 怎麼這時又叫七叔 趙

璧說剛才那是一時無知 你千萬別怪我 你這是佳話兒去 決不是光為賣糧食 一定還有別

的事 李七爺一聽說道 你起來 你小的時候 你師傅就說你機靈 我此去到集上 一者

為糧糧 二者我也聽說謝府在江都縣作了命案 要門夕施大人手下的一羣差人 前者他曾作

了不仁之事 我想把他活埋了 有他的師兄李昆趕到了 給他講情 我說你給他講情也成 得担保他不再作此不仁之事 李昆本是個忠厚人 他情願打保 保謝虎決不再犯淫戒了 我就答應他 誰想他又在江都縣作了逆案 你回去告訴天霸 要拿住謝虎 可以重重的辦他 李昆他有信來 一半天就要上這兒來看我 多怎他來的時候 你遇見他就提我說的 他叫幫助你們拿謝虎 他決不能推辭 趙璧說道 那末你現在上那兒去呢 李焜道 今天我是上西門外糧食市 跟鳳陽山通吳寨公孫治 我們哥兒兩個有約會 趙璧說道 你提的這位孫爺 可就是紫面崑崙浪裏蛟烟雲叟公孫治嗎 李七爺說道 不錯 你怎麼認識他 趙璧說道 要提起這個話來可長咧 人家還救過小侄男命哩 現在也不使說 你就賣你的糧食去吧 回家你替我問七爺好 七爺說 這個和尚又肥又大 你一個人弄不走 你把這頭驢解下來 把他馱回去吧 趙璧搖頭說道不用不用 要是拿住賊 就雇驢馱着 得花多少脚力錢 七叔你看這一手兒 這叫放風箏 一放就把他放回去了 說着腰把福錘腿上的縹繩解開 拉他站起來 福錘說道 你這是幹麼 趙璧說咱們回去 福錘說你們兩個人算計我一個入 今天不走 倒看你有什麼法子 趙璧說道 就憑你 你問問那些比你稀的賊 落到施大老爺的手裏 那一個不聽我說 我看你不走的 說着用刀背就在僧人的尾骨上就是一下 打的和尚噤了一聲 說我走我走 說着便走下去了 趙璧拉着繩兒 回頭對七爺說道 七叔改日再到你府上道謝 李七爺點點頭說道 趙璧你的這法子好可是好 你也要保重些 趙璧道 不勞囑托 說着就走遠了 這裏李七爺 上集暫爲不提 却說趙璧跟着和尚 在後跑這才叫慌不擇路 他還疑惑他是往廟裏跑哩 直跑到天亮 趙璧一看這個道兒全不對了 遂說道 你別跑了 這個道兒全走錯了 說看便站住了 細看太陽雖然沒有出來 可是東方已發發亮 影影掉掉的看見江都縣的城 面前可有一條小河欄路 趙璧就明白了 剛才和尚追我會過個石橋

這一定是橋的這邊兒了。分明是江都縣的正西。我們渡過這條河。可是那個石橋在那裏呢。想到這裏。低頭往河裏一看。祇見一隻小船。上頭祇有一個人。正往這旁撐。看那個意思像擺渡。遂對和向說道。咱們過渡。回江都縣去吧。這時小船兒已擺過來了。和尚也不理趙璧。邁步就往船上走。趙璧心說這小子真聽話。拉着繩兒緊緊跟着。誰知這個和尚。衝着那擺擺渡的人。擠鼻弄眼。趙璧在他的身後。那看的見。書中代表。這個僧人。和擺渡口這個人。是親表兄弟。要到了下雨風。擺渡不能擺的時候。他就到廟裏去吃飯。和尚是綠林出身。也不在乎這個。如此他們表兄弟的感情甚好。今天看他表弟被人網上了。就明白那人一定是官面兒。又見他上船的時候。擠眉弄眼。就知是叫我救他。他就高聲喊道。二位過河嗎。請都上來吧。趙璧道正要過河。說着便都上了船。那個擺渡的用腕子一點河波。小船就離了岸。這條河有二十多丈寬。船行到當中。那船就停了不撐。他把腕子一舉。在船上的腦袋上比劃着。說你快撒手。要不撒手。我就把你砸死。趙璧心裏一哆嗦。心裏想。要一拉刀。他這一下可就打上了。這可怎麼辦。今天可真是張天翻地覆。鬼迷住了。有法的沒有法子。心裏一起急。眼珠兒一轉。他的這個壞主意就來了。他遂把繩子頭兒一扔。說道。這位擺渡大爺。你先別打。我們拿賊。是公事。你問問這位大師傅。我們有仇嗎。上司派我們來拿。我們不得不如此。看你今天這個意思。是要我一死。我兒。價一死還不要緊。我腰裏有點兒價錢的東西。是瑪瑙烟壺一對。寶石頂赤金托。珊瑚蓋鑽石。的煙管值三千多兩。我要跳了河。這個東西豈不迷了。這麼辦。我不是快死了嗎。咱倆結個緣兒。我把這個東西送給你。然後我再舒舒服服的往下一跳。落一個圈套。我就感你的恩了。擺擺渡的一聽。本來一個窮小子能見過多少錢。今天一聽。有這貴重的東西要送給他。遂緊住了手說道。你就快掏吧。你把東西給我。等你死了。我必把你尸首打撈上來。深深的剜個坑把

你一埋 你不要不 我 我就把你砸死 趙璧說道 謝謝你 說着他便由懷裏掏出兩個磁壺 自言  
自語的說道 我這要快死了 我再開一鼻子 說着 便打開一個磁壺的蓋兒 倒出來點兒開上  
仍就把蓋兒蓋好 又打開那一個磁壺的蓋兒 倒出點兒說道 你開點兒 擺擺渡的說道 你快給我  
吧 趙璧遂往前一遞 擺擺渡的哈腰一接 趙璧借勢一吹 這點兒拍花藥 就吹上了 擺擺渡的  
啊嚏打了一個噴嚏 他把柄一扔 就扭起來了 這個藥就是趙璧拿 貴孔太昌所得的藥 和尚在  
旁邊兒一看 就是一怔 趙璧也吹 他一下 福錄 也迷過去了 趙璧先左右開弓 每人給了他  
們兩咀吧 然後 他拿起碗子 就擄着隻船 到了河的那邊兒 就有許多人 要過河了 趙璧上  
了岸 兩個人直眉瞪眼跟着 衆人一看 問道 你這個人 把擺擺渡的藥往幹甚麼 趙璧說道  
你們兩位不知道 我是江都縣的官人 這個和尚弄薰香 把這個擺擺渡薰過去 也不知怎麼他自  
己也糊塗了 我這是在他們兩個人帶衙門 你們兩位要過河 可以自己上船去擺 這倒好 倒省  
錢 可就是費點事 說完便大搖大擺 在前頭走 這個和尚跟擺擺渡的 在後頭跟着 這兩個人  
算拌開勛斗了 趙璧這個樂呀 可全是藥面的力量 進了江都縣西門 來到公館 老實的看見  
公館門口 有許多圍着 趙璧緊走了幾步 來到附近 一看 原來有一塊大板子 四個人抬着  
天霸在上面躺着 孫玉堂那兒扶着天霸 趙璧一看就是一怔 想道這是怎麼回事 自從趙璧走  
後 他同衆人圍着謝虎 謝虎自知寡不敵衆 照天霸虛砍一刀 撒身奔西跨院敗下去了 天霸隨  
後就追 到了屏風門 謝虎在裏一邁腿 似乎蹣跚着 一個心斗就摔進去了 謝虎收  
斂了一聲 那個意思疼的很疼 摔到裏面 且仰面朝天躺着 兩隻眼是一拳一伸 天霸一個猛勁  
兒 趕到跟前 舉一刀來 要用刀背砸他高腿 就看謝虎右手一抖 一道寒光 直奔天霸左腿  
打來 天霸嗚叫不好 忙抬腿躲 躲的略慢一點兒 撲亦一聲 這鏢正打在左腿根上 謝虎跟着

就使了個鯉魚。挺後腦海和脚後跟一用力，腰兒一拔，就站將起來。哈腰把自己的刀撿起，他是抹身就跑。一邊跑一邊喊，說小兒天霸三天之內，我來看你死的。說完，他就逃命去了。

暫爲不提。這個時候張祥由後面過來，就帶了福廣一刀。這刀正扎左臂上，疼得和尚咬嚼一聲，翻身栽倒。楊秀趕緊過去把和尚攔上。這時黑士傑的眼睛也好點兒了，忍着些疼，可以睜開了。

楊秀過來，攙着他。這個時候廟裏的和和尚跟廚房的人早就都跑了。玉堂過去把天霸撿起來問，說老兄弟怎麼樣。天霸一皺眉，說道：謝虎這小子真狠。這鏢打的恐怕是毒藥鏢。玉堂說道：還好

他打的雖是毒藥鏢，這一疼，就不要緊了。這一句話尚不說完，天霸一咬牙說道：不好，傷處可覺得有些麻。說完這句話，他的精神就不如先前了。玉堂一看，趕緊叫楊賢弟，你先來扶扶他。我去

找地方。楊秀答應，過來扶住了天霸。孫大爺便往廟外去了。跑到廟外，就喊地方，將喊兩聲，一就見在廟的旁邊有許多小矮房子。由一個門兒裏出來一個小孩，問孫玉堂道：你這個人，喊地

方幹麼。孫太爺道：喊地方有事。你知道他在那住嗎。那小孩兒道：他是我爸爸。我們就在這小門兒裏住。玉堂道：他現在那裏。小孩兒道：他在家裏睡覺了。孫玉堂說道：快去叫他，告訴他

有江都縣的班頭在廟裏拿賊哩。小孩兒一聽，轉身往裏就跑。一會兒的工夫，就由廟裏出來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兒，長的倒很善靜，穿着一身尋常的衣裳。一見孫大爺，遂作一個揖，問道：你就

是江都縣的班頭嗎。孫玉堂搖頭說道：我們是蘇州府官人，保護施大人進京，路過你們江都縣，有民人喊冤。施大人幫着你們縣大爺辦這案，所以才到這廟裏拿賊。賊人用鏢打了黃都頭，地方

點心說道：小人都聽明白，你有什么差遣呢。孫玉堂就問你姓什麼。地方說道：我姓尚，名叫吉祥。玉堂說：地方你快快找一塊板，再找幾個閑人來，把黃頭兒抬回公館去。地方說道：那末你老就先

請回廟。我就找我們夥計去。孫玉堂點頭，轉身回廟。來到廟中，一看天霸坐在地下，精神頗唐。



簡直是站不起來了。惟有謝虎這個鏢比別人的毒藥鏢厲害。雖然也是得三十六個時辰才死。可是心中特別的難受。這隻鏢張祥早已拾起來了。找了一張紙，把鏢包好，預備帶回公館。作個證據。見孫大爺來了，就告訴說：「這廟裏，前前後後的，我們已經查過，並沒有什麼。」孫大爺點點頭，遂問天霸道：「老兄弟，這時你覺得怎麼樣？」天霸說道：「我覺得心裏很亂，正在這兒。」地方帶着五六個夥計，由外面進來。夥計們有扛着板子的，有拿着繩子的，還有拿着杠子的。來在孫大爺的面前，說道：「列位頭兒，我把夥計帶來了。」孫玉堂說道：「你把板子鋪在地下，再進殿裏，把和尚的被子拿出兩床來，鋪在板上，然後再把黃頭兒揀扶上去，叫夥計們抬着，我們就帶着他們回公館了。你可以看守這座廟，因為這廟裏的小和尚都跑了，地方一一的答應了。遂叫夥計分頭辦理。一會兒的工夫，就把天霸安置好了。」孫大爺帶着衆人，保護着天霸，出了廟門。那個和尚是倒剪二背，有張祥拉着，他跟在後面走，便一同奔公館而來。黑士傑問孫大爺說道：「玉堂大爺，我師傅也不是上那裡去了，頂到這早晚也不見回來。」孫玉堂說道：「現在沒有別末大的工夫管他，他也死不了。黑士傑也無法，祇得隨着衆人進了江都縣城，來到公館。這個時候，已到了巳時了。剛一到公館的門口兒，把天霸放下，孫玉堂過去把天霸扶起。這時大漢孫琪正由公館裏出來，孫大爺把他叫過來，遂命他把天霸措進公館，就在這個時候，趙璧也趕到了。說道：「你們列位多辛苦了。」老兄弟怎麼受的傷？」孫玉堂說道：「被謝虎打了一鏢，你這是由那兒來？」趙璧道：「我跟你多辛苦了。」好容易才把他拿住，要過攔渡。這小子是個擺擺渡的，想要救他，也被我設法拿來了。」正說着，就見知縣，由縣衙出來，後面跟了許多官人，原來他是聽說黃天霸受傷，這是出來問候。孫大爺說道：「縣太爺，你先不用問天霸，你先把這兩個和尚，跟那個擺擺渡的，暫時押起來。押的時候，你可命他們拿涼水，把他們先灌明白了。」縣令派人，把他們帶到衙門，用涼

水噴明白了收押不提。知縣跟着進了公館。來到配殿一看知府大人正在問天霸哩。天霸躺在床上閉着眼睛。說話就不清楚了。施大人問孫玉堂道：「他這是受了毒藥傷了吧？」玉堂道：「受了謝虎的毒藥鏢。」大人一個猛勁兒說道：「受了毒藥鏢不要緊，快去請錢大爺，或去叫錢亮。」他道：「不是有解藥嗎？」朱光祖說道：「大人你老忘了嗎？」錢大爺沒跟來。錢亮不是有密差先進京了嗎？大人一聽恍然大悟。遂一皺眉說道：「哎呀，這可怎麼好？」這時計大爺在旁邊兒看着心裏是十分的難過。一眼看見趙璧，遂說道：「有趙璧在這兒，老兄弟的傷就不要緊了。」衆人忙問怎麼。計大爺說道：「他足智多謀，一定有法子。」給老兄弟治傷。趙璧說我那能成。有計大爺在此比我強的多了。因為計大爺在這裡人熟地靈，一定有地方去找解藥。計大爺低了頭。施大人說道：「無論你們誰有主意，就快說吧。」省得派人跟着耽心。計大爺一抬頭說道：「我想起來了。」出這江都縣城不遠，有個地名叫大李個場。那兒住着一位紅旗李煜李七爺。論輩數他比我們大一輩兒。他那兒有分毒散，八寶拔毒膏。趙璧跟着就問：「計大爺你和這位李七爺有什麼交情？」計大爺說道：「李七爺和我們誰不知道是老世交。」趙璧道：「假比說李七爺要沒在家，你能拿的出藥來嗎？」計大爺道：「祇要李七奶奶在家，我就拿的出藥來。」趙璧道：「那很好，我跟你老去求藥。」趙璧這個人說話藏頭露尾。計大爺也沒理會。大人說道：「既然如此，你們二位就快去罷。」遂吩咐施安給拿十兩銀子作路費。計大爺說不用路費。趙璧把銀子接過來，說道：「這是大人給的，不能不要。」孫大爺說道：「你四哥兒倆是騎馬，還是步行？」趙璧說道：「騎馬。」還快一點兒。計大爺說道：「我沒有馬。」孫大爺說道：「可以騎天霸那匹馬去。」計大爺點頭說道：「很好。」別看趙璧那麼奸詐，對於天霸的事，他還是真上心。一聽去給天霸求藥，他連歇也不歇，就領着計大爺來到外面。這時已有人把馬給備好了。趙璧仍舊騎着他那匹敦且青。計大爺騎了天霸那匹白馬。計大爺在前，趙璧在後，哥兒倆個一抖嘴環奔在大

李個場而來 在道兒上 計大爺越想越不對 心想臨來的時候 趙壁問我 要是李七爺不在家 能拿的出藥來不 李七爺在家與不在家他怎麼知道 這裏頭一定有事 我何不問問他 又一想不成 我要這麼問他 他必不說 想到這裏 眼珠兒一轉計上心來 遂勒住了馬 一翻身 棄了坐騎 趙壁問大哥你作甚麼 計大爺說道 我小便小便 趙壁說道 我也小便 他也下了馬 哥兒兩把馬綑在樹上 就到樹林裏小便 計大爺撒完尿 掖上褲子 忽一垛脚說瞎 吓的趙壁一多索 尿了一褲子 問道你怎麼了 計大爺說道 這個時候我總怕李七爺不在家 趙壁道他不在家 這個藥求的出來 求不出來 計大爺 搖着頭兒說道 費事費事 唉 簡直是求不出來 趙壁道 那就 完了 我們也不用去了 李七爺現在沒有在家 計全說道 你怎麼知道 李七爺沒在家 老趙說 准沒在家 計全說他要是在家呢 趙壁道你這是擠着啞叭說話 簡直我告訴你實話吧 那僧人不是我拿住的是人家李七爺拿住的 我到這晚兒還後悔呢 人家李七爺還丟了一對鐵球 李七爺走也忘了檢了 現在李七爺在糧食市 和一位公孫當家的在一塊兒了 計全聽完 哈哈大笑 過去解開繩兒拉過馬來 翻身騎上就要走 趙壁說道 你先別忙 你這倒是怎麼回事 計大爺笑着說道 我高低把你的話問出來了 趙壁一咧嘴 又一垛脚說道 有你的 我老趙打出世以來 可沒上過這個當 今天算是栽到你手裏了 完了完了 由今天起 我要倒霉了 說着便堵着氣上馬 使足了勁兒給了馬幾鞭子 這匹馬光跳了跳 沒動地方 趙壁這個氣呀 心說倒霉開始了 這匹馬先欺侮我 他瞪着眼兒不走 又打了兩下還是不走 趕細看哪 原來還沒解下繩兒來 計大爺笑着說道 你怎麼不解繩兒 就想叫他走 趙壁道 叫人家給氣糊塗了 說着便下了馬 解了繩兒 仍又騎上 跟在計大爺背後 咀裏都嚮囊囊 計大爺回過頭來笑道 你都囊麼 這不過是個小玩兒早晚我還叫你上個大當 趙壁道 好好咱們兩個走着瞧 看誰的本領大 計全笑着

道 可以咱們就走着瞧罷 說着便催閻坐騎轉眼來到大李個場 計大爺翻身下馬 老趙見他下了馬 便也棄了座騎 計大爺一想 我要拉着馬進村 叫這村裏的人恥笑我 我何不叫老趙拉着馬 想到這裏遂回頭 笑向趙壁說道 剛才咱們哥兒兩 是玩笑 全是我錯了 兄弟 誰叫哥哥比你大兩歲呢 我向你陪陪罪 來兄弟你把馬交給我 我給你拉着 趙壁說道 自家弟兄 不過說那個話 馬決不能叫你拉着 我比你老小 這個馬應該我拉着 計大爺遂把馬交給趙壁 抱拳說道 賢弟 叫你受累 趙壁一想 遂說道 好好 我又上你一個當 計大爺說道 兄弟你慢慢往下看吧 趙壁一想不好 我的智謀要比他 可差遠了 這一來他慢慢總琢磨我 我早晚得吃大苦子 想到這裏遂深深的和計大爺請了一個安說道 得了哥哥 我算服了你了 請你別再琢磨我了 計大爺一樂 就在這個工夫 就看出對面來了兩輛河南的棚兒車 車上坐着兩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車後有兩匹馬 一匹乾草黃 一匹黑捲毛獅子馬上坐着兩位老英雄 一位是花白鬍子 白眉毛花白頭髮 一位是白眉毛白鬍子 白頭髮 計全一見不覺一怔 原來計全認識這兩個人 那個白鬍老者 就是綠林中有名的英雄 黑太歲褚彪 那個花白鬍子的老頭兒 就是河南內黃縣黃家溝 蓬頭鬼黃順 車裏坐的那兩個姑娘 一位是黃金花 一位是寶月手褚蘭香 他們老爺兒四個 原是接陸家堡 紫面閻羅陸凱的請帖 他們遂由河南起身 先來到這大李個場問李七爺去不去 走在江都縣糧食市 打尖吃飯 恰巧遇見 紅旗李七爺 李七爺說你們來得正好 就先請你們到舍下去 我耀完這點糧我還辦點兒別個事 辦完了事就回去 褚彪黃順都很樂意 打完了尖 由李七爺給了飯錢 褚彪和黃順遂護着車輛奔大李個場而來 將到村口 就見過來一個人 衝着他們問安 說道黃七叔褚大叔你們老哥兩這是由那裏來 黃爺還是真不認識他了 倒是褚爺的眼力尙好得是計全 遂說道 啊呀計全哪 你真想煞我了 咱們爺兒兩個 真有二十多年沒見

沒想到你也留下鬚鬚了。計全說道：什麼叫鬚鬚？不過是留下幾根兒搶食毛。擋擋門面就是了。黃爺一樂說道：計老大，我聽人傳說你混窮了。我總想找找你。今日一見，可見是他們外人的傳言。你看你現在高頭大馬，還有馬夫拉着，這個馬夫腦袋怎麼小？好像我的兒子。趙璧說道：天下沒有這麼便宜事。黃順哈哈的笑了起來。你道黃爺這麼大的年紀，為什麼說話這樣輕薄？原來他也是個好玩笑的人。在戲台上扮出角兒來，他是白鬚子的開花跳。和趙璧他們都是一路人物。計全說道：我一個猛勁兒，也忘了給你們爺兒三個引見了。七叔他不是我的馬夫，他是我張三叔的徒弟。談諧鬼趙璧：這位是黃七叔。趙璧說道：黃七叔你好。我這廂有禮了。說着便作了一個揖。這一作揖不要緊，這兩匹馬差一點兒沒驚了。計全說道：拉住了。趙璧說道：跑不了。計全一指褚爺說道：這位是鐵背熊褚彪褚大叔。趙璧一樂說道：你原來是我的褚大大叔。褚爺說道：你這是甚麼說話法兒。褚了半天，才杵出一個大叔來。計全說道：你們爺兒倆個算對勁兒了。正在說話，就見由村裏出來有二十多位莊客，為首的兩個人，一個黑臉膛兒，一個白臉膛兒。這兩個人是七爺的徒弟。一個叫銀面玉虎李彪，一個叫黑面飛熊李豹。這哥倆雖然是李七爺徒弟，本村的人，都稱他們為少莊主。今天聽莊客報告，說有兩匹馬後來又來了兩輛車，跟着兩位老友，也是騎着馬，都奔咱們莊來了。想必是拜望咱們莊主的。李氏弟兄一聽，怕給莊主得罪人，遂親自帶了莊客迎出莊來。來到村口外一看，除去有個小腦袋瓜兒不認識以外，剩下全認得。遂上前先拜了兩位老前輩，然後給計大爺作揖說道：大哥你怎麼總不上我們這兒來了。計全說道：我遠來，我自己都覺得太煩了。來到這兒不是借錢就是借糧。李彪道：不對你這分明是氣性大，不混好了。不往我們這兒來。你看你現在鮮衣華服高頭大馬，還僱了一個馬夫。計全說道：二位兄弟，休要小看了這個拉馬之人。他乃是施大人手下有名的辦差官談諧鬼趙璧。又對趙璧說道：這二

## 第

## 集

## 一

位是李七爺的兩位令高徒 銀面土虎李彪 黑面飛熊李豹 李氏弟兄 遂拱手笑道 原來是趙大哥 趙璧道 二位兄弟免禮馬夫這裏作揖 李氏弟兄自知失言 遂陪笑說道 我弟兄實在魯莽 望大哥恕罪 趙璧笑道 玩笑玩笑 那有這些些個事情 李彪遂說道 有什麼事 咱們進莊再說吧 說着就有莊客 把四匹馬都接了過來趕車的一搖鞭兒 車先進了村子 隨後 李氏弟兄陪着衆人 往李宅而來 到了李七爺的門首 李彪先把衆人陪進書房 李豹才過去請姑娘下車 送到後宅 後宅有李七奶奶和自已的姑娘李玉花接待 李豹又出來 指揮衆人把行李都卸下來 安置在書房 那四匹馬已拉到馬號 刷遛飲喂 李豹見都已安置完了 才來到書房 一看衆人那兒喝着茶呢 李豹又從新見了一回禮 才歸了坐 衆人正在閑談 忽聽院裏一陣大笑 跟着說道 二位賢弟 你們哥兒倆受等了 說着 就見簾籠一啓 李七爺由外面進來 計全趕緊上前行禮 說七叔 小姪男這廂有禮了 李七爺一看計全就是一怔說道 賢姪你由那裏來 計全說道 我夜貓子進宅 無事不來 李七爺說提不着 你要用錢儘管言語 頭年臘月你來了 偏偏的我沒在家 你老孀才給你十兩銀子 我回來他一告訴我 我嫌少 就派人去追你 那裏還有你一點兒影子 計全說道 七叔你別提這個了 這是姪兒丟人的事 說着遂用了一指趙璧道 七叔你還認識他嗎 李七爺笑道 怎麼不認識他 昨天夜裏還幫着他拿住一個和尚哩 這小子壞極了 怎麼你又跑我們家來了 趙璧說要沒有事 也不上你這兒來 跟着就把謝虎鏢打 天霸的話說了一遍 李七爺一蹶腳說道 胆大逆徒 竟敢打了我的盟侄黃天霸 二位在此稍坐 我先給他們取藥去 拉着計全趙璧就奔 面來了 剛一到後面 就聽有老媽子喊 說七爺回着朋友進來了 話言未了 就見板竹簾兒一 出來了三個大姑娘 並肩一站 剛要給李七爺行禮 李七爺一擺手說道 你們不要 把三位姑娘吓了一跳 都直着眼睛看着李七爺默不作聲 別看趙璧這麼壞 他要

見了好人家姑娘。他連一句話也不敢說。遂低了頭。七爺一回頭叫計全。計全答道：七叔喚我何事？七爺笑道：你的外號叫神眼。今天我要攷查攷查你的二目。這三位姑娘，你看那個是你的妹妹？計全說道：這你可成心栽我。我雖然常上你這兒來，可是總沒到後面來。計算有十七年沒見了。我焉能認的出來。不過今天不該着我栽勛斗。在道兒上我見了這二位妹妹了。所以認得當中這位。就是李大妹妹。李七爺哈哈大笑說道：畢竟是神眼，名不虛傳。來來我給你們見見。姑娘。這是你們計大哥。三位姑娘連忙萬福。口稱大哥你好。計大哥恭恭敬敬的作揖還禮。李七爺一看趙璧在後邊兒站着，不好意思的不給引見。遂對三位姑娘說道：這是趙璧大哥。三位姑娘萬福下拜。口稱趙兄。趙璧本是低着頭。一聽李七爺給他引見，他一台頭，看見三位姑娘給伸萬福行禮。他急切的不知怎樣還禮方好。遂也福了福。李七爺在旁邊兒一看心裏這個氣呀。遂說道：趙璧，你真不是東西。三位姑娘也笑了。李七爺說道：你們去往後面休息去吧。三位姑娘答應，轉身要走。七爺道：玉花，你先給拿點兒東西，說着便讓計全和趙璧來到屋裏。玉花也跟了進來。七爺先讓他們坐下。然後對玉花說道：你去把藥箱拿來。玉花答應，遂奔了裏間屋。計全一看這是一間堂屋，迎面掛的這張挑山，是頭科狀元彭定遠所畫。畫的是風雲際會。這隻虎，蹇活的。那條龍，畫的真有上天之勢。畫的非常之好。乃李七爺在北京的時候。王熙，王大人，遂給他的。如護珍寶。祇在內宅掛着自己賞玩。計全看了心中暗暗贊美。這個時候，玉花姑娘，已把藥匣子托出來了。七爺把藥匣接過來，放在八仙桌上，打開蓋兒，裏面有二十多貼八寶拔毒膏，有三十來包兒。五福分毒散。七爺剛拿起一份兒來，要遞給計全，就聽趙璧喊：說咬啣七叔你看。這條龍活了。李七爺回頭一看，連計全也猛住了。回頭看那張畫，李七爺說道：趙璧你沒見過什麼。這條龍畫的不單你看着要活，要趕上陰天下雨，這條龍真有升天之狀。計全聽李七爺誇贊這張畫兒，忽



然心中一動，趕緊回頭，一看趙璧，可是直看兩眼看盡，手可退到袄袖去了。計全心中暗笑，心說：「好小子，他偷藥了，有心要嚷嚷出來吧？」又一想：「不可得罪小人，可是七叔一輩子創蕩江湖，怎會不懂得這種詐語？」原來李七爺秉性忠厚，他萬想不到自己人，會偷盜自己。再說：「凡人若一上了年紀，心就向善了，所以古人常說：『芝蘭君子性，松柏古人心。』」絲毫不錯的。當下李七爺誇費了一回，遂把藥交給計全說道：「賢侄，你知道治法嗎？」計全說道：「不要囑咐我會治，說着把藥帶好。」

李七爺說道：「我也不留你們吃飯，因為天霜受傷，你們早回去一會兒，他少受一會兒罪。」計全說道：「七叔，你老說的很對，咱們的交情也不在乎吃喝。」趙璧心裏雖然不樂意，可是他又要早離開這裏，免得叫李七爺看出他偷了那份藥，遂不言不語的跟在背後，出了後宅，奔前邊兒書房而來，走着計大爺，總心頭，一眼一眼的看趙璧，看的趙璧直啾啾，低着头，不敢和計大爺對眼光兒。

趕來到前面書房，褚爺讓計全坐下，計大爺說道：「我沒有工夫坐着，我就問你，你來到這江都縣有什麼公幹嗎？」褚彪說道：「計全，我不瞞你，我們弟兄兩個在河南接着紫面閻難陸凱的請帖，叫我們來赴羣雄會，送帖之人是金蓮花邵凱、邵志恒，我們問他什麼事，要攬羣雄會，他不說。後來我們走在路兒上才打聽出來，是爲的刼殺蘇州府的知府施大人，搶回寶燈，給大眾均分。其實他是拿這個利益買人心，暗中是給他的兒子，獨角鐵小鬼陸保忠報仇。」計全納悶道：「什麼仇？」趙璧說道：「是了，我想起來了，我和黃天趙霸打對松山的時候，那個姓陸的小子，托着兵力叫戰，我們蘇州有個帮忙的，烟薰灶杜林、杜克雄，拿鐵鍬把他們扎了一下，橫是回來跟他爸爸一說，陸凱給他兒子要報仇。」李七爺說道：「不必說了，你們快回去吧，告訴你們一句實在話，不買他們哥兒兩個見了請帖，連我鄰兒見了請帖了，請我當什麼，教你們放心，我們決不去。陸家堡的羣雄會，我們哥兒三個不去，他們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計全說道：「那末我們就跟您告假了。」七爺說道：「你們快

## 後集五女七貞

去吧 我還是不送 計全和趙璧 在三位老前輩面前躬身施禮 走出書房 李彪李豹 哥兒兩個跟出來送 先命人把馬給牽過來 計全要出村口再上馬 李彪道不可客氣 這事還急 還是早回到公館爲妙 再說村裏也沒有外人 計全說了一聲無禮 遂翻身上馬 老趙也上了坐騎 衝着李氏弟兄拱手作別 遂催開了坐騎往奔江都縣去了 暫不提李氏弟兄 單表計全跟趙璧他二人催馬如飛 又到了剛才解小手兒的那個地方 計全又下了馬 老趙一看就樂了 遂笑道 計大哥你解手兒都有一定的地方 剛才在這兒 這晚還在這兒 計大爺搖頭說道 不是解小手 我要問你一件事 你在七叔家裡 怎敢說那條龍要活 你偷了多少藥 趙璧一哆嗦 說道 計大哥你真是神人 我算佩服你了 我才拿了一份藥 計大爺說道 你爲什麼到朋友家裏偷東西 道璧說計大哥千萬別惱這個 我拿這包藥 也不是爲我自己 謝虎還沒拿着 等再拿謝虎的時候 知道他的鏢落在誰的身上 要再上這裏來求藥你看多麻煩 我就爲等這個行市 不論誰挨了鏢 咱就可以賣給他 賣個三百五百的 咱們哥兒兩個均分 一個人弄點兒零花夠多麼好哇 計全說道 你安着這個心哪 下回謝虎的鏢准落在你自己的身上 趙璧也笑起來 遂說道 不要說了 上馬快走吧 計大爺這才上馬 馬上加鞭 直奔江都縣而來 進了北門 不遠就到了公館了 黑士傑在公館門口兒站着 一看他們來了 就喊道 老師快來吧 我黃老叔要抽瘋 渾身直哆嗦 計大爺說道 不要緊 這是毒性拿的 祇要這個藥一下去 就算好了 說着便下了馬 黑士傑把馬接過外 計大爺和趙璧來到配殿 自己先忙着脫了衣裳 又趕緊派人出去買棊銀簪 計大爺一看天靄閉着眼睛 面色慘白 計大爺遂叫人拿了一碗涼水 拿着棊銀 來到天靄面前 這時差人已將銀簪買來 交給計大爺 計大爺叫人帮着把天靄扶着躺穩 剃下衣服 把傷口獻出來 計大爺先用涼水拍了 然後拿簪兒往外挑爛肉 挑了一會兒 又用涼水拍了拍 然後又一擠 先擠出來的

是紫黑色的血 後來把爛肉都挑淨了 血也見了鮮紅色啦 才把膏藥揭開 貼在傷口之上 然後又把面子藥 倒在杯裏用水化開 這時大爺已糊塗了 計大爺用快子把他的牙關撥開 慢慢的往裏灌藥 伸左手給他撲拉哽噎 一點兒一點兒的把藥都灌下去 放下了碗 又去慢慢的撲拉天霸的肚腹 一會兒的工夫 就聽大爺的肚子裏咕嚕咕嚕一响 計大爺就知道 藥勁兒行開了 才叫差人賣黑鱗的鯉魚 他煮湯 好清他內毒 差人領錢剛走 右聽差的人回話 說外面有雙馬關王廟的地方 要求見孫大爺 玉堂趕緊來到外面 看地方在外面站着 哆哩哆索的面如土色 孫大爺說道 你是怎麼了 怎麼吓成這個樣子 地方說道 存頭哇 可了不得了 自你走後 我是因為那個廟裏的東西太多 不敢叫夥計看着 我親自去看守 剛才我正吃飯的時候 那個謝虎忽然由房上下來 手持鋼刀 問小人 你是愿意死 愿意活 要是愿意活 你趕快給黃天霸送信 就謝謝大老爺 還在這兒等着他 我 你諸位送了信 你們要是去了 萬事皆休 頂到明天 衆危老爺們要是不去 他就殺我的全家滿門 孫大爺你快救護小人吧 孫大爺一看他這樣情形 不由的笑了 說道 莫要害怕他是吓唬你 別看作時的更講禮 他與你無冤無仇決不殺你 地方說道 孫大老爺 你老無論怎麼說 我也不敢回去了 玉堂說道 你別害怕我把你安置個地方 你先住着 等我們拿住謝虎的時候你再回去 地方聽到這裏爬在地下 給孫大爺磕頭 說你老救命吧 孫大爺把他攙起來說道 跟我走 說着 把地方帶到行營這個行營主將 就是蘇州府的城守營副將大人趙德勝 他正在行營裏辦公 孫玉堂帶着地方來到行營 見了趙副將 玉堂說道 副將大人 這人是鐵扇市街的地方 因為謝虎沒有拿着他不敢回家去 暫叫他在貴營裏住個三兩天 等把謝虎拿住 他就可以回去了 趙德勝說道 這是小事一件 就叫他和我的差人 在一塊住吧 連吃喝你也不用管了 你請辦公去吧 孫玉堂相謝 辭了趙副將 走出營來 一看趙壁在營外站着

遂問道 你作什麼來了 趙璧說道 我找你商議商議 這個謝虎實在不好拿 有能耐的跟他是師兄弟盟兄弟 人家都不去 咱們哥兒幾個人 我統給起一個美號 簡直都是飯桶 孫大爺也長嘆了一聲 這要在蘇州府 像這種賊早就拿着了 三俠請出一位來就能成功 哥倆正在說話 就聽西北角上耀武揚威 喊鏢鏢子的聲音 孫趙二人回頭一看 在城隍廟迤西 一個大綱緞莊門前 有許多脚行 那兒卸鏢 有一桿標旗 在車前頭豎着 原來這是他們鏢行的規矩 在卸貨的時候 必得先把鏢旗豎起來 豎旗的時候 也得喊兩聲口號 所爲叫人知道他們這卸鏢 好攬回車的買賣 再說要有個誣賊草寇的知道這是卸鏢 就不敢偷盜了 在鏢旗有幾個字 寫的京都飛龍鏢店 趙璧一看嘆亦一笑說道 這可是惡貫滿盈 玉堂不解說道 人家卸鏢碼的着惡貫滿盈麼 事 趙璧說道 咱不是正愁着沒有人拿謝虎嗎 這可來了拿謝虎的主兒了 這個飛雲鏢店就是李五爺的 要把李五爺請出來 豈不就把謝虎拿住了嗎 孫玉堂說道 你剛說完了話 這晚就忘了 叔伯師兄弟 還不肯幫着拿哩 別說人家是親師兄弟 更不便管了 趙璧道 這話不然 得事辦來人 咱們先進去看看老兄弟 他要是好了 這個謝虎就算拿住了 孫大爺同趙璧來到公館進了配殿 這時天霸已把魚湯喝下去了 見了大小便 這時正用香 薰臭味兒了 計大爺那兒伺候着 孫玉堂來到天霸面前問道 老兄弟 現在心裏覺得怎麼樣兒 天霸道 好了 現在我覺得有些餓 計大爺說道 可以給他熬些粥 玉堂就吩咐差人去熬 謝璧點手 把萬君兆召了出來 說道 兄弟你跟我來 我有點兒事求你 說完便拉了萬大爺 來到後面 一間屋裏 這屋是小老道念經的所在 有現成的文房四寶 又叫小老道 給買一份兒信紙 萬大爺見他這樣忙迫的情形 遂笑問道 趙大哥有什麼事 你可以先給我說個明白嗎 趙璧搖了搖頭不作聲 一會兒小老道把信紙買來了 趙璧忙着接過來放在萬大爺的面前 又研好了墨 說道 兄弟你寫吧 萬大爺

## 第

## 一

## 集

笑道 寫什麼 你不告訴我什麼事 我知道寫麼呀 趙璧說道 你不是常說能做的李七爺筆跡嗎 萬君兆說道 我明白了 你這是叫我寫假信呀 可是也不要緊 我得聽聽爲着什麼事 趙璧說道 我且問你這個謝虎 是一個惡人不 萬大爺點頭 趙璧道 他探花作案 要是留他活在世上 將來還不定死多少人哩 常言說得好 誅一惡人即是善念 你要把這封信寫好 請出這位李五爺來 拿住謝虎 你豈不是公德無量嗎 萬大爺說道 李五爺現在那裡 趙璧道 他就眼前 你就快寫吧 這個詞兒你自己出 萬大爺想了想 遂提起筆來 一揮而就 寫完自 看 看 遞給趙璧說道 你看行不行 趙璧接過來看了半天 說道 這一共是八行字 好不好我不懂倒是很齊 你等我再數數一共多少字 萬大爺說道 叫你看信文寫的行不行 誰叫你數數呀 趙璧笑道 你這不是成心栽我嗎 我可得認認呀 你快給我念念吧 萬大爺也樂了 說道 我疏忽了 拿來我給你念念吧 趙璧遂把信遞過來 萬大爺念道 字示李昆吾徒知悉 爲師自幼創蕩江湖 一世惟謹 行俠尚義 排難解紛 以盡天職 自問生平 決無虧德之事 常思藝不輕傳 恐有不肖之門人 爲害民間 故傳汝二人 冀爾等繼我之志 掃除奸佞 不想謝虎竟自昧盡天良 以我之藝而做姦淫之事 此不獨玷辱我之門戶已也 並於我之私德有虧 故轉函示汝 幫助天霸 拿獲此子 以正國法 俾可清理門戶 除害於民間也 見書之日 即可奉行 不得違背切囑 師燬手書 趙璧聽完 連聲說道好好 說着把信接過來 裝入信封 用漿子糊好 放在案上 他也不是打那兒找來一碗醋 含到咀裏一口 細細的往信封上一噴 萬君兆說道 你這是幹甚麼 趙璧道 見了李五爺 自然不能說是今天寫的 好幾天的信 焉能這樣新 用醋噴了 回頭再把信烤乾了 就成了舊的了 萬大爺笑道 你打那裏得來的法子 趙璧一挑大指 說道明就叫萬事通 萬大爺笑了 跟着說道 可是這麼着 你無論到了何時 也不要提這個信是我寫的 趙璧道 那當然

我決不能說是心寫的。趙璧說着把封條乾帶好，謝了謝小老道，他就跑出來了。到了西配殿一看，黃天霸那兒吃點心了。這種病又不是老病，不過受些毒，只要把毒給清淨了，就算好了。並且不用保養。趙璧來到天霸面前說道：老兄弟，你好好養傷，我和孫大哥到綱緞莊去請李五爺幫助咱們拿謝虎。天霸皺眉搖頭說道：人家是親師兄弟，焉能幫着咱們拿他的師弟？趙璧說道：我要請不出來他，我算姓你那個姓。說完，他拉着孫大爺往外就走。孫玉堂說：你拉我幹麼？趙璧說道：雖然是我請因為我素好玩笑，恐怕人家李五爺不相信，必須得一位正重人，像孫大哥似，就不怕他不信了。說着拉了孫大爺出了公館，直奔那個綱緞莊而來。趕到了門前，孫大爺才看字號是裕增公綱緞莊。孫大爺來在櫃臺前，衝着掌櫃的一點頭，人家帶笑問道：你買什麼？玉堂搖搖頭說道：我們是來拜訪保鏢的達官李五爺。人家掌櫃的說道：你略等一會兒吧。說完便命學徒的，到後面回一聲兒去。學徒去了工夫不大，李五爺的徒弟丁猛雄由裡面出來，一見孫趙二人，連忙行禮說道：二位大叔，你一塊兒來的嗎？趙璧笑道：小子，你也會說話了。丁猛雄說道：我師傅請二位大叔進。哩，說着便引了孫趙二人來到後面。趕情人家後面是存貨的棧房，還有大客廳。保鏢的達官到了這兒就像到了家裏一樣。綱緞舖的同人，也待他們如上賓。這個時候，李五爺剛吃完飯，丁猛雄在客廳外喊：師傅，我孫大叔，跟那個小腦袋兒來了。李五爺擦擦臉，由裏出來把二位迎接進去，來到屋中分賓主落坐。李五爺先說：剛才我由城隍廟前經過，看見門口兒，貼着施大人的公館，我本想把鏢交代清楚了，就去拜訪你們，不想你們都先來了。玉堂說道：我們是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有一件事求五哥給辦辦。五爺說道：自己弟兄，何必言求。自我能辦，我無不盡力。玉堂說道：只爲令師弟謝虎，在江都縣採花作案，提詩要鬪黃天霸，我們多方探訪，才得信，他住在鐵扇市街，雙馬關王廟裏，我們遂前去拿他，不想天霸却被他打了一

鏢 多虧神眼計全 計大哥 往大李個場求藥 才醫治好了天霸的鏢傷 誰想那謝虎胆大包天 又四出關王廟 叫地方給我門送信 意思是鬪鬪我們 我們自願無能 恐畫虎不成 反類其犬 故奈 請五哥幫忙 拿住謝虎 爲民除害 望五哥不要託故推辭 李五爺不待他說完 連連搖頭 說道 孫賢弟你可別惱我 謝虎作些傷天害理之事 人人得而誅之 惟有我李昆不能拿他 因爲我們是師兄弟 恐怕被師傅聞知 說我自殘骨肉 犯了本門的戒規 我是萬萬不敢的 趙璧道 你這個人 真是會拿捏人 論我們蘇州府的官人 那一位不是智勇兼備 不一定要請你 叫你粧模作樣的拿捏人 我們這也是受人所托 來送給你一個信 致於辦不辦的由你 我們不是說非依賴你不可 李五爺說道 這話不能這麼說 我門兒裏 內容還有許多事 我師傅沒有兒子 又祇有我們兩個徒弟 我差着教門 凡有將來師傅歸天之時 謝虎還還要頂靈駕裏 發葬我師傅呢 趙璧道 現在你師傅恨急了謝虎了 恨不的立時就把他致於死地 李五爺說道 你不要瞎說 記得上次 謝虎作了禍 我師傅要活埋他 我一講情 我師傅就饒了他了 這足見我師傅還不十分 他 趙璧道 那是什麼時候 這時李七爺 都把謝虎恨瘋了 李五爺道 那也不能就憑你一說 趙璧道 有他老人家的話 叫你幫助拿謝虎 李五爺道 有他老人家的話 我就幫你們去拿 可是先憑你空阻說也是不成 趙璧道 要有他要人家的信呢 李五爺道 要有我師傅拜筆書信 我是萬死不辭 趙璧聽到這裏 一伸手由懷裏掏出信來 往李五爺的面前一扔 說道 這是人家托我們帶來的 你自己看吧 要去就跟我們走 要不去我們也不強求 不是沒有你這個雞蛋做不了糟子糕 沒有你這個鷄子兒打不了瀘子 撈不了麵 孫大爺在旁兒一聽 心裏一驚 心說這一來就鬧成了僵局了 李五爺趕緊把信拾起來 一看 認得 是師傅親筆所寫 遂把書信拆開 從頭至尾看了一遍 自言自語的說道 謝虎謝虎 你怎麼淨作這樣之事 既是師傅有命



我可不能顧全師兄弟之情了。說完便向趙壁說道：你不要胡說。我幫助你們拿他就是了。丁猛勸在旁邊兒說道：師傅我也去。李五爺搖了搖頭，却未言語。爬在孫大爺的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話。孫大爺面帶笑容說道：好好。趙壁咱們走吧。李五爺也不送。趕來到外面。趙壁說道：孫大哥他爬在你的耳邊，說些什麼。他到底兒管不管。玉堂道：他管。他打算不帶丁猛雄。因為這個孩子手腳重。要是把謝虎打壞了，他們本門就出了忤逆的師姪兒了。他跟我約定，今天晚上哄着猛雄睡了覺。咱們就在北門外下官廟橋頭上兒，死約會。不見不散。趙壁點頭說道：原來如此。哥兒兩個到了公館。正是吃晚飯的時候。多少的吃了點兒什麼。就跟天霸商議拿謝虎。咱們還得快走。跟李五爺還有約會哩。天霸道：這還不現成。還留下計大哥。朱萬二位。和孫琪看守公館。其餘衆位。都前去拿謝虎。說着便都收拾齊整。孫大爺在頭前帶路。後跟着黃趙張楊彭李黑前後八位。一直夠奔北門。到了北門。正趕上門公要關門。天霸趕緊走上一個。說道：門公你還認識我嗎。門公回頭一看，說道：啊呀，你不是先前那位黃頭嗎。天霸說得不錯，正是我。現在我們要出城辦案。你可別關城門。一會兒我們還有人來哩。門公答應。就在這個時候，忽見後面來了一條人影。趕到近前。衆人一看，正是神彈子李昆李五爺。衆人問道：五哥，怎麼來晚了。李五爺說道：唉，我那個徒弟丁猛雄太難纏了。好不容易把他哄的睡了覺。托囑了別的客人看着他。又把他的衣裳。我都給神藏起來。這才得工夫出來。所以才就慢到這時。趙壁道：咱們就快走。吧。天霸又告訴門軍：千萬別關城。因為我們出入方便。門軍說你請吧。關一扇兒留一扇兒。也就是了。衆人剛走出一箭來遠。門軍剛要關門。忽由門洞兒裏出來一個光眼子的大個兒。手車拿着鋼鞭。直眉瞪眼的就往城外跑。門軍一攔。那個大個兒，祇一推。就把門軍推了一個反筋。斗。趕門軍起來時再看。那個大個兒已跑出城去了。門軍也不知是誰。任他而去。書中代表

這個就是小霸王丁猛雄。原來他師傅哄他睡覺，他就明白了。他聽師傅和孫大叔說的什麼一枝桃，他疑惑是有一枝桃樹，接了許多桃了。他師傅一哄他睡覺，他心裏非常的不樂意，心說師傅這回是怎麼啦，有好吃的東西，怎麼不帶我去呢？既是師傅教睡，却不敢不睡，祇得躺下粧睡。容他師傅走後，他由床上跳下來，別的客人剛要攔他，就見他一伸手，就由床頭，抽出他所使的那條竹節鋼鞭，說道：「誰要攔我就給他一鞭，要是不攔我的，回來我給你們搯桃子來。」說完他拿定鋼鞭，往外便跑。這時綢綾店還沒上門，他由後面跑出來，把軍櫃的吓了一跳，跳所好現在沒有客人買東西，後面學徒弟追出來，喊攔住點別放走少爺官。這時丁猛雄已出門去了。掌櫃說道：「不要管他了，等他師傅來了，給他告訴。」按下不提軍櫃的吩咐學徒不要管他，單表了猛雄。他師傅臨走的時候，跟客人們說上北門去辦點事去。現在他就直奔北門而來，到了北門，正趕上剛關城門，他就闖出來了，走了不見甚遠，就看見他的師傅在前面，跟小腦袋兒說話。此時正在月初，微有月光，他看見了師傅，可就放了心了，可也不敢上前去，只在後面慢慢的跟着。李五爺和衆人，都沒理會後面有人跟着，遂腳下使勁兒，奔鐵扇市街而來，到了關王廟的後頭。趙壁說道：「五哥你看見了沒有？這是三層殿，謝虎可在南倒廳裏住，你說咱們怎麼拿他？」李五爺說道：「你們列位分東西南三面兒進去，想法子把他叫出來和他動手。我在北大殿房脊上站着，用我的彈子打他，就可以把他拿住了。」說話之間，衆人就都收拾齊畢。李五爺先施展飛簷走壁之法，到了北大殿房脊之上，埋伏去了。惟有天霸跟趙壁兩個人一同進的是東面兒。桃端進來的時候，還見趙壁在自己的背後，趕到上了南殿的後坡，再找趙壁踪跡不見了。原來趙壁來了兩次，這廟裏的道路，他都熟了。他知道二門有個影壁，便偷偷的奔這個影壁而來。他想：「天有李五爺的彈子，謝虎他決不敢上房逃步，他一定是繞走黑暗的地方。」我就在壁影下一藏，等謝虎過來。

一脚把他踢倒，就可以把他拿住了。這是趙璧心中的思想，暫爲不提。淨提謝虎，自從用毒藥鏢打走天霸之後，自己也逃出關王廟，趕跑着跑着，心裏一想，唉，謝虎謝虎你大胆小子，綠林給你起了一個外號，叫一枝桃謝虎九祖宗，就這樣的胆子，還上陸家堡當首領，倒不如我這回去，用我的毒藥鏢打死十個八個的，也叫他們知道，我謝虎的厲害。想到這裏，他便毫不猶豫的，轉身回關王廟而來。到了關王廟，仍是躍躍而人，一看蘇州府官人都走了，祇有一個地方，在那裏正飲酒看守。謝虎就持刀威嚇，叫他給公館送信，他就在這廟裏等候。他一看有的，是酒菜，便就吃喝起來。到了天黑，他也不點燈，仍在南倒殿裏閉目養精。他的耳音，可，外邊兒，正在這聲息毫無的時候，忽聽房上瓦吶赤一響，謝虎忙把眼睛睜開，高聲問道：房上可有官人嗎？黑士傑說道：謝虎小子你快出來吧，這兒淨是好的太爺。謝虎氣往上一撞，挺身站起，擦擦攏一抖身，就躍出來了。因爲什麼謝虎生這麼大的氣，太爺他是祖宗，謝虎一聽祖宗來了，他焉有不生氣的道理。他遂冷不防的竄將出來。黃天霸這個人，真是明人不做暗事，一看謝虎竄將出來，滾跳下房來，舉刀奔謝虎當頂就蹀，謝虎一閃身，避刀奔天霸的胸前便刺。天霸用刀背往外一磕，謝虎把刀抽回來，往外一蹀，他那個意思，就要登鏢打天霸。這時李五爺在房上看見，忙一抖手吧的一聲，這一彈打在謝虎的右肩膀上，疼的謝虎哎呦一聲，忙問房上什麼人暗算。這句話尚未說完，左肩上又着了一彈兒，打的謝虎一幌身，嘔。謝虎一看暗器落在地下是彈子，一抬頭看房上那人好像自己師兄。遂問道：房上打彈子的可是李昆嗎？李五爺在房上答道：然也。謝虎一聽是神彈子李昆，心裏可就亂了。又看由房上跳下來，張祥楊秀黑士傑孫玉堂彭紀珍李俊，謝虎自知寡不敵衆，他哈腰往黑暗的地方就跑。就聽房上的弓弦吧吧的響，謝虎的腿上，早又着了四五彈兒。謝虎忍着疼，奪路往外便跑。他雖是敗走，也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一邊兒跑着，一面就把刀交左手騰下右。

手來 就登出一支毒藥鏢來 一拐影壁 謝虎可就留着神了 定住眼神細看 果見有一人 手捧短刀向自己的小腹便扎 謝虎一閃身 抖手就把藥鏢發出 就聽那人哎喲了一聲 翻身栽倒 謝虎細看原來是趙璧 這一鏢正打在他的胸前 趙璧高聲喊道 可了不的了 諸位可了不的了 我受了傷了 衆位快救我 說着他挺身站起 謝虎也無空用刀踹他 就在他一躺的時候 謝虎就由他身上跑過去 跑到了山門前 伸手把插關拉開 開門往外便跑 剛出門遇了有三四步不隄防 由背後來了一鞭 這一下打個正着 祇聽吧的一聲 謝虎喊聲哎喲噴通爬在地下 打人的那個主兒也真怔 手持鋼鞭 就怔往謝虎的身上爬 謝虎情急 回手就給他一刀 那人見刀到 用鞭往外一磕 刀就磕飛了 這時那人已爬在謝虎的身上 謝虎一着急 使了個喜鵲登枝 希望把那人登開 誰知那人用兩腿 把他雙腿緊緊夾住 謝虎看急越是掙扎 那人越壓的緊 祇覺他一個身體都壓上了 謝虎實在的掙扎不了啦 便暗暗呼了一聲倒毒 這可真是我的報應到了 這時衆人已都趕了出來 李玉爺忙問 前面是何人 拿住了謝虎 就聽那人一笑說師傅是我 李玉爺說道 道猛雄啊 丁猛雄說道 啊是我 李玉爺說道 呀你可把他按住了 他會打毒藥鏢 猛雄又擺了擺自己的身體 說道 壓的結實着啦 他掏不出鏢來 張祥楊秀過來 手裏拿着繮子 把謝虎捆好 謝虎抬頭看了看李玉爺 說道 好好好師哥你打得好 拿得好 果不愧爲神彈子 可都

能拿我 惟有哥哥你不能拿我 我也萬想不到你來拿我 因爲我深知哥哥是義氣深重之人 現在你既幫助他們來拿我 我才知道我確確是有眼無珠 李玉爺聽到這裏低了頭不作聲 就在這時 一旁轉過來趙璧 用手一指說道 姓謝的 你不要胡說些個費話 你也不想自己的行爲 採花作案是傷大害理的事 你件件都作到了 你想想人家李七爺是位成了名的義士 他們在這兒裏 焉能容留你這樣的敗類 謝虎聽到這裡恍然大悟 遂咬牙切齒忿恨說道 好

個老兒李煜 你真不顧師徒之情 將說到這裏 趙璧碎了一口說道 不要臉的東西 你淨知道責人 你也不想想你作的都是什麼事 我看李七爺他真瞎了眼 怎會收你這樣不要臉的徒弟 他傳授你能耐是叫你採花去嗎 就是李七爺就完了 要是我呀 早把你煮吧煮吧吃了 說的謝虎也無話可說 祇低着頭兒咬牙忿恨 天霸說道 不要說了 咱們快回去吧 孫玉堂笑問趙璧道 你的傷怎樣了 趙璧一挑大指說道 我無論受了什麼傷 祇須三艾約就好 玉堂說道 甚麼叫三艾呀 趙璧道 鏢打上一艾約 我往下一拔 兩艾約 趕緊往外擠血 三艾約 回頭一上藥 一吃藥一貼膏藥 就算得活 玉堂道 你那裏來的藥 趙璧笑道 別提了 今天白日我們去大李個場給天霸求藥去 李七叔一回頭的工夫我就偷了一份 本想誰要挨了謝虎的鏢 我就賣給誰 賣個三百五百的好換換季 沒想到却給我自己預備上了 孫玉堂笑道 這也是你好心感的 謝虎在地下爬着 不住的點頭 孫玉堂又道 你們誰抗着他去 衆人尙未答言 謝虎說道 不用抗着 你把我腿下的細繩解開 我跟着你們到案就是了 好朋友誰也不能叫誰爲難 再說我既被擒咱們就是一家人了 可是我一逃出你們手 咱們就又成爲仇人 到了那個時候 有氣兒咱們再嘔吧 趙璧道 別看採花 倒底還是上三門的人 說話夠朋友 你們誰把他腿上的綁繩兒解開 拉着繩兒就行了 彭紀珍說道 我來討這份兒差事說着伏腰把謝虎腿上的綁繩解開把他扶起來 彭紀珍緊緊的拉着繩子 天霸說道 咱們人齊不齊 衆人異口同音說道 一個也不短 天霸道 趕快的走吧 李五爺說道 衆位兄弟我們可要先行一步了 天霸道 何不到公館去歇息呢 李五爺道不去了 改日再去拜訪 衆人說道 那末我們也不留你了 說着衆人一抱拳 李五爺才帶了徒弟回歸綢緞舖到了綢緞舖 李五爺越想這個信越覺有毛病 到了次日遂算清了賬 奔大李個場找他師傅 一問他師傅 才知此信是假的 才把鏢車打發回北京 自己便去追趙璧 不過要問明此事的

真像 不想却救了趙璧的性命 這是後話暫爲不提 單表要人押着謝虎 直奔江都縣公館 到了公館這個時候早就天亮 天霸說道 咱們也不必費事了 就勢兒把謝虎交給江都縣的班房吧 咱們就省了事 說着來到江都縣衙 剛到門前 就見由班房裏出來一個山東人 天霸認得是王祿 這個王祿 可就是前文書的那個王二怔 現在江都縣得了四班的總頭 一看天霸押着謝虎進來 連忙由班房迎接出來 抱拳帶笑的說道 我說黃老哥 天霸笑道 口音還沒改呀 還黃老郭啦 你先把錢鏐拿出來 給他帶上 然後再把繩兒解下來 王祿答應 遂取出刑具來 當時就給謝虎砸帶好了 然後把麻繩換下來 帶上鐵練兒 叫天霸在班房裡坐着 王祿趕緊進去回明了知縣 知縣親自出來 到了班房 給天霸道乏 遂帶笑道 黃都頭先請回公館 回大人一聲兒 就說卑職這就審訊謝虎 審問明白必去稟大人知道 天霸道好吧 說着就告辭 知縣要送 被天霸攔住 黃天霸遂回到公館 正赶上施大人吃早點心呢 天霸把拿謝虎的事 一二的回明了大人 大人說道很好 既是拿住謝虎 咱們的公事就算完了 至於審訊謝虎 那就是你地方官的責任了 去吩咐車轎夫們 今天休息一天 明天一早起身進京 這就遲慢好幾天了 要再一延遲恐怕就誤了日限 天霸答應一聲是 就退回配殿 告訴明白衆人 張祥去吩咐夫役預備起身 孫玉堂便到副堂大人的行營 說明要明日起程進京 並把那個地方叫過來 告訴明白 謝虎已經被擒 你可以放心回去 所有關王廟的東西 就都給你吧 地方千恩萬謝的辭了孫玉堂 回鐵扇市街關王廟去了 孫大爺傳完了話剛回來 就知縣由對面而來 直奔公館 原來知縣已審問謝虎 謝虎並不隱瞞一口招承 知縣把謝虎對刑收監 然後拿着謝虎的口供 來給大人看 知縣才進去 見了大人 行禮已畢 就把謝虎的供狀往上一遞 大人一看 這個縣令果是幹才 審的很好 謝虎供的也好 遂誇獎了幾句 知縣謙遜 大人說道 本府明天就要起程 忽々的

攪擾 本府走後 你可趕快判決 往上詳文 遲恐有變因爲這種賊 都是江洋大盜 若被他逃出

擒獲就很不容易了 知縣唯唯聽命 誰知大人走後 就有謝虎的三個徒弟 鐵胳膊陳森 挖眼

蜘蛛鄧天黎 嚴山虎 三個人約了許多的綠林盜 在江都縣救出謝虎 直頂到鄭州廟 再三拿謝

虎 後話不提 當下知縣謝過大人之後 大人把堂圍給他 知縣逐起身告辭 說明日一早 卑

後 職再給大人送行 語畢 退出公館 回衙理事去了 這時有天霸上來 回說明日起程所用的物

件 都買齊了 大人問道 計全的馬可買了嗎 天霸道 買了 是跟管家又的錢 大人道很好

集 又叫施安給拿出五十兩銀子 送給計全叫他買袍褂萬絲圍帽 明天一早好跟本府進京 剩

下的錢 就歸計壯士零花吧 天霸替計全道了謝 就把錢拿下來交給計全 計全接過錢來 眼淚

五 兒差一點兒沒掉下來 心想真是人要是時來運轉 銀錢就相糞土了 就說這幾日我見了多少銀子

人家施大人看見我什麼了 一賞就是五十兩 想當初窮困爲難的時候 連五百錢都難措辦 他

女 遂自己製買袍褂一應用物件去了 趕計大爺回來的時候 就到了吃晚飯的時候 衆人吃完了晚飯

天霸說道 咱們三十六拜都拜完了 可就剩了這一哆嗦了 大家可要好好的留神 防備謝虎的

七 羽黨 給他報仇 不利於大人 衆人都道有理 便都小心的防範 一夜無事 到了次日天還

未亮 車夫轎役 就都預備妥當了 天霸等衆好漢 也把袍褂穿戴整齊 堤防出發 天光大亮

大人就起來了 這時趙璧和黑士傑 他們爺兒兩個是前站 理應先走 遂出了公館 一看轎夫們

那兒穿戴齊整伺候着了 趙璧便衝着他們一樂 衆轎夫一看就是一多索 轎夫頭兒 過來說道

趙爺你有什麼事 自管吩咐 你可別吓唬我們 趙璧道 我有一件事請教你們 假比說你們抬

着大人往正走着 來了一羣賊要行刺大人 你們怎麼跑法 轎夫頭兒說道 轎子大轉頭 往後

跑 趙璧道 要是走在山溝裏轉不過轎來便怎麼樣呢 轎夫頭兒說道 那可沒法兒了 趙璧道

璧說 我有法子 你們一換肩兒 人打轉身 就行了 轎夫他樂了說道 和大人對了臉兒了 趙



## 第

## 一

## 集

話 一看副將大人趙德勝 已點齊了二百馬隊 在那兒排齊預備出發 趙璧過去給副將請安說道 大人這就要起身了嗎 趙德勝說道 趙頭兒 你要再管我叫副將咧又什麼大人的 我可要訓你 我前者說過 咱們五百年前正是一家人 千萬不要客氣 剛才我聽你囑咐轎夫很有道理 像我帶着二百名官兵保護大人應當怎樣辦 趙璧道 你的責任更大人 你要不跟我套近乎 我還真不告訴你 你這二百官兵 分一百名圍護大人 五十名保護寶燈 再分五十名護理差事 假比說要 是來人劫寶燈 你應當怎麼樣 趙德勝說道 那就拚着一死 也要保護寶燈 免得再落賊人之手 趙璧說道 那就錯了 那得死多少人呀 副將說道 要依你怎麼樣呢 趙璧說道 要是有人劫寶燈 必是賊人衆多 他們一見寶燈亭子和囚車 他們眼就紅了 且不可敵他們 你可傳令把護燈和護差事的一百名兵 跟這一百名聯合一起 就是護大人的虎駕要緊 不然淨顧奪燈 大人要有舛錯 那便如何是好 祇要你把大人保護無事 別說還丟不了寶燈 就是丟了 這件事也沒有什麼要緊 副將一聽就明白了 遂說道我謝謝你的指教 沒有劫燈的更好 要有賊人攔劫 我就派你老這末辦 趙璧說着他一回頭說道 啊喲大人拿出來了 我們前站還沒走了 說着便由黑士傑手裏接過馬韁繩 對副將道 你保護大人慢行 我們可要先行一步了 說着翻身上了墩蛋青 黑士傑上了大叫驢 副將大人道了一聲請 爺兒兩個就奔往前面去了 出了江都縣的北門往下站 奔桃河驛 由江都至桃河驛 這站可大一點兒 足有八十四里地 沿路之上 有兩茶尖 一飯尖 可是給大人預備的 不與他們爺兒兩個相干 兩個人便催開坐騎趕奔前程 走出來有五十里地 黑士傑偶一回頭 遂說道 啊呀老師 你看 這個地方夠多麼兇 趙璧抬頭往四外一看 祇見是南北的大道 東西兩面兒是樹林子 樹林子跟樹林子不同 直有那個好樹林 栽桑種柳 蟬雀齊鳴 聽些個花香鳥語 這個樹林子可就不然了 淨是些個怪樹橫生 巨幹紛拿 黑士傑說道 老

師你看這個地方，連一個行路人都沒有。爺兒兩個正說着話，忽聽在前面的樹林子有人喊說：「蒼天蒼天，沒想到我們弟兄今日今時竟死在這裡。」趙璧爺兒兩個同時的回頭一看，樹林之內有兩個老頭兒，拿着繩套兒，要上吊。一個蒼白鬍子的老頭兒，在旁邊兒有兩匹馬，馬上掛着兵器，都是一對護手鉤。趙璧見了他們這種情形，笑着說道：「二位師叔不要讓讓，咱們爺三個一塊兒吊吧。」爲什麼趙璧管這二位老者叫師叔？這二位老者，原來就是淮安府二友鏢店兩位老達官。一位姓馬，叫馬得槽，有個綽號叫花爪虎。一位姓尹，名叫尹路成。他水面的工夫很好，因此人送一個綽號叫下海龍。跟趙璧他師傅，鳳鳴銅錘張三禿子，是師兄弟。又是把兄弟。今天趙璧看明白了，是他們二位才喊叫二位師叔不要讓了。咱們爺兒三個一塊兒上吊吧。兩個老頭兒，回頭一看是趙璧，不由的臉一發紅，就把手放下來，並沒回言。這時趙璧已催馬來到近前，翻身下了雕鞍。黑士傑也跟了上來。一見師傅下馬，便也下了驢。接過師傅的馬來，拉着在旁邊兒一站。這時趙璧已走到二老者的近前，見禮已畢，才帶笑問道：「二位師叔，作了什麼不才之事，跑到這裏來上吊？」馬得槽說道：「你這孩子，真不是東西。我們哥兒兩個都這麼大的年紀，還有什麼不才之事可作？告訴你吧，小子，咱們爺兒們栽了，是有二十萬銀子的鏢，由北京往淮安保誰知到了淮安，反倒出了岔兒，就在前面陸家堡，出來一夥賊人，就把鏢銀刮去。幹咱們這行，就空會說大話，可沒有真錢。批合同的時候，是丟了一個草刺兒，賠人家一根金條。其實呀，連銀條也賠不了哇。一丟就是二十萬，就是把我們哥兒倆的家產全賣了，也不夠二十萬的數。莫若尋個死路，一死了事。按咱本行的規矩，是人死鏢不賠。趙璧笑說道：「就是再賠，也沒有你們的關係了。因爲你們會躲賬，全躲到閻王爺那裏去了。就是再有叫你賠鏢的，也找不着你們老哥兒倆了。」尹路成一蹶腳說道：「你就別跟着取笑了。我們這心裏夠煩的了。你快走吧。你管不了我們的事。趙璧說道：「豈有見死不救的道理？再說丟了二十萬銀子，就致於逼的你們一點兒活路也沒有。其實淨是

## 第

## 一

## 集

活路。不過你們不往那兒走罷了。快把你們那個套兒解下來。這個找鑲銀事交給我。尹路成說道：你別取笑。我問問你現在在那裏發財。趙璧指着尹爺說道：哈哈。你明知故問。我改邪歸正。保了施大人。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偏偏今天你裝不知道。尹路成說道：既是保了施大人。我聽說施大人現任蘇州府知府。你不在蘇州府當差。你來淮安幹什麼來了。趙璧道：施大人奉旨得回寶燈。天子大喜。叫他親押寶燈進京。我們保着大人路過此地。因為我們爺兒倆是前站。所以先來到這裏。正說到這裏。忽聽對面的樹林子裏。支支兒的有胡嘯響。他們老爺兒四個。一塊兒回頭往對面一看。就見大道上。有官兵保護着寶燈亭子。這個呼嘯的聲音是出於對面樹林子裏。竄出來高矮不等。瘦胖不一。足有三四百口子。個個兒手擎軍刀。攔劫珍珠燈的亭子。爲首是八個彪形大漢。所使的兵刃。是三條棍五桿叉。來到燈亭的切近。他們的眼可就紅了。把叉抖得亂響。官兵一見來勢兇猛。遂棄了燈亭撒腿就跑。連抬亭子的也放下亭子。往後逃命。趕車的把式。一見賊人來的太多。不但棄了車轆。連鞭子他也扔下。就轉身往後跑下去。又看賊中有個爲首的。是紫臉。黑胡鬚。一臉怒容。可是短衣襟小打扮兒。手擎金背砍山刀。身量高大體姿雄武。那份兒威風。令人可怕。在紫面人的後面還有兩個人。一個是錚光刷亮的大腦袋禿子。右邊兒那個是奔兒頭臥個眼。手中抱着一對鑽船鐵拐。馬得槽和尹路成一見。遂對趙璧說道：賢侄你看。這個禿子。和那個手使鐵拐的。就是剛才劫我們鏢的人。趙璧道：這就好辦了。他劫了鏢。又劫大人。這個事就好辦了。可是我問你。那個紫臉膛的人。你可認的嗎。尹路成說道：認得他就是陸家堡的莊主。鐵面閣羅陸凱。趙璧道：既認的他。這事更好辦了。說話之時。馬得槽道：這下可了不的了。燈亭子裏的人家。紫面閣羅陸凱已率領眾人。奔大人的轎子。已跟天霸眾人打在一處。衆寡不敵。堪堪將敗。趙璧道：咱們爺兒幾個快走。搭救大人要緊。馬尹二位這才亮軍刃。上前會戰羣賊。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